

雙星

第四期



雙星雜誌第四期目錄

劫外離鶯

滑稽外傳

貨殖新語

沈小七

李蓮英軼事

紅羊殘屑

愛國花

癡翁

石人語

奚翁

◎長篇小說

玉樓夢史

秋水別傳

塵海然犀錄

◎傳奇

紅樓夢散套

荆石山民

鵝西神雛

寒廬蓄

瞻廬

蹙木

一筆伐

雅菴

聊攝

中冷

涵秋

聊攝

一筆伐

雅菴

本恨人

僕

周懋

目錄

書畫

雙星雜誌

◎封面

鄭曼陀繪秋波一轉圖

◎圖畫

李鴻章行書團扇

石渠先生隸書摺扇

潘詠之畫威降夷人圖

味閒居士行書

中國名勝攝景

(一)三潭印月 (二)雙峯插雲 (三)虎邱

仙人洞

春江花月 金鳳仙

◎短篇小說

周懋

目

錄

二

●文苑

阿娜恨史序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江山萬里樓詩

疆村詩

澹廬詩

鵠脳詞

●野史

波羅奢館獲野錄

●文話

論文瑣言

●詩話

一蠶室詩話

●詞話

梅魂菊影室詞話

●詩鐘話

詩夢鐘聲集

●筆記

捧蘇樓墨屑

臘墨齋筆記

寒碧齋摭談

●豔屑

西廂記本事

憶舊圖詠

鏡台叢考

●幻術

滑稽購物

●補白

名人趣史

俗語試帖詩

讀紅樓夢雜記

王漢章

玄翁父

王瘦霜

趙企翁

王瘦霜

雙红豆齋

梅寄塵

梅夢

張峯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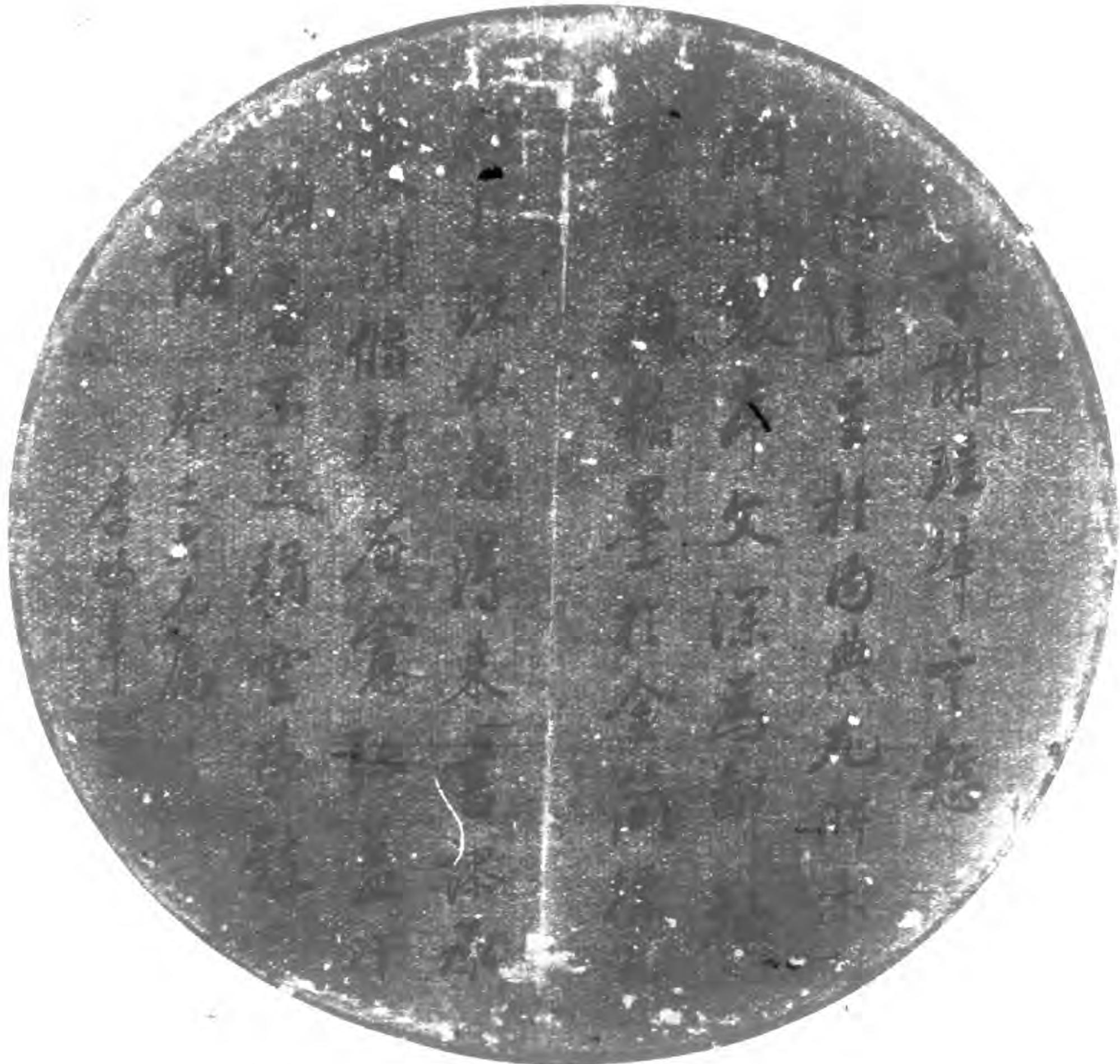
鵠脳

章綏雲

胡寄塵

張峯石

期四第



蹟 署 章 鴻 李

方渠先生集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on a fan. The text is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main body of text reads:

馮煖客燕市
意氣雄羣英
一擲千金盡
遺散徒有聲
大驚觀其才
謂此子無能
始令歸故里
實是大賢人
少時慕豪傑
志欲干雲霄
真學唐西漢
不入東家門
田子方見之
謂其後必成
士子皆謂然
子房當與爭
大將軍無與
此即齊名也

At the bottom left, the signature "曹植書" is visible, and at the bottom right, the signature "梁方先先生藏" is visible.

威降夷人圖

詠之潘佑沂



王氏

苔草雖微元物有以

拔亭尤在案中一可

拂蕪生猶何畏惜也

平蕪毛尋若此樣方

宿昔約南齋清坐空亂

翠曉如海傷工吟秋雨年

歲懷之難亦

味同居士

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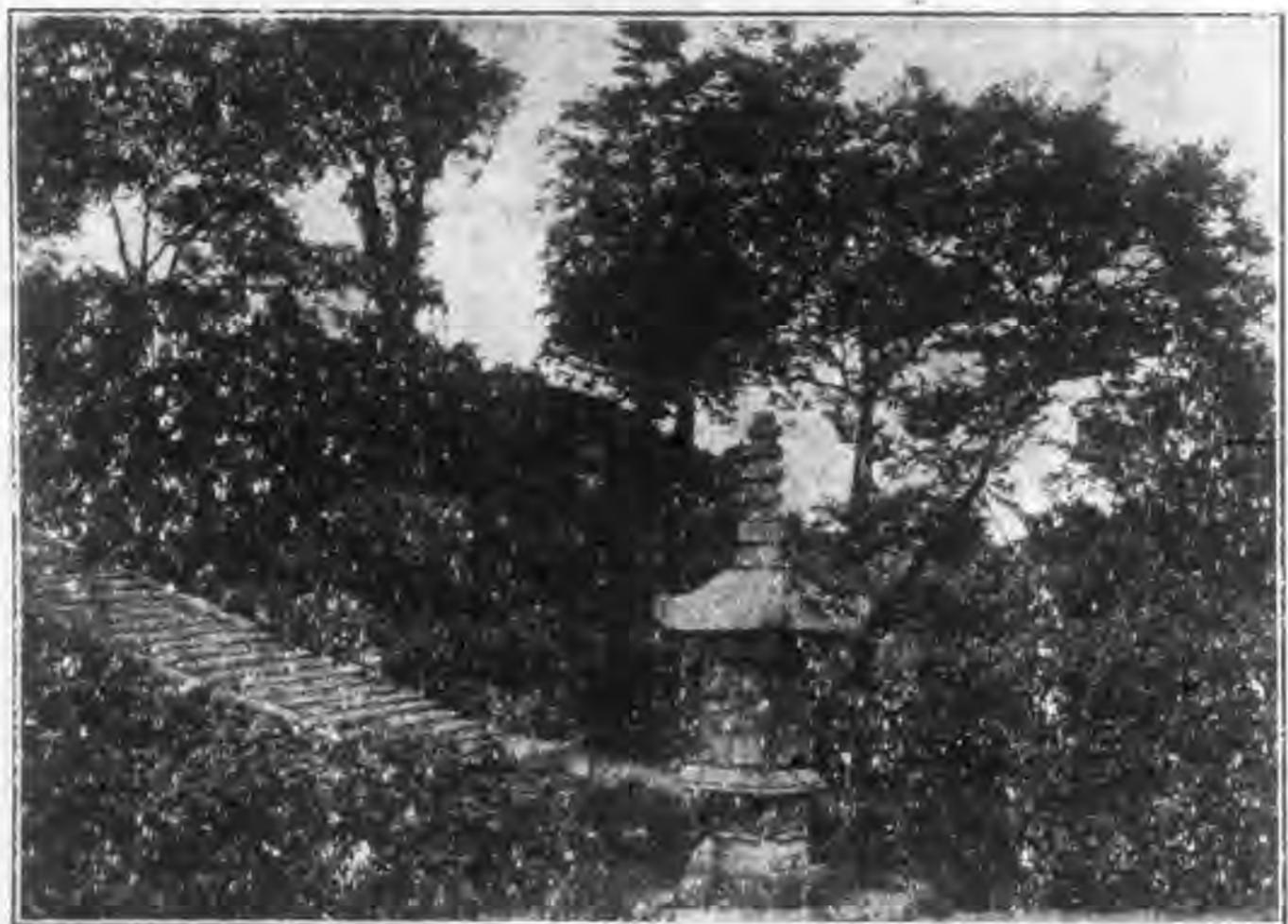
水船窗

影 摄 景 風 國 中

月 印 潭 三 湖 西



洞 人 仙 邱 虎



春 江 花 月 仙 凤 金



小

說

總公司 在 南京路 泥城橋 東首 劍合路 電話 三八九五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出品 勵獎部商農

農商部褒狀第一號

製品人 上海精益眼鏡公司有限公司
品名 眼鏡

前項工藝品經本部考驗
合格依暫行工藝品獎章
第四條第二項特獎勵之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十五日發給

農商總長 章宗祥

關文彬

農商部批示 呈及附件 均悉查所造
眼鏡式樣既美工作亦精洵屬改良製造品
應按照工藝品獎章給予褒狀以示獎勵此批

農商總長 章宗祥 工商司長

右列之批示 及褒狀均已載入近期政府公報

中矣本公司為中國發明吒力克鏡
片之第一家 幾費研求獨標新樣固與葫蘆照
畫者不同創設以來業經三載 極承社會信
用 交口稱揚即各國醫生列邦士女亦皆羣舍其歐
美光學家之名肆 而聯袂惠臨焉 是亦足以
見出品之精良與夫營業之發達矣今蒙

大部考驗給狀褒獎 本公司被茲榮寵尤
當顧名思義精益求精答各界惠顧之盛意發經數
語俾識勿忘

精益公司並誌

分公司 北京前門外觀音寺西漢口一碼頭前花樓口

周懋

謇齋

雙星雜誌

周懋字明德。長洲諸生也。少落魄。不修邊幅。在諸生中亦無所知。性好閒。不慕榮利。往來鄉里間。非禮財弗取。非禮人不與。言亦謾語。惟嗜酒。日必求醉。雖筭瓢屢空。不改其樂。蓋外若無行。內實以風節自勵。之誠君子也。永樂十三年。北京河南山東江蘇大饑。江蘇尤甚。成祖命大學士姚廣孝賑蘇。廣孝至長洲。長洲廣孝故里也。先謁其同胞姊。姊弗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尙誤矣。和尙誤矣。復往見姊。姊詈曰。做和尚不了。底是箇好人。遂扃戶不見。廣孝無如之何。憫然而去。時長洲哀鴻徧野。孟子所謂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殆近之矣。聞廣孝至。皆扶老携幼。集行轅前。獨懋鍵門不出。與妻孥摘園蔬以食。園蔬盡。則掬泥沙咽。人或叩其門。不應。再叩之。則厲聲曰。何剝啄爲。姚某一日不離長洲。我一日不出。衆莫知其故。賑事畢。廣孝恐散賑未周。又恐胥吏中乾。命縣令以戶籍獻。時長洲令趙汝霖告里中有諸生周懋者。閉門不受賑。招之亦不出。廣孝異之。曰。周懋我故人也。今尙無恙耶。卽諭招懋。懋不至。廣孝心益異。謂趙令曰。懋殆多儲而以受賑爲恥乎。趙曰。非也。懋亦一貧如洗耳。於是廣孝欲見懋。益急。而懋終不至。廣孝怒。命拘之。懋灑行告家人曰。姚廣孝本醫家子。耳年十四度爲僧。名道衍。太祖皇帝定鼎。後懲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乃封九子於大郡。遣高僧分侍諸王。道衍往燕京。王與語甚合。今燕王躬冒不諱。實行纂逆。誅殺無辜。以爭天下。皆姚賊嗾而成之。我且往見將嚴詞以折之。甯以七尺軀蹈白刃。而死亦所以報先皇。帝於地下也。乃行。既至。廣孝整衣冠。降階而迎懋。他顧延之上座。弗應。與之言不答。

廣孝曰我未嘗有負於故人故人何拒我之甚耶亦不答惟目注廣孝不止廣孝拊懋背柔聲曰故人母微故人猶是吳下阿蒙耳亦知今日之我大非昔比乎懋乃唾其面曰我之所以可貴者卽在此阿蒙耳汝受太祖皇帝命至北平侍燕王非命汝以大逆導王汝若無邪曠則燕王必無篡逆之心汝實爲虎之張我不知汝死之後有何面目見太祖皇帝乎廣孝曰此乃國家大事固非迂儒所能知也懋睚眦傳裂拍案曰國家大事誠非迂儒所能知豈和尙所能與乎汝以爲身居元勳可以榮鄉里我以爲狗彘之不若矣同胞之姊尙不見納况在朋友王賓且拒我何爲而能容汝也廣孝辭絕顧心益敬懋遺以銀懋卻之曰吾家以清白貽子孫安用此盜泉爲遂投袂而歸語家人曰我恨不撲殺此獠爲建文帝吐氣也未幾嘔血而死初懋聞北平軍渡江犯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宮中火起母后葬於火窟惠帝不知所終嘆曰皇室如是天下尙有人倫乎奉惠帝位旦夕焚香祀之醉則向之歌歌畢復向之哭終其身如一日云

睿竈曰請難之舉義士忠臣之以死殉者指不勝屈周懋以一介書生自守其耿介義不受廣孝之金鬻餓死於蓬戶甕牖間其愚蓋不可及也人惟其愚斯性情有獨至彼世之詬詬焉自作聰明者我且唾之矣

劫外離鴛

鵝 雛

星 雜

誌

柏林之西偏有紅頂之屋冒出小山之坳屋固非廣連楹十許椽皆二層之樓牆堵脩潔光可鑑大窗外纖草之場間以雜花落英綴其上錯綵如繡尤有小谿抱屋而流鶯鶯之屬拍拍亂飛隔溪則葡萄之圃垂實無數紅紫爛然主人爲一六十許退休之軍佐時携其幼女行散草場之上觀鄰右少年拍毬蹴鞠以爲樂主人考南里當一千九百年間已退伍佚老考南里者世代將家也其祖若父曾擊破拿坡崙世三世之驍騎以材武聞于國考南里稟承其血脈尤矯健可喜從軍數十載值國家承平固無卓卓之戰績可紀而固未嘗一日忘其敵愾茲退休歸來鬢髮如銀尤能一洗少年輕俠之氣而歸於謙和平澹晉接鄉人皆歡然退無間言考里南夫人已前卒僅遺一女爲老將五十之年駐防塞爾愛斯時所生今十七齡矣老將之待其愛女直不名爲女可云賓朋以從軍在外從不與其女狎習及解冑歸來而女已長成亭亭可愛則驚詫似非已有有一日飯罷衣寬博之常服啣菸斗散步門外觀其餘屋招賃之榜則已有人揭去其僕約翰方匆匆來稟白謂賃屋者且至旋已聞有四輪之身轔轔然穿葡萄之圃而來老人以手搔其銀髮浩然有所思而車已臨門而止下者爲一白衿少年玉雪翩翩眉宇間尤有英武之概胸飾作淺紺色衣製皆楚楚入時袴純白褶痕嚴淨無倫韓次繫以御馬之釘手中則絲鞭之外書報數事尙有半燼之雪茄下車則擲而去之磬折而前趣與老人爲禮發語微帶異國之音而所操德語固自純熟寒暄已則指揮僕御趣移家具入屋寥寥數語簡截有似軍令僕從輩皆趨將無敢少誤度其意

態似是貴家而老人尤心折其嚴武之態則微微疊指作聲悄然曰可兒哉特有一端爲老人所不可於意此端爲老人之痼癖牢不可破然來客是否果屬是一端則尚在老人擬議之中緣是老人遂大旱其躊躇却慮之色正於是時樓上月臺之畔湘簾半捲微露一素面蟠髮如雲清飄如水檀口微啟露其膞犀方柔聲呼爸爸老人深沉之思遽爲所斷立仰其首翹其銀鬢微笑曰唯孺子何事語已即已匆匆而入。

頃之間掣鈴聲老人大聲發於室內呼約翰至曰若語廚娘治具我將延新客飲啖禮也卽授以柬曰若是致之格雷司先生約翰受命去老人顧其愛女方持針黹坐窗次一小案衣中國之絹輕如蟬翼皓腕呈露纖指拈絲續續繡不已老人顧之則大樂微呼曰愛珍女聞呼罷繡停睇其父日光秀曼無倫徐徐曰爸爸何事老人笑曰若知我儕有新鄰矣女曰得非卽約翰所言今日新賓之客乎老人笑曰唯已復廻面視門外以手撫其襟曰是人良佳然似有彼虜之臭此臭我熟聞之果不謬則仍當以弗賓爲是女笑曰何也爸爸老人徐取其冠整衣曰行也我當往訪彼人於禮新客乍止當延之飲啖於我家我今行矣又曰愛玲若可弗出我行少須當卽來若尤當以針黹自遣語已執冠而出數武之外銀髮飄揚已拔關出矣女於老人旣出則坐而沉思亦含針黹不復事視窗外有細鳥磔格鳴於老檜之上則戲取汽槍擬以驚之鳥果卒然飛去女則棄槍微笑旋復低喟脈脈間似猶聞四輪車之聲渡溪而去而車中玉雪少年簪花於襟左煙右報方對之作微哂也

老人造格雷司譚甚歡老人雖生長軍佐而待客至有儀節胸次故瀟洒譚吐尤有風味乃全不呈行間

粗獷之態格雷司則似擅於交際詞致明晰妙緒泉湧間述山水文字古玩之譚皆博洽無藝尤能佐老人譚行間部勒之法老人幾爲所窮則驕慢不已後此語人此君精卒百萬變化無方非老夫偏師所能與抗也欵語移晷餐時已屆老人復請格雷司敬報可如儀易衣已畢相偕抵家老人入門卽大聲趣其臧獲上燈旣且行且言曰愛玲何往矣胡不趣上燈旋面格雷司曰郎君恕余老夫有憨女嬌痴不解酬接行當呼之使來郎君勿復爲笑格雷司唯唯老人卽導客至於一精雅之小屋中器具皆東方製乘儿玲瓏畫父綽約致可人意壁張名繪數事人物皆作武士裝尤有普法戰事之圖畢士麥克畫像一幀巨顱爛然狀貌如獅子格雷司則注視其畫不少旬老人呼僕治茗蹀躞不已格雷司如不之聞旋有小蠻韓得得之聲自梯而下雙扉呀然愛玲入矣已易晚服爲粉霞之色映其玉顏作淺絳雙渦如醉清極而腴而艷乃無極格雷司愕然念閱歷名場垂十年所遇夥矣殊無足動人如此多者不覺亦觸其沉思趨與爲禮愛玲微似羞澀一握手而止殊無他寒溫語然讀者當知愛玲之爲此態實已芳心叩叩深印其人實則愛玲年事雖稚酬應賓客固揮灑自如初無羞態此凡與老人家邇者鮮不知之老人是日興采殊烈亦盡忘其所謂彼虜之語縱譚至於戰事乃鋪張揚厲盛自稱引不已席設飛者潛者烹炙絕夥而老人之口講指畫亦續續無旣時首贊前首相畢士麥克之偉略次則稱毛奇大將之英武而要歸功於威廉大帝終則自揚祖武撫膺自歎生長承平不復能效死疆場爲憾當老人語時格雷司亦整襟傾聽惟終不作答語唯諾而已在愛玲之意似知格雷司不甚欲聞老人之語以格雷司傾耳向老人而目光則時時微睇愛玲若有無限情波傾瀉而出愛玲頰則大絳至不敢舉其素面手拈葡萄之盃默默若不

可。自。聊。顧。伺。格。雷。司。移。日。他。矚。之。傾。則。又。不。忍。不。偷。以。流。波。一。端。相。此。坐。中。人。偶。或。與。格。雷。司。之。日。光。相。值。則。疾。移。他。注。而。臉。頰。不。已。實。則。二。人。胸。中。之。思。各。不。相。謀。兩。兩。各。以。抽。蕉。剝。繭。之。力。注。其。所。計。慮。而。有。一。端。同。者。則。老。人。之。抵。掌。雄。譚。都。未。有。一。語。入。耳。老。人。飲。似。微。醉。語。亦。少。殺。罷。席。而。起。偕。至。休。憩。室。閒。譚。女。郎。則。自。入。已。室。易。衣。於。時。格。雷。司。之。語。發。端。矣。其。第。一。語。曰。不。揣。有。所。奉。詢。令。媛。已。字。人。示。老。人。掀。鬢。曰。未。也。老。夫。之。意。必。擇。爲。愛。國。男。子。者。而。婿。之。能。腰。劍。肩。鎗。殺。敵。致。果。者。卽。爲。合。格。其。他。年。貌。門。第。都。可。弗。論。若。字。非。材。武。者。或。異。國。之。人。則。滋。非。我。之。所。願。老。人。語。未。已。格。雷。司。已。應。曰。唯。唯。如。先。生。言。老。人。復。歎。曰。雖。然。此。兒。女。之。事。當。任。其。志。自。了。之。老。夫。固。不。欲。預。老。夫。雖。凡。下。亦。嘗。忝。列。皇。帝。陛。下。軍。佐。之。中。平。生。意。氣。何。當。以。兒。女。之。私。縛。我。老。懷。畢。士。麥。不。言。乎。丈。夫。者。爲。國。而。產。生。者。也。若。經。營。家。室。顧。慮。瑣。碎。復。何。名。爲。丈。夫。語。已。歎。歎。自。摩。其。銀。髮。慷。慨。起。立。方。此。老。撫。髀。顧。影。作。老。驥。之。傷。時。愛。玲。已。易。衣。復。入。時。則。格。雷。司。方。目。注。著。衣。之。鏡。悄。然。神。往。倏。覩。鏡。中。一。亭。亭。倩。影。衣。灰。色。之。晚。衣。四。周。緣。以。水。紋。鬢。髮。之。光。可。鑑。帽。次。簪。那。息。密。一。枝。裏。裏。作。顚。倩。麗。之。致。任。何。人。不。能。不。爲。之。動。格。雷。司。不。期。微。笑。而。鏡。中。人。亦。以。一。笑。報。之。兩。兩。傳。情。於。不。言。之。中。而。老。人。都。不。之。覺。

逾。此。數。月。老。人。與。格。雷。司。漸。稔。則。微。悉。其。身。世。格。雷。司。實。爲。青。年。飽。學。之。彥。擁。貲。尤。富。方。卒。業。英。倫。之。奧。斯。福。大。學。旅。行。經。德。愛。柏。林。風。物。之。秀。遂。僑。焉。治。文。藝。歷。史。之。學。博。極。萬。卷。猶。間。日。一。造。柏。林。圖。書。館。就。而。宣。覽。此。外。則。遊。獵。跋。蘓。以。遣。日。其。他。一。無。所。嗜。交。遊。既。寡。老。人。之。家。遂。日。必。一。至。愛。玲。與。之。尤。親。稔。無。倫。愛。玲。嗜。臘。丁。文。尤。喜。蒐。採。古。金。石。文。字。金。字。塔。之。古。文。羊。皮。之。古。藉。羅。列。滿。案。格。雷。司。則。一。一。爲。釋。

其年代通其意致愛玲得解則爲一笑報之間亦鼓琴一曲藉以娛客時適婢媼他適亦或親手渝茗以餉格雷司溫存熨貼幾於無微不至惟雖如是格雷司終未有一語涉及情愛愛玲於是乃大疑悶女子之用情如洪水橫流泛濫浩瀚不抵其所歸宿之海不止中遇堤障之物少殺其勢則愈洶湧騰躍不已愛玲碧玉年華正及時矣又安足引以爲怪一日者晚雨初過芊草一碧而簷溜尙點滴如綴珠老人悶極赴城中俱樂部覓其同伍或素識之友格雷司至時乃稍晚不及面老人則見愛玲一人悄然隅坐方伸纖掌兩窗外承簷溜如未聞有足音茫然者格雷司悄撫其肩笑曰密司考南里胡思之深愛玲驚顧見爲格雷司則復抑其驚喜之容出以澹定答曰唯格雷司先生以胡時來胡以妾都不之覺語已漠然如另易一人非曩日之愛玲也格雷斯則大驚意爲必有開罪愛玲之處顧驟又不便致詰則踴躇而坐愛玲無語目注壁間之畫挺然如石人似神魂已離此軀殼而去格雷斯至於不知所措則坐而愁笑相持可刻許格雷斯始發聲曰密司我窺密司意似不適果否爲鄙人有所開罪於君則請語未已愛玲中截之曰否音脆而悲而秋波澄澄中已有珠淚續續奪眶而出格雷斯立悟其意知今日非可以不入耳之言虛與慰藉之者顧已有絕難之一問題爲兩人愛河之鴻溝決不能合已亦嘗緣是中夜踟躇計慮萬端從老人口中之言探之知是事殆已絕望特愛玲未之知耳而又未可以是中關系驟語愛玲卽語而愛玲亦未必遽信此著眞到萬難地步矣視愛玲則沈闌幽咽殆不自禁伏安樂椅次錦茵已濕絞綃亦復無能爲力格雷斯情不自禁則起撫其肩以語慰之愛玲悲不己格雷斯則擁而臥諸已懷俯與親吻愛玲亦不復拒嗟乎此天下定情之局之至奇者也以愛玲之離年愁態心屬一人則全力赴之惑不

復計其利害而卒釀成後日無限悲涼之局天亦酷矣哉。

雨霽月出繁星爛然老人亦自城中歸遂偕格雷斯及女共飯飯時愛玲愁緒已釋天君泰然頗覺常餐甘芳逾於兩日老人仍譚其武事格雷司則心中省省以喜以憂頗不釋然知此事歸宿終歷萬難之境飯罷老人自入書室核其年來統計之贏絀二人遂偕行出室至於纖草毬場之畔月色如銀人影在地二人携手相視而笑而心中之滿美愉快至於無藝愛玲於是時覩月光之下亭榭牆堵皆若有欣欣向榮之色而星也月也花木也皆若張其笑口賀己之成循場而行可數匝不作一語而愛玲心田中已爲瀰漫之情波所灌漑繁花怒發矣槐風灑然中人生涼格雷司曰吾愛夜涼峭甚盍歸乎愛玲微笑曰否妾患內熱不患涼也我儕盍至池傍危石之次小坐格雷司無語扶之坐已亦坐其側愛玲似微憇以身倚格雷斯之肩融首直抵其胸次口中則微微唱愛情之歌聲細如遊蜂而清婉動人心魄格雷斯伺其唱已徐呼之曰吾愛愛玲聞呼則轉側其首以目向格雷司待其言格雷司曰君亦知余爲法國人乎愛玲以目示意似曰知之格雷司復曰然則亦知君老父痛惡法蘭西人目爲國仇乎以吾儕絕對交惡之國民君父胡能容我爲其坦腹之客此層卿亦嘗籌及之否愛玲聞語微一沉吟笑曰乃爲是耶我視君今日若有不豫色然不虞乃以是故老父於我言無不聽此則君可無慮且兒女之情愛固何預國家者抑今我兩國不旣睦敦耶老父年事向暮膠執成見時或有之殊不足慮君胡語至此格雷斯曰固然但今日處敦睦之時則可萬一不幸兩國以干戈相見之事則復何如者嗟乎格雷斯之語固爲萬一之事實則語讖成矣乃不謂月下喁喁兒女之情話至于後來乃竟不幸言而中也

數年來歐洲之中戰雲漫盪，直欲蔽和平之白日。星星之火若摩洛哥若巴爾幹已遍地皆是，惟待驚雷震蟄，則起陸龍蛇風雲決潰，固爲日暮間事矣也。劇戰之端一開，而普法兩國則首當其衝，醞釀數月，卒下哀的美敦之書，兩國之民則已岌岌備戰，不遺餘力。此噩耗之來，既入考南里老人之家，則各驚詫不已。老人則盡出其五十年軍中所需之器械鎗劍之外，地圖表冊、遠銃之屬彌不羅列，几案軍服皇然盡其所有，徽章佩之于身，日抵凡高譚祇候國家之徵調，暇則痛斥法人，謂爲狡窺我雄獅，何往乃任其三窟自雄耶？則復仰視大宰相畢士麥克遺像，對之太息，謂苟卑公在者，蕞爾法蘭西固隸我版圖已久，又何敢爲潢池之盜弄以是！格雷斯對之恒不可自聊，往往與女微譚避面老人而去，實則格雷斯通日亦正事集以戰鬪，既開已爲上流社會之人，義當服役于國，則不能不棄此而歸然逕歸，則于心又有所不忍。蓋格雷斯之心固已爲愛玲一片痴情所牢縛，于是踟躇四顧，焦慮不已。柏林政府部署有方，絕不致擾攘，惟報紙之價騰漲，所聞人言咸研求備戰之方，與懸度戰事之勝負而已。一日電傳法霞飛將軍復奪愛爾塞斯洛倫二地，考南里老人聞之，則怒不可遏，而通衢之上，人人憤激，復仇湔辱之語洋溢于耳。老人躁走如狂，時出巨聲叱其僕隸，卽愛玲亦不能止。愛玲初聞戰耗，已憂懲忘食，復念草場上一夕語，不圖頓見諸，數月之中，則自傷不已。日來雖每日一面格雷司，而勿遽已極，有時握手，都無一言，旋卽別去。而格雷司貌亦微瘠，愛玲在百忙中，尙爲軟語媚容以慰藉之。是日，老人早起，亦不御晨餐，逕入書室，中聞履聲往來，不已愛玲心乃大詫。念老父必將有所圖，不則胡以有此？深念不期推扉而入，老父軍服佩劍如故，老眊之目耿耿，作異光覩愛玲，入卒然曰：「若來若來，我有以語。」若西鄰之儉曾晤若乎？彼果

爲彼虜之族類其臭味我曩固已辨之爲我國敵者彼僉類也若嗣後慎弗與通往還且使我聞帝國陸軍失利之消息此是何等失意事然安知非友彼僉故有以致之我乃瞽聾偶此匪人上帝臨之矣言已揮手曰孺子識之行也乃公方有所事則復加地圖于膝計行軍道里矣愛玲瞪視聆其語畢一言不發逕奔出至已室中坐而汎瀾

銀燈旣上鉤月穿窗愛玲百感填膺亦不下樓赴餐老人平日將護其女甚至今則爲國事之故義憤滿腔并其愛女亦不之憶愛玲沉沉欹坐不覺入夢惝恍間似與格雷司連襟並坐喁喁話其冤苦格雷司之容較平素尤孱削忽獰笑一聲推女而起曰事不諧矣愛玲大愕而號啼痕痕戒面恍惚張目而四顧則果赫然一格雷司以手執冠佇立門次愛玲驚極顫聲曰君果至耶曾否面我父格雷司面色蒼白如鬼重疴答曰然我今夕冒不羈者至將與卿一言別愛玲無語格雷司曳椅自坐喟曰我決行矣果不行者國人將以我爲私敵愛玲脣白曰然則從此無見期矣格雷司強笑音之慘厲乃甚于縱哭曰是安可料我意或兩人中有一人存者則重晤未必無日愛玲復哭格雷司復寘之于已懷以巾代拭其淚吻其額者再曰第一吻以誌我兩人之愛也第二吻則與卿言別好自珍重別矣言已加冠將行而熱淚盈眶萬無可忍則停睇向壁以止之顧終不可得而衣袂之上亦灑淚可數點愛玲抱其肩并哭歎爲一言曰少需之格雷司我夫我終不忍卿決然舍我而去卿去我復誰賴今請更聽我一言我儕之情誓盟金石雖歷萬刦如天地之不變卿行爲國致身乞時時念我弗謂婦人之心逐境而遷卿去我乃別有所眷卽至橫屍沙場時亦當永永念我如在君側我言已盡君可行矣則擁格雷司連吻其額而熱淚洒格雷司髮

際晶瑩如巨珠也于時風雲橫天黑雲如磐格雷司奪門飛馳而去。

于是柏林之地遂不復覩格雷司踪迹愛玲日侍老父經紀家常不示戚容而夜闌人靜追憶墮歡則腐心不已旋聞人言格雷司已投前敵愛玲于是檢報乃大忙劇覩報載何處有戰事必詳覽無遺即至軍伍傷亡入數之表亦所關心時虞有格雷司在其中芳心鹿鹿無甯貼之日未幾柏林赤十字會隊中有女友以書來招約勸其事愛玲則大喜遽允焉白之老父老人撫其肩曰佳哉此國事也我胡爲不允汝行行矣勉之于是愛玲遂行

法軍再接再挫漸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愛爾塞斯洛倫得而後失霞飛大將退保巴黎時則愛玲等之赤十字會隊方至其地救死扶傷收拾灰燼愛玲以妙年女郎勤懇將事裏傷敷藥日不暇給方偕其女友循行林薄意或尚有未及載歸之傷人沉頓于是顧乃無有愛玲曰盡矣我儕盍歸休女友忽以手指叢棘之內曰此非耶趣來趣來愛玲奔赴猝覩傷者之面已心躍不可止及細檢已忽仰天而吁蹶暈仆傷者之次女友檢傷者之創已無可治氣息垂絕忽睞目視天噴其餘氣向天曰愛玲我語未卒而絕女友徬徨四顧曰天乎

鶴雛曰格雷司與愛玲所謂心似金鉢堅者矣乃變起倉卒遽殞其生垂死一見各未傾吐事之不可知有如是哉愛玲臨別之言勉以效命馳驅殺敵致果世間痴兒女具此見解者復有幾人他若考南里之材武愛國格雷司之堅忍割舍隻手尙哉皆可傳也

讀紅樓夢雜記

王雪香紅樓問答云。寶玉似武陵源百姓。黛玉似賈長沙。寶釵似漢高祖。湘雲似虬鬚。公探春似太原公子。寶琴似藐姑仙子。平兒似國大夫。紫鵑似李令伯。妙玉似阮始平。晴雯似楊德祖。劉老老似馮驩。鳳姐似曹瞞。襲人似呂雉。明鏡主人曰。寶玉似唐明皇。黛玉似李廣。又似唐衛。寶釵似王莽。湘雲似李太白。探春似漢文帝。寶琴似張縉。平兒似陳平。紫鵑似豫讓。妙玉似倪雲。林晴雯似禡衡。劉老老似柳敬亭。鳳姐似巖嵩。襲人似魏蕩德。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此緣起詩也。言中有淚。何至荒唐含淚而言。但覺辛酸矣。作者癡。讀者與之俱癡。讀者未嘗不解其味也。辛酸之外別無他味。我亦解人。

滑稽外傳

西 神

黃梨洲南雷文定有豐南禹別傳文述南禹之爲人奇譎而不軌於正至可嘆。虞初九百不廢詼諧此亦龍門滑稽之外傳也節錄如下。

豐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禹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瀟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抉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抉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悶絕間叢祠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簸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謠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召黃冠設蘸以驅蚤蟻客至則問之自吾蘸後覺蚤蟻減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蟻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當其蘸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蟻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蘸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卽設蘸三壇一滅倭冠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蟻聞者無不大笑而坊

第

四

期

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銘撰文并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坊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佑潛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華嚴二經。鐫之鐵函沉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所沉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間微異事。坊曰。宏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杌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坊以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 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闌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蓋汝也。皮工聞之更喜。曰。吾與東門猶蠻蟲耳。公乃以東門畀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閒過聞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卽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斬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西神曰。豐於明爲甲族。科第蝉嫋。家門鼎盛。至坊而稍稍衰矣。然其藏書猶爲南中之冠。范氏天一閣所藏。卽得於豐氏者。爲多。坊又以書名。擅一時。而尤喜穿鑿經傳。以寄其抑鬱不平之氣。梨洲先生所謂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已還。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責之誠是也。余獨觀其設蘸祈請。首以滅倭冠爲志。近於有道者所爲。其癡也似黠。其歌也似哭。坊固滑稽之雄哉。而孰。

謠 級 星 雙

使坊僅爲滑稽之雄者余固不能不望古而遙集也噫



紅樓夢雜記

紅樓夢小說也。正人君子所弗屑道。或以爲好色不淫得國風之旨。言情者宗之。明鏡主人曰。紅樓夢情書也。其所遇之人。皆閱歷之人。其所叙之事。皆閱歷之事。其所寫之情與景。皆閱歷之情與景。正如白髮宮人。涕泣而說天寶。不知者徒豔其紛華靡麗。有心人見之。皆縷縷血痕也。人生數十寒暑。雖聖哲上智。不以升沉得失。榮諸懷抱。而盛衰之境。離合之悰。亦所時有。豈能心如木石。漠然無所動哉。纏綿悱惻於始。涕泣悲歌於後。至無可奈何之時。安得不悟。謂之夢。卽一切有爲法。作如是觀也。非悟而能解脫。如是乎。

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已往所賴之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餐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半生潦倒。罪不可逭。無數語古往今來。人人蹈之而悔不可追者。孰能作爲文章。勸來世而贖前愆乎。同病相憐。余讀紅樓。尤三復焉。而涕淚從之。

貨殖新語

寒 蕭

寒蕭曰。太史公著貨殖傳。紀社會之情狀。策工商之進行。詼謔權奇。其用意夐乎遠矣。後人作史。凡類此者。多不紀錄。欲知當時社會風俗者。求諸正史。茫無所得。此稗官野史之所以風行歟。予欲從事於此久矣。謗陋不文。未敢涉筆。今聞友人談羅生事。尙奇任計。詢無愧貨殖傳中人也。亟誌之。爲予傳此之嚆矢。後有所聞。當續紀焉。

羅生。黔之柳人也。幼綦貧。而氣宇軒昂。不修邊幅。嘗夜行犯官紀。官誣爲盜。治之酷。羅怒曰。若坐堂皇。假法虐我。若傀儡耳。我得多金。當與若易地而處。也會洪亂初起。獄未竟。遁之廣州。鬱鬱無所行。乃附船走海南。草昧初開。往者接踵。民番雜處。謀生較易。羅既至。初傭於人。以資生事。時瀕海多鱸魚。海中鱗介。吞食殆盡。漁人停櫂。相戒不敢入海。施網罟。土人每食必鮮魚。月餘不得。則大困。羅生知其苦。倡言曰。曷不令我除之。是易與耳。衆奇其言。迺以除鱸委羅生。羅生乃作木偶人十數。實以毒藥。乘漁舟載酒。與衆漁狂飲歡呼。鱸聞聲出沒波濤間。目光炯炯。爭來吞噬。羅生叱咤。悉取木偶投之。鱸得食。洋洋去。須臾。天氣晦冥。灑沫雨飛。排浪山立。海水殷赤。少焉。鱸屍果浮海面。乃使人挽之上。陸龍首蛇腹。鱸尾獸足。佔地數畝。道路喧傳。觀者雲集。額手相慶。羅生命剖屍。腹中得革囊。祛而出之。纍纍者黃金也。上之土酋。嘉其能舉以賜之。羅頒其金於窮民。四方感德。酋即以羅長。僑人海南多藝橘。比歲大登。商人多來採購。海舶輻輳。是年橘熟。而海大風。經旬不止。舟無至者。橘無所輸。值乃大賤。羅生乃購舊舶修整之。號於衆曰。有

能冒風浪從我航海者。人以百金爲壽。衆怪其狂罔。一人僞應之。輒與百金。衆嗜利。爭應募。羅擇其賭博縱酒無賴少年十餘人。踐約給金大具酒饌。痛飲彌日。約爲兄弟。乃以賤價致橘數千筐。貯舶令滿。時海上風益暴。白浪滔天。羅與諸人斷纜揚帆。掉頭不顧。風順舟飛。破濤截流。瞬息千里。一日餘至越南。收帆入口。海上久不見船隻往來。獨此一艘得至。商人歡迎。爭購其橘。一日之間。獲利鉅萬。周行市廛。見商人所貯多鹹魚。無人問詢。羅度此物可持久不腐。市十萬尾。載以俱歸。時海上久風。海南正苦無魚。聞羅歸多魚。羣來購致。又一朝而罄。利市更數十倍。羅至海南。不數月而徒手博十餘萬金。貧兒驟富。衆多豔羨。羅慨然曰。男兒昂藏七尺軀。豈爲一身之利耶。吾將羅致天下之財。以散天下之人。知散而不知聚。窮鬼徒知聚而不知散。守財奴能聚能散。然後始可與語理財也。陶朱猗頓。豈足比數哉。乃以其財至緬甸某市。購地而居。經營運造。夏屋渠渠。刻日歲事。鬻木材爲業。與市人廣通聲氣。飲酒好客。文人術士多集其門。有一客終日飽食。惟耽睡臥。其所事惟日一登屋。以覘四方。儕輩多非笑之。羅不之顧。一日強邀羅偕登。指而示之曰。子亦見雲氣似紅衣者耶。是名火氣上騰。不出十日。此地必災。天下大利在此一舉。子盍早爲計。予亦可酬一飯之誼。不辭而去。三日後果報市北起火。而相去遼遠。市人多登高遠望。不以爲計。獨羅遷家具。僅倉廩儲。清水置銅龍。斷火道。奔走倉皇。往來設備。鄰人嗤以爲狂。羅但笑不應。俄而北風大作。塵沙捲地。烟焰障天。火勢猛烈。不可遏止。既分數道。復合爲一。全市俱燼。羅氏木肆屹然獨存。當火之未燄也。羅以有備。從容整暇。治理家事。委之家督。咄嗟治裝。携僕從數輩。卽日首途入深山產木之區。投宿農家。日則以鐵筋穿版。金游行街市。揮其金鏘然有聲。稚子聞之。爭集觀視。則掇而投之一版。金羣。

兒爭拾則再投以版金。如是數四。鄉人畢集。皆詫謂銅山金穴之主人翁也。竊叩姓名於僕從。告以實。並告以欲採購山木。鄉人爭以其所產鬻之。羅羅按值給價。卽日入山施斧斤。丁丁之聲不絕於耳。斲而方之。編而筏之。火印以表記之。甲乙以區別之。良材佳木。凡數百萬本。首尾相銜。自河運歸。時市上材木爲祝融氏搜括殆盡。惟羅氏獨多。較諸他販。更價廉而物良。大火之後。建築房屋。人人需材。全市無論貧富。皆取給於羅利市。又數十倍。羅富遂爲一市冠。凡三數年。家產遂累數百萬金。羅旣致鉅富。乃歎曰。予以貧賤。隻身遠遊。赤手起家。徒以智計。獲此纍纍。人生得此。亦復何求。顧無財不足資。生多財亦轉爲身累。自我得之。會當自我散之耳。一日。盡歛其財。携歸鄉里。周給貧困。浪擲如泥沙。一鄉皆稱爲善人。或勸之入貲作官。羅笑謝曰。凡人事事。皆當有益於人。獨官則祇知分人之利耳。舉世求官。皆爲利來。予既有財矣。官不屑爲也。卒以富翁終其身。

短篇小說
貨殖新說

四

有友人於席間述某家笑話。新婚婦入房，婿讓婦先寢，蓋以牀之內爲尊也。婿婦相讓至天明，遂各終夕不寢。或以此婿婦爲有禮。予曰：非禮也。禮應得婦寢在內，夫寢在外。士昏禮曰：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鄭注：婦人稱夫曰良，是良席；婿席也。婦席在奧西南，而婿席在婦席之東，豈非婦寢在內，夫寢在外乎？友曰：然則禮應得兩頭寢一頭寢乎？曰：昏禮不云乎？皆有枕北止。古文

豈有兩頭寢之理

袁簡齊隨筆有嫁粧一條。首粧篤之緣起。文長不備錄。錄其嫁女詞一首。可爲世諷。詞曰：東家嫁女兒。珠翠盈千箱。道路多側目。門閨生輝光。一朝失婦德。所贈都如忘。西家嫁女兒。荆蕕與布裙。奴婢嗤其陋。戚里嫌其貧。未幾聞賢淑。黃金鑄婦身。姑恩不在富。夫憐不在容。但聞關雎聲。常在春風中。澤髮苟不順。何以施鸞筐。敷粉苟不和。何以光容儀。卽小可悟。大柔情須自持。母達夫子訓。母貽父母懽。

星 燭

吾草愛國小說首舉一短褐不完簾瓢屢空之沈小七以爲士大夫表率則彼第佗其冠縫掖其衣者見吾此篇或將抵書於地悻悻然加以惡聲雖然此著者之所樂受而非著者之所厭聞也著者不自揆以謝陋之文字而獲諸君一怒之價值則卽詈我辱我其榮逾於九錫惟有頻頻負荆而已昔人云士大夫所不可缺者一點恥心辱我詈我者恥心未泯之明證也不然者茶頭酒尾僅藉此爲驅遣睡魔之助且曰文字頗不劣大足供人一粲則著者爲辭費矣

此愛國男子沈小七著者至崇拜其人開幕之始先爲之摹一肖像頭戴破冠綻裂如石榴衣則懸鶉百結不知幾經補綴蠟蠅窟穴其中大有千門萬戶之觀履已洞穿前不掩趾後不蔽踵舉步偶不慎輒與兩足脫離關係面部爲塵塈所封大類斐洲黑種其涅而不縚者惟兩眼之白耳遠望之疑爲嗣宗流亞時以白眼向人然而不然動者愈勤斯白者愈白耳左手握一胡琴支於脣次右手掣其弓絃且行且掣不已詢其業固以賣歌度日者也顧小七貌雖猥鄙而音帶實優美人不樂見其貌未有不願聆其音者崎嶇日落時輒呼小七坐室隅一奏其技小七自知面目可憎故歌時恆響壁引吭之際嫋嫋可聽室外人聞之疑爲妙齡女郎於此淺斟低唱也故小七之歌乃益售囊中錢纍纍則歸以奉老母老母瞽矣幸兒孝乃不槁項死時或沽酒市脯供瞽母大嚼母樂甚謂有子如是老身縱貧且瞽亦復何憾彼朱門貴婦人妖珍羞而厭文繡處境可謂至裕顧或無繞膝人縱有亦不我小七若以彼喻此老身樂也語次哆

口。大。笑。乾。乾。然。如。轉。戶。櫃。良。久。乃。已。

一日。瞽母摸索小七囊中錢。意有所詫。小七識其意。因曰。母得母謂阿堵物。漸不如前乎。曰。然。小七慨然。曰。兒賣歌度日。響者得值。多兒滋負疚。今者得值少。兒乃坦然所耿耿者羞澀之囊。無以供阿母甘旨耳。瞽母益不解所謂。詢其原委。則曰。兒不成一業。爲一街頭乞丐之歌郎。擇術已至可鄙。所歌者又作男女相悅之辭語。多媠穉。每歌時。輒內作額汗。如瀋顧旣倚此爲生涯。亦祇可強顏爲之。以博一飽。頃者過某茶肆。彷彿聞人言。國事杌隉。勢將不可救藥。兒心怦怦。因駐足焉。時肆中茶客滿座。發言者爲一中年之男子。兒稔其人。爲同巷之李祥。卽前日來兒家。兒呼爲祥哥者也。祥哥以送報爲業。一紙喚賣。奔走殊況。瘁。暇。則。坐。小。茶。肆。中。娓。娓。談。時。局。座。客。多。勞。動。家。或。信。或。不。信。而。祥。哥。則。縱。論。如。故。兒。旣。與。邂。逅。因。呼。曰。祥哥。中日交涉。如何矣。蓋有以語我來母乎。此中日交涉四字。兒亦得之於祥哥者不然。兒空空洞洞之腦海。安得有此。祥哥聞兒呼。因讓坐分一杯茗飲。兒爲言交涉失敗。政府不戰而屈。日人無理要求。業已完全承認。不久將俛首畫諾。元元本本備舉無遺。兒聞之氣塞良久。不能語。旋曰。祥哥莫作詭語。此事果信。而有徵否。祥哥出報紙。一一指示。兒且指且語。兒不識字。目灼灼視報紙。恍惚紙幅中滿貯國民之血淚。斑斑點點。不赤而黓。兒信祥哥言。不諭悲從中來。不禁撫膺太慟。時座客之視線咸集於兒。紛紛笑。兒爲狂易。兒恩哭者非狂笑者。狂耳。因不之顧。仍慟哭不已。瞽母聞小七語。慘然曰。老身雙目瞽。淚源已竭。不然。則亦當助汝雪涕。顧吾國險象已呈。無坐視不救。理汝亦詢諸祥哥。有挽回萬一之策否。小七曰。母言良是。兒當時亦計及之。兒哭已。卽曳祥哥袖。絮絮問救國策。祥哥正色曰。吾國人夙具依賴根性。往往以國。

穀 種 星 電

家董事聽諸一二秉鉤者之處置而不肯自盡其職實則同爲國民同有救國之天職卽以君之託業言之敬郎雖賤亦負救國之責任吾試詢君君果盡此責任矣乎兒經此一詢目瞪而不瞬舌擣而不下母乎將以何詞答祥哥瞽母曰汝其引疚哉

小七曰兒至此除引疚外無別策因曰祥哥吾知罪矣吾恃吾技日以靡曼之音博衣食青年士女一聆吾歌則情哥情妹之小影躍躍然逆現於腦蒂士懷其女女懷其士極其弊之所至勢必犧牲一切以自溺於沈沈之苦海吾聞東巷某少年戀一女郎至盡棄其田產爲愛情之代價西里某少婦擁資甚厚對於救國儲金不肯一毛拔比者囊括所有偕所歡夜遁鴻飛冥冥作第二之文君矣約略聞人語淫靡之俗強半小說家陶鑄而成然推波助瀾者吾輩歌郎也嗟夫祥哥吾技不足以救國而實足以亡國青年純潔之臘膜吾以蝶翼之詞滓汚之吾罪大矣今而後吾甯輾轉死溝壑中誓不復以煽毒之詞餉國民言次兒手舉胡琴欲摔之使碎瞽母曰胡琴碎耶小七曰否否兒欲摔琴而祥哥強持吾手不使摔也且諄諄命兒曰汝欲救國不必輕棄故業報紙中有救國五更調救國十二花名歌汝第和以絃索亦可漁溫移人不強於沿門唱私情歌耶因展報紙喃喃授兒以材料兒默識之略加變換頗能應絃合節因大喜亟謝祥哥趨出兒由是一變私情歌爲救國歌有召兒歌者兒棄其舊而新是謀激昂慷慨發爲一片愛國聲漸漸轉易其聲調顧人聞兒歌不若嚮者之眉飛色舞所與錢亦不厚且曰汝能唱舊歌當倍給汝值兒變然曰舊歌適於耳足以狀性新歌苦於口乃能療疾以彼易此某不爲也聞者嗤以鼻兒之破臺中乃祇寥寥博此數銅幣不足爲阿母市酒脯顧尙可圖一飽不識阿母意何如瞽母曰老身獲一飽

足矣。美酒肥肉非貧婦所宜偶爾。缺乏奚足病顧汝所歌之舊調老身飫聞之今者且聆汝新曲雖不得肉聊且快意也。小七於是移破椅坐傍阿母曳胡琴唱救國歌一歌畢復易一歌。瞽母擊節曰老身一宵婦人聞汝歌覺心胸爲開。彼燭烟於目者奚獨不汝喜咄咄此大怪事頃之復曰吾兒汝有救國志當永矢弗渝人縱疊金錢厚尺許餌汝唱舊歌汝宜力拒勿爲所動汝唱救國歌縱莫名一錢老身飫且死當不汝憾吾兒汝逕行母回顧小七泣而對曰如阿母命。

空巷無人犬聲如豹斗室中暝如黑獄瞽母背門而坐饑腸轆轤如轉輪默揣日暮矣吾兒云胡不歸脫再遲遲者老身猶可耐五臟神當不汝待少選聞委巷中有躡履聲瞽者心靈喜曰此跔然之足音必吾兒也因返手去其屢屢門閑然。闢小七踵至酒香陣陣隨以入瞽母喟曰汝沽酒歸耶小七唯唯因出殘燭燃之燭光熒熒見阿母顏色大變驚曰阿母何如者瞽母勃然曰吾鬻者詔汝始終唱救國歌至死弗懈汝口諾而心違又以靡靡之音蕩人心志得此造孽錢供老身下酒物老身縱涎垂尺許甯饗汝食耶小七笑曰阿母誤矣兒曷敢變易初志兒所歌者猶是救國歌也人心不死兒之歌乃邀人激賞噫阿母兒今日所遇至奇特母且飲兒常爲母誦之小七語時已滿斟杯酒奉母腰以肉膾瞽母曰汝言苟愜吾意當爲汝引滿小七乃言曰兒挾胡琴出門一日中乃遇三大快事某巷內有女郎三五聞兒歌淚簌簌落胸次各出倉中錢充救國儲金立遣人賚往中國銀行去兒目擊之不料聲音感人之速一至於是此一快也瞽母引杯曰誠快誠快一飲而盡小七又斟酒奉母續言曰兒蹀躞一家門外有人呼兒歌兒應聲入歌未半主人出詢謂誰令汝改絃易轍不作兒女語而作壯士聲耶兒指心以對曰某欲作兒女語

此區區方寸地竟不我許兒女語者狀賊國民之利器也國勢阽危至是脫復戀戀於兒女之情誰則能捨身救國者主人聞言有慚色翻然入室俄而蚩蚩之聲達於戶外兒殊驚愕旣而廉得其實主人爲一文學家頃正伏案著一豔情小說描寫閨鬪秘事纖悉無遺聞兒語天良迸發遽出其橐本數萬言片片撕之請誓不復以綺語誤人母乎里巷歌謠竟足以轉移文人學士之心理兒誠百思所不到者此二快也瞽母復盡一器曰快哉快哉小七又斟酒奉母續言曰兒曳胡琴作嗚嗚聲又過一家門外有老叟聞聲出視且呼曰汝非唱救國歌之沈小七耶余應曰然叟嘵嘵歎美曰汝一棄人子而熱心社會教育是大可敬是大可敬兒聞言冥思此社會教育四字當作何解一時不得端倪惟約略聞祥哥言教育事業爲一般戴高冠架金鏡者之專利每值星期休沐日挈伴訪枇杷門巷與夫團坐作樗蒲戲以活潑其平時教授之腦筋者大抵教育家居多襯禮如兒與此輩相比擬可謂擬不於倫然則叟所云云譽兒耶毀兒耶是固有未可知者兒愕眙間叟出小銀幣二枚授兒曰老夫敬汝志且悉汝有老母其以市酒脯歸汝母卻又申其二指曰汝苟不變宗旨者每晚過我門老夫必贈汝以此數兒感極幾欲涕零叩叟姓氏知爲吳澤民先生吳先生者一鄉之善士也兒窮途中乃以區區愛國之忱邀善士憐銀幣不足責知已彌足感此三快也瞽母至是滿浮一大白且飲且笑笑與飲相衝突乃大歎而斷續續之語雜於歎聲中曰吾兒善士憐兒畀汝金後此汝弗復市酒脯汝其語至此歎大作不獲竟其辭小七迎機問曰其以是充救國儲金耶瞽母抵掌曰可兒可兒實獲我心矣

第

四

期

史趣人名

嘉慶間阮太傅撫浙督兵駐台州適學使少宰劉公鳳誥按臨同遊天台樹

劉阮重來之坊

長白福大宗伯慶工詩熱河回京成邸叩其新製福以途中即事有蟹螯驢

背舞蟬翼馬頭吟句爲對成邸戲曰古有崔鴦鷀鄭鵠鵠君其福驢乎聞者

絕倒。

李蓮英軼事

瘦木

清孝欽后之嬖侍李蓮英。遺聞軼事。震耀神州。宮庭秘語。流落人間。且有形諸簡冊者矣。薄遊京國。幸廣異聞。得二事焉。爲近時操觚家所未載。表而櫛之。以補虞初之闕。

一日。宮眷某進手製點心於孝欽。孝欽食之而甘。時適鑾輿幸順和園。宮娥報西府海棠盛開。孝欽對花卯飲。不覺移晷。旋令返蹕。及宮憶看花時所食點心。尙有存者。傳旨索取。則青娥阿監。伺孝欽去久。意此餽餘。不復顧念。分作朵頤享矣。使者三返。不敢上聞。孝欽大怒。監娥亦惶急無人色。或曰。盍不商諸李某。去。乃匍匐往泣求援手。李曰。此小事。值得爾許。忙佛爺不畜二貓乎。往請處。分謂膏饑貓。吻事且了矣。如其言。孝欽怒益甚。宮禁森嚴。乃令猩奴跋扈至此。防範之謂何也。且庸知無他人竊食。而以是逃責者。吾貓何知。戶此惡名。不璧返者。重譴立加矣。監娥奉命起崩角。李前曰。今何如矣。本以免罪。乃益賈禍。李笑曰。事至此乎。雷霆而雨露。是誠非我莫能爲力矣。今且起晚間。以旨酒嘉肴。壽我可也。昂然竟去。孝欽方盛氣坐。李跪詢所以。孝欽告之。故李曰。奴才萬死。適亦見之。確爲貓所食也。孝欽色少。舞問曰。貓何往乎。李崩角者再曰。奴才萬死。貓即在是。孝欽不語。久之。徐以玉手撫摩李項。曰。好貓。好貓。語畢。天顏轉和。姗姗微步起。李亦悄然隨其後去。而監娥竟得無恙。

贛之磁器。爲吾國名產。清庭舊例。每年必向該省徵貢。監督九江關事者。必選擇最上之品。親賚走京師。值以鉅萬計。而一度入都。苞苴供奉之費。亦在萬金以上。某年榷稅九江者某君。賚貢品北上。甫釋裝。有

傳李總管命索借銀五萬者。某君暗曰。總管亦可笑人。我寧肥魚大肉而刀俎我耶。一官亦何足惜。苟獲譴者。吾正好騎歟。段歸耕耳。竟斥其人不與。或私爲某君危。而循例上貢。一無阻格。貢品共若干箱。例送頤和園呈驗。孝欽有運甓癖。率坐堂皇。令宦官一一檢視。或窳敗不中程式。斥不之納。以是入貢者不敢有一毫忽。某君之貢品既至園。李先令人堆疊一處。既乃以手推上列之箱。使仆擲地有聲。李曰可矣。整理之如式。明日孝欽往驗。首啟一箱。碎金片玉。體無完膚。大怒。繼啓第二箱。第三箱。皆然。則拂衣而起。旋內庭降旨。九江關監督某奉公玩忽。著先革去頂戴。聽候嚴辦。或告某君曰。東窗事發矣。官場如戲場。固然徒爲彼女子小人玩弄者。計得母太迂。某君唯唯。急使人以五千金爲李壽。李狂笑語使者曰。而主亦銀樣蠟槍頭耶。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矣速歸傳語。再以五千金來。事或有濟。不即乃公亦無可爲力也。使者起。李復晤而語之曰。以五易一。僅革去一頂戴。而主便宜多矣。雖然。吾亦不欲多上人好音。不遠。固在我反掌間耳。使者去。萬金來。某君旋奉賞還頂戴之命。蓋李於翌日自請議處。謂此項貢品係五年前。某某任內所貢。奴才勿遽中誤以進。呈今任某君所貢。固完好無恙也。孝欽弟顧左右言曰。李某又作此狡猾耶。一笑而罷。

璫木曰。孝欽之於李殆所謂莫逆於心者耶。自古奸人竊國必有窺伺隱微。深結主知之術。如李者。殆其尤哉。李近營冢墓於畿輔某地。宏麗僭侈。於長陵一坏土清室屋矣。而山邱華屋之感。李獨處之泰然。多財善賈。孝欽賞遇之隆。蓋猶可想見已。

紅羊殘屑

泣紅

金陵龍蟠虎踞自古爲帝王之都太平天國建僞都於此死義之人項背相望諸家記錄裏然成帙賢者識大不賢識小曩思彙輯聞見所及名曰碧血青燐忽忽數年尙未脫稿近閱上元金亞匏來雲閣集又得數人急轉錄之以補曩時之闕

機匠某居江寧城西南隅下浮橋右委巷中與三子皆絕有力賊初入城比戶括財物苟屋非甚華啓則入閉則去於是居人皆閉戶匠戶獨啓坐候賊其室僅三間各以一子主之置刀杖隈處賊衆至者則僵僂肅送迎賊見其無長物輒棄之賊若三二人或一人至則必止賊過其家賊才入即鍵戶而守諸子視賊所至室執而殺之於後圃埋荆棘中既埋賊復啓戶如是者十數日所殺賊將百其繼也鄰有老婦人忽戒一賊母過其家事遂露羣賊夜來圍之與二子皆鬪死惟中子得脫

青溪妓其姓名傳者異詞姑闕疑賊旣圍城諸妓樓皆早徙此妓獨留城陷後一賊入其家知爲妓欲犯之妓不許賊將逼之妓甘言緩賊去爲窮袴裝赴水死

武昌女子者在賊中姓名爲朱九妹然眞僞未可知其全家爲賊所驅自湖北移江寧癸丑之冬僞東王欲納之僞東王固賊魁也女欣然入賊王宮宴驩甚女潛寘毒藥於酒若食中進賊王持之急爲賊所察立磔死於是賊選色之令遂弛焉

張丫頭者里巷習拳勇之民世所稱爲無賴子也城陷後浮沈賊中近一年能終不爲賊所得蓋其智勇

有過人者。甲寅二月，張君炳垣既與外兵成謀，計非有勇士不能斬關迎外兵。或舉張於張君。張君使人說之。張不可。曰：「張君知我必自請我，乃爲知我者死耳。」張君聞之，卽日過張。張大喜，許之。至期，張袖大刀夜至神策門，盡殺守門賊二三十人。候外兵，外兵迄不至。張遂憫憫歸。旣而賊拘殺人者甚急，適張君事已露，有知張附張君者，白諸賊。賊乃捕得張，張呼賊速殺。遂先張君死。先是，有倪丫頭者，亦以無賴稱。於賊陷城日，凡賊獨行委巷中，倪伺左右無人，卽袖出刀殺之。凡殺七八賊，賊終不得主名，後不知所往。與張爲二人，邪抑卽張而傳者，倪其姓耶？不可考矣。

外史氏曰：紅羊之役，東南各行省遭數百年未有之浩劫，秣陵以堅城，頓守得之不易。責報愈苛，哀我人斯，宜其無噍類矣。顧臨死以節烈稱者，乃爲閭巷所輕褻而狎視之妓也。無賴也與夫卑卑至不足道之機匠父子，嗚呼！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彼其所謂輕褻狎視與夫卑卑不足道也，固矣。而硜硜大節，乃或爲士君子之所不能爲。辛亥之秋，癸丑之夏，石頭城下兩遭兵革，時移事易，節烈之風亦稍稍衰矣。人心世運，隨俗俱靡，君子盱衡其間，又未嘗不感慨係之也。

愛國花

筆伐

雙

星

雜誌

老三。你好。你瞞了我。先到這裏來看戲嗎。阿（讀如矮）娘在家。正在尋覓你呢。

文珠姊管他。則甚。他尋他的我看我的。你看老五。今天扮了一個新官人。不是越發風流俊俏麼。

（文珠）我說。你沒有見過世面像老五這樣的照會（面孔也）。我也不知見過多少。既然你看上老五。你就同你的四隻腳（姓馬的人也）拆了姘頭不好麼。

（老三抿嘴以手打文珠）虧你替我想了這個好主意。只是磨鏡（兩女相處也）的滋味。我倒沒有嘗過。還要請教。請教你過來人呢。

正在此時戲檯上的老生說道。女兒是我生的。我要叫他重嫁就重嫁。且接着說道。難道也不是我生的。我也可作一半主呢。老生拍桌道。沒有我。你一個人就會生他麼。

老三。文珠大拍手。

（老三）天迷的說白實在是好的。他昨天扮了賣油郎。獨占花魁。女中的烏龜嘻皮笑臉。還要有趣呢。

（文珠）天迷雖然好。我只嫌花儂扮了花魁女一言不發。真像有滿腔心事的樣子。一副不二價的面孔。實在討厭。

（老三）這倒不能怪他。他與小唐的交涉說也可恨。癡心女子負心漢。連一隻金戒尚是推三阻四的總而言之。花儂的爲人。太好說話了。要是我呢……

(文珠)管這些閒事做什麼你昨天八點鐘約了蠟燭小開請我至一枝香吃大菜爲什麼失約
(老三)正是我又忘了天迷做戲就要完結我到戲房中去約他一同前去好不好麼

(老三離坐去旋携戲單兩紙下授文珠)這是明天日戲夜戲的戲目日戲是南樓傳夜戲是雙珠鳳你看王文和刁劉氏的一種恩愛虧天迷描摹得出我們須早些來此佔一好好的座位飽看他一回呢

(老三更指戲目)夜戲倒也不差你看文玉扮的雲官全……雙珠鳳中從來沒有聽見這個人呢

(文珠奪戲目看)羞不羞老三你連霍定金三個字都不認得麼

(老三笑起立)不看了不看了我要到新新舞臺看牛大哥去

(文珠)我曉得了你與老牛是正……

(老三)不要瞎說我是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的人

(文珠)誰不曉得你老實規矩只是……(附老三耳語)

(老三以手打文珠)

(甲)穿男人長衫頭上結一小辮子雙盤於項乙戴操帽拖油鬆大辮丙穿吉莫靴聲橐橐然眼戴藍鏡
丁衝雪茄率小學生五六人至

(甲)老三你又在此做什麼了我們在老四那邊看了一齣愛國花真非凡的好呢

(老三文珠甲乙丙丁小學生羣坐玩笑)

筆伐曰我所見如是我所聞如是女子新劇之設是亦不可以已乎嗚呼愛國花嗚呼愛國花

癡翁

雅菴

人生。蜉蝣。朝起而暮宿。煩惱之絲。糾纏無已。時最可慕者。古人嘗稱赤松廣成子之流。亞千歲不死。笑傲物外。其次如山中之樵。採水濱之垂釣。徒手而來。著手而去。得者不多。用者亦少。終歲不聞理亂。暇則與清風明月一酬酢。至苦也。而尙有至樂存焉。其反是者。如吾所聞之痴翁是。

痴翁。皖之無爲西鄉人。其祖姓姚氏。出爲吳門虞氏。後翁因姓虞。名不甚著。其生而孝善事父母。少時經兵亂。隨父母流離江南北。麥飯土羹。常不能繼。亂定已年十七八。未識字。讀書後轉徙至滬西某鄉學。賈於某洋布號。主人待之如其子。旋主人死。其子不肖。三年而蕩其產。布號既易。商標翁亦賦閒。迺習英吉利語。三月小成。試與碧眼紅毛兒交談。能互通姓名。欣然喜謂金飯碗可穩享也。時洋商初塗來。稍有志行者。不願爲洋商役。苟入港。而又能勤慎儉者。則富可操券。故翁自負詎未幾大病。將瀕於死者。屢幸而愈。一貧如洗。以典質爲度日偶乞貸於戚友。必反遭白眼。自是足不出門。甘貧死矣。距三歲時。交初秋。以新涼赴某質取贖。忽途遇一人。目炯炯。注視翁以衣衫陳舊。羞縮見人。疾趨而避。乃聞其人呼曰。某兄急回頭。顧一舊友也。詢其狀惻然。且謂洋東方經營創業。盍圖之。未旬日。保證合同。靡不齊備。翁遂一躍爲某買辦。蓋此時洋商來海上。不過挾二三千金爲買辦者。供奔走同甘苦。其相合易易也。翁得憑藉一年。償宿債。三年爲小。康四五年。則既富矣。洋場十里。中上等闊綽人首。推洋行買辦居必洋房。乘必馬車。有事則頭必紅藍白頂。而拖翎焉。服御麗都。以驕人而自豪。翁則一塵之假廣。僅容膝。朝出暮歸。道旁見。

者。僅聞一人隨口呼曰東洋車。東洋車夫狂追又遙聞其聲曰二十錢二十錢迨行數十武則已如飛而去。蓋翁寓廬距某洋行祇里許意非二十錢則寧步行而舍車車夫往往爭多彼足捷路已行及半遂并二十錢而不舍也一端如此其他節儉更可知然海上居大非易婦女驕痴明璫翠羽爭妍鬪麗閨中一日之供奉或費甚不貲西人七日禮拜賴西人以生者於是日休假必挈其室人及幼小出入於大餐之館演劇之場痴翁福厚夫人賢而不好修飾大有釵荆裙布之風終歲不出戶庭當翁未富時嘗以針指佐其事蓄至富擁鉅萬亦不過日食菜蔬未嘗浪擲一文錢也翁以是假日常安處室家除修容及洗澡費一二小銀元足矣古語有云多賺不如少用以痴翁之既多賺而用少財以日積乃起廣廈收市租已則留一小樓以爲菟裘他則尺寸之地必設計生利滬市賃廡於里首每有亭樓容門者居之而翁則曰是一月可租若干元也思移之無安插地懸牀於樓之下地之上如其一身之大小此雖小利翁嘗曰三四十年以其所省可金高三尺也戚友之過其室者或下榻其規畫往往類是惟翁有一癖歲糜費數百金則香燭錠帛之品然亦非如公館太太等號召佛徒施食僧道有非分之揮霍也一縷之煙一紙之灰必持之有故與人交苟非錢債往來亦能靄然有仁者象然以多財招怨平生交友舍一二錢莊銀行股東幾無人識者或諷之翁曰朋友酒肉耳進則借債謀事合股未見有利於我也鬻築室深山不與若輩見耳翁之識見其卓絕多此類又有一癖中年偶疾與阿芙蓉有不解緣世之有是染者雖至貧寒燈火輝煌橫陳一榻吞雲吐霧之樂靡不改易性情癡翁數十年始終量如其初每日必至定所吸食曰此已需若干也禁令旣申土價逾十倍翁已先儲藏三十年糧矣欣然色喜且從此日減其數預望價之更

雙星雜誌

十。百。倍。曰。價。幾。倍。則。讓。五。年。之。餘。價。幾。倍。則。讓。四。年。之。餘。指。日。以。待。一。生。消。遣。則。取。償。於。人。而。有。餘。焉。一。
日。出。門。忽。遽。行。糧。未。足。在。陳。三。日。未。忍。一。破。惶。囊。沽。於。市。曹。雖。足。軟。涕。流。不。思。茶。飯。毅。然。也。今。翁。居。吳。專。
事。生。產。治。家。嚴。有。妾。一。人。月。給。費。初。以。閭。家。每。人。糞。錢。作。抵。而。已。翁。之。不。私。其。身。合。於。古。之。仁。人。君。子。顧。
世。人。謂。翁。痴。以。一。傳。十。遂。號。痴。翁。

外史氏曰富貴而不淫此古人所難能貧賤垂涎生妒見富家翁斤斤自持則輕口以爲痴甚矣夫言之不近人情也泰山集於細壤海洋萃於涓滴彼彊彙之產業市租數千佃租數萬股票息摺廣厚數尺非有若干年之苦心苦力豈神運而鬼輸之耶陽虎曰爲富不仁嗚呼責富者以仁非富者之所謂仁吾願科以起意盜刦之律請財帛司剝奪財權也呵呵

短篇小說 梁翁

四

林下詩談

齊凌波以藕絲連螭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徧室俱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凰頸下有毛。若綾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軟如絲。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金飾。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賜最多。裁以爲帳。燉若白日。

楊炯初見鄭羲真。誦其姪女容華臨鏡曉粧詩。鄭大擊節。後誦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爲之汗背。容華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石人語

聊攝

雙

石人語

言外不言

於未發

荷鉤

命在於

火牛

誌

雜

星

吾郡南郊極荒僻處有名土龍嘴者北距城垣南臨河道方長半畝若漁家之釣磯然上有石人一區埋半體於地卽世俗所謂石敢當也上下商船偶有泊其處者必以石人爲纜檣焉時有蒲鞋頭自姑蘇載山西皮貨客上蒲鞋頭吾鄉船名船戶悉其變貨爲金又易其隻身無伴屢思下手而未得其便緣路出常州擇龍嘴泊焉比三更時探客熟睡進艙殺之沉屍滌血營幹半夜自視泯然無迹頗爲得意天明登岸解纜以手戲拍石人首曰石兄幸弗多言石人忽應曰我固不言恐汝自言也船戶愕然返舟匆匆而去自此豐衣足食長年中稱小康焉積十餘年船戶自京口載一少年下抵常已晚所有泊處皆滿因亦移泊於龍嘴少年與船戶一路來頗狎暱寢食必俱是夕月色大佳少年顧而樂之因沽酒與船戶對酌飲半酣劇談衷曲漸及家常船戶乃舉手指石人曰此老能言少年曰汝醉矣船戶曰吾豈醉哉吾告汝非如爾我莫逆不告也乃曰昔者家貧舟破幾不自存不得已偶作一不肖事因緬述巔末少年遂假無心之詞問被害者姓名面貌鄉貫甚悉船戶之妻聞之怒船戶以目曰老畜產迷魂湯方下咽何竟若病狂譴語耶船戶初聞石人語頗知緘口及聞妻言始悔酒後孟浪徐荅曰小客官門以內人也同船合命豈便累我汝母過慮少年故作不經意狀以尋常之言慰藉之蓋當年所殺之人卽少年之父而船戶猶夢夢也於是少年託故赴縣喊控邑令進少年畧問梗概立拘船戶到案輸以片言盡吐其實及起驗父屍以爲十餘年浪淘沙汰骸骨飄零殆盡而孰知面色如生刀痕宛然驗畢飭子收殮而論船戶於大辟

初。西客出門。與妻約期年必返。屆期不歸。以爲有事遷延。比及四五年來。竟無音問。知是凶多吉少。時子尙幼。未可遠尋。詢諸客蘇而回者。言詞閃爍。不足憑證。又數年。子且成人。妻乃促子赴蘇。訪父下落。不意得確耗於半途也。大讐既復。少年敬具牲醴。祭南郭之石人。改憊舟船。扶西歸之旅櫬。是日觀者如堵。莫不爲之稱快焉。或曰。石敢當。係五代時劉知遠猛士。又曰。卽東晉石處。未知孰是。要之威能鎮宅靈且懲。兇總非碌碌生前者。

奚翁

聊攝

雙

星

話

道光某年。河南巡撫某公委縣佐某甲押解京餉。計銀三十萬兩。車三十二乘。護餉兵役百餘名。出省三日程。遙見二人立談道側。白皙長爪。冠服整潔。類文雅士。比行近其身。其一人卽以手指天者三。既而又指餉車者三。須臾大風揚沙。咫尺莫辨。甲暨兵役等亦屏息抱頭俯臥。不敢少動。俄而風定。餉車三十乘忽失所在。惟委員坐車二輪。與兵役人夫俱存。甲驚顏如土。餘衆亦瞠目相視。各言異事。良久。甲飭衆分道密訪。踰兩月許。終不得其故。甲躊躇無計。卽改轅率衆而返。至則晉謁巡撫。泣訴其事。公大怒。不之信。召衆問之。俱無異詞。不得已。乃禁甲於獄。嚴限緝捕。急於星火。死杖下者。相枕藉。訖無端倪。或勸懸賞。踏緝。亦無所得。公正日夜焦勞。忽聞者入白曰。聞有奚翁者。卽中軍奚某之父也。年少時喜任俠。好拳勇。江湖豪傑。莫不爭一識。面爲榮能。致翁至。巨盜旦夕可擒也。公從之。卽遣伴折柬往邀翁至。公行子姪。見諸父禮。翁殊不遜謝。公略問興居。卽曰。曩者之事。吾丈應無不至。吾丈熱腸俠骨。素以排難解紛爲已任。豈獨無意於今日乎。翁曰。僕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己。公曰。平日不獲侍杖履。今急而相求。是姪之過也。然巨惑不獲。中軍亦有不利焉。翁許之。公大悅。乃起問曰。需幾許兵丁。何等器械。翁曰。兵。如可用。疇昔餉車無恙矣。此非殷鑒乎哉。第賜一人司芻牧。一人擔行李足矣。若夫器械。僕自有之。明日携來可也。公恐其去而不返。命治具飯。翁下榻衛齋。翁辭以故不聽。乃遣人赴翁處。併行李共取之。比返。被褥外一小黃袱。裏白布一卷。尺許鋼釘兩隻而已。旣公云有廄中千里馬。吾丈騎之最爲相宜。翁曰。今使僕

往期取虎子於虎窟也。曷用千里馬爲如蒙惠及老朽。給健驃代步其可也。公嘆謝曰。虬髯公本是騎驃姪失言矣。質明公與翁並騎送至東郊。翁拱手加鞭而去。行未數武。翁復撥騎而回。曰。僕如不得生還。望弗以兵加之。加兵亦無益也。言訖。復策騎就道。既啓行。直趨西北大道。有若赴京師者。然行至四日程。所經悉僻壤荒途。不類人境。日旣西沉。忽值方塘數畝。水清於鏡。而塘外不復有徑。惟雜樹蓊翳中。古塔一枝。歸然獨立而已。翁乃下騎取袱。腰束布手撮釘。回顧從人曰。略待我。至晚無耗。汝其速返。言畢。一躍過塘。無何。又一躍登塔頂。健鵠搏風。無其疾也。翁雖登塔。不敢遽進。恐落陷阱。乃隱身牕外。狀若狸奴之伺鼠子。然須臾。一少年出。剛跨一足於外。翁猛以長釘釘之。少年乃大呼曰。有賊。有賊。俄有濃髯衫履者。闖然出。熟視翁而言曰。吾謂大哥至矣。果然。否則。是誰能至此哉。翁亦進與寒暄。髯者因指少年謂翁曰。年幼無知。忤犯前輩。尙祈恕死。言已。回首叱少年拜翁。翁急曳起。謝以不敢。已而復向翁曰。二十年托足何方。不勝渴想。今之托晤。眞天賜也。唐人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句。可爲吾兩人詠矣。翁曰。比來埋首風塵。不求聞達者。以年力俱衰。益有懷刑之懼耳。髯者默然良久。乃邀翁下塔。塔底隧道深遠。讓翁先入。翁唯唯。方進數武。黑暗如漆。疑墮幽墳。正煩惑難行間。忽有儒冠者數輩自內出。秉燭前導。糴回曲折。約行里許。倏睹渠渠夏屋。連亘百餘間。屋外天光晴朗。明淨無塵。翁意謂出窟而登人世。問諸髯者。始知上借塘水爲天下嵌琉璃作底。所以暗處生明也。翁旣入。髯者延翁進坐廳事。且命秉燭者陪從翁二人宿塘外村莊。處分方畢。又有細縷革靴者。嚴然世家臧獲。往來雜沓。不知何爲。轉瞬間。酒炙紛綸。窮竭水陸。

髯者復起。肅翁入座。酒數巡。髯者謂翁曰。幼年負罪。亡命江湖。非大哥慨然容納。頭早斷矣。清夜思之。往

往感激涕零。翁因進言曰。足下知老夫來意乎。曰。不知。願明以教我。翁乃繙述如何失餉。如何奉命等語。髯者有難色。良久乃答曰。吾之取此。不圖遺子孫。藉以行樂耳。若乃貪婪之輩。令其出不義之財。爲乃公。賠補些須。於理不爲不順。雖然。旣承大哥枉顧。必有以報命者。言次。復有妖姬十數輩。魚貫而進。當筵展紅氍毹。且歌且舞。歌舞詞蓋主人自撰。大約憤時嫉俗之語。不能悉記。舞亦日所未賭。廻殊常態。訖卽斟酒勸翁。翁飲素豪。連盡十餘觥。不覺沾醉而睡。明早翁辭歸。髯者與翁連騎送至大道。且曰。大哥到省。餉車亦可至矣。翁諾諾而別。翁返巡撫迎入廳事。翁正詳述髯者相待情形。忽狂風捲地而起。戶牖衝擊。庭院晦冥。正驚訪間。閻者入報曰。餉車三十乘。不知何自而來。茲盡駐堂下矣。公愕然。風稍定。命點餉鞘。俄而又報曰。餉鞘不悞。且多一丹漆衣箱。公益詫異。卽命取進。旣發中一人欠伸而起。曰。已到耶。到則可以反命矣。遂縱體登屋而逝。撫軍大恚。卽徵官兵從翁擣其巢穴。翁止之不聽。至則塘底已破窟宅一空。惟林中古塔依然如故耳。翁知不可進。乃復言旋居久之。公盛氣漸平。始免某甲罪而釋之。

史趣人名

沈石田徵君與練塘凌震。吳江史西邨明古。曹顥若孚。俱以品學重於時。號四大布衣。西邨仲彬裔孫與石田尤莫逆。并結兒女姻。石田家素貧。將嫁女其夫人曰。女無妝具奈何。石田曰。我有一副盛妝匣。與他。遂閉門揮灑兩月。作山水人物數十幅。裝一巨篋。爲媵。西邨夫人見新婦無妝具。啟其篋。皆紙也。大恚。舉火裂而焚之。西邨知之。亟止之。已焚其半矣。一日。石田以探梅之便。訪西邨。西邨曰。沈石田踏雪尋梅。寒酸之士。時西邨適坐廊下吃飯。石田卽應聲曰。史西邨對日吃飯溫飽之家。當時以爲絕對。

玉樓夢史

(續)

莊漁

愁者秋心也吾人當秋窗索坐時聞落葉聲雨滴蕉聲莎階蟲泣聲殘蟬咽枝聲則秋之一字遂兜上心窩化爲愁字眼中之秋蕭瑟而已而心中之秋乃淒涼怨抑掃之無帚辟之無珠一畝之宮若愁城之環拱百計攻之而不得破時豹庵方躡躅衛齋玉樓亦徘徊庭院而銀潢一緯乃爲雙方牽綰之情絲况月近中秋廣寒宮中之鬼斧神斤方朝暮脩八萬二千戶力求圓滿則豹庵玉樓之感時灑淚觸景生情綱繆之謀自不得不急所謂正是愁時候也已而豹庵得玉樓一書書曰

豹庵君子愛管月將圓矣釵約如何妾自君歸中心如醉蓬首終日不一應徵覺四肢百骸漸復人狀一昨偶食雞子舊恙旋作幸輕寒薄暄尙無大苦惟念湖上藕花搖落殆盡寸心悽愴莫可言宣紅姊爲一湘客垂憐議擲千金拔之苦海香車一去妾更伶仃老父病痾殊劇昨夕且停吸蓉膏妾扶疾侍側聞呻吟聲柔腸百折妾惟忍淚籲天且盼君日暮間來一訂鸞券不幸老父見背含笑九泉亦可瞑目掃榻焚香敬溪君子言不盡意藉祝慈祥

侍妾玉樓檢衣

豹庵捧箋雜誦淚隨聲墮支頤半晌卒寡一籌默念點鐵無仙掘金無穴鶴俸所入用若泥沙探囊乃空空如洗然則將何以慰玉樓玉樓之命乃薄于玉紅我之力更薄于湘客思之黯然寸心輾轉乃由火而冰儿上哥窑小瓶中插木樨一枝猶時霏霏散馥刺豹庵之鼻豹庵乃抽牋研麝思作報書握管久久不

得一字爰和衣倒榻臥眼花悅惚如見玉樓頽鬟伏泣於老人牀沿而玉樓壁上之莫愁小象乃冉冉入萬梅圖中不見其影沈沈睡去夢潮空涌斷續不休一客忽掩入見豹庵臥乃竊讀案上情書拂鬢歎歎欲絕因急喚豹庵起豹庵驚醒見爲衛公乃急起道歉飛目覓玉樓書不得衛公乃出之袖中曰君無諱矣證據已入吾手豹庵不語霞暈于頰衛公曰君之佳遇吾耳食久矣此來卽爲君籌備者豹庵驚喜捐謝曰吾何敢欺長者彼妹纏人欲死奈何且娓娓告衛公以香夢始末衛公喟然久之旋曰吾十日內必爲君措千金玉成此一段佳話乃拂袖去豹庵知衛公具俠腸樂乃不翅爰繕一至短之簡報玉樓簡

四

玉樓青盼簡悉契約事十日可定祝卿無恙卿父亦無恙

豹庵拜手

期

滄江如畫一葉舟中立一鬢者握一隆準少年手纏縣話別眉宇均含春氣鬢者已上葦船猶相向點首不止蓋衛公因事赴歇浦且爲豹庵往籌斛珠豹庵送之行也衛公入官艙坐定心憐豹庵癡絕然一捫擦懷中之桃花雙影亦復難以爲情且念玉樓忍辱事親風塵中有此人物已足愧世吾心未死亦何忍坐視牛女不爲一借天錢成此有情眷屬豹庵歸亦歡喜無量默計衛公何時舟過下關使玉樓有知必趨輪謝此鬢仙檢査千百且計衛公何日抵滬何時還蕪吾何日携金赴寧玉鏡臺前比肩雙笑從此鸕鷀縕憐我憐卿他日續白門衰柳記者必援吾兩人之佳話樂甚乃痛飲白蘭地酒十坡鍾醺矣侍者持電函入豹庵強起譯之不覺失色蓋豹庵已奉飭離任部委某某接署矣豹庵喟然歎曰年餘組織心

力交疲。乃負之而趨者，卽操戈之同室人。情險詐尙復何言？信陵君之醇酒婦人，此其時矣。因命僚佐整理檔卷，以備移交。未三日而會計忽逃檢查，存款虧負殆千金。有奇豹庵，乃面若死灰，喉茹大鯁。司會計者固豹庵戚也，在職時曠一土娼，繩頭之贈無算。且嗜樗蒲不精，而貪有尙書（叶常輸）稱豹庵素闇，達向不勾稽，出入故遺大誤。乃追悔不迭，衛公歸携千金來僅數賠累。豹庵痛絕曰：吾負玉樓矣，乃千吞萬咽脩一決絕書致玉樓中。有俟之他日不如期，以他生卿意云何？我心已死，數語復貽以玉樓天半一圖。圖繪飛樓一角，半沒雲烟縹渺中。一少年垂首蟬肩立，斷橋側作踟蹰狀。附詩四章，題曰薄倖。

明月明朝十五宵，秋花紅暈百宜嬌。鴛鴦待闕方謀社，烏鵲凌空已作橋。手種蘭香迎輦草，魂飛桃葉渡江潮。天孫也要天錢聘，纔識黃金意氣驕。

葉渡江潮天孫也要天錢聘纔識黃金意氣驕。無端解組亦尋常，燕燕容棲玳瑁梁。名士落花同是命，婦人醇酒未妨狂。欲將簫鼓迎三妹，不分釵鋟怨十郎。昨夜春風今夜雪，更添心上一層霜。

負我原知別有人，負卿冤苦難伸。禪心已願皈天竺，國法應當徙鬼薪。忍見濃陰成綠葉，會教狂絮化青蘋。生生世世情拚死，翻悔今生墮愛塵。

千金珍重好蛾眉，孤冷須知不入時。自有江南紅豆子，莫牽陌上綠楊絲。多愁是病憐風蝶，無福爲奴愧雪狸。贏得青樓名薄倖，前身杜牧復何辭。

嗚呼好事多磨墜歡難，拾豹庵發書後乃臥病，兼旬回思車中夢。白衣女郎誦東坡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詞殆今日之妖譏矣，窮措大擁一黃面婆兒，已邀天寵復何福？賡小星疇彼之詩，我負伊人自作孽耳。

長篇小說 玉樓夢史

四

嗣豹庵得寧友書云月圓日玉樓之父已蟬蛻人間玉樓當麻衣踊泣時更得一傷心之札之畫之詩淚枯腸斷痛欲無生渠母宛轉責以大義始吞聲忍死兩月以來尙閉門謝客晤玉紅云玉樓終日面壁問梅杏之圖及莫愁小象喃喃私祝如醉如癡嗚呼傷已

(完)

小奇情
說秋冰別傳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一章 叙言

有道學先生謂涵秋曰以涵秋之筆作爲小說可謂窮工極巧極行文之樂事矣然而余不能無辭蓋其小說也搓硃滴粉既近于誨淫鉄馬金戈又鄰于黷武揆諸聖賢扶植綱常羽翼名教之宗旨蓋無可稱焉余聞而笑之又大笑之笑其所言幸不爲雙星社諸君文學界之鉅子也不以余爲歎鄙乃以一介之使來索余著述苟聞道學先生語其殷殷又奚爲乎雙星社諸君殷殷于余知道學先生語之不足諱也尤可異者雙星社諸君寧知余胸中近日乃擰刺一冰娘事思而哭哭而拜不忍言不得言而其所言又將重累道學先生罵冰娘兼罵涵秋罵其去扶植綱常羽翼名教益垂垂遠焉雖然時代者遞嬗者也道學先生所謂之綱常非吾之所謂綱常也道學先生之所謂名教非吾之所謂名教也余雖未見道學先生必其鬚髮皓白步履蹣跚可知也生于今日瞻懷時局其可罵者且無限無限余今而後乃知天地常例老則必死是天地之大仁也是不讀吾冰娘別傳則亦死讀吾冰娘別傳其死益速也是余著冰娘別傳所以佐天地之仁之不足也讀者知余之論道學先生蓋可想見冰娘之爲人而又可想見余書之宗旨既寫道學先生所罵之鉄馬金戈又寫道學先生所罵之搓硃滴粉也雙星社諸君於意云何

第二章 秋冰誕生興其幼稚之時代

長篇小說
秋冰別傳

今吾書旣顏曰秋冰別傳。可知非尋常小說。擇一人一事而煊染之之所可比例。必先叙秋冰之所以生。又叙秋冰之所以死。所產所閱歷所苦痛。蛛絲馬迹。脉絡可尋。蓋別傳之體例則然也。至于其父母。其夫。其兄弟。其鄰。其友。其官吏。其兵士。其教堂之牧師。其所禱祝之上帝。其所迷信之厲鬼。皆緣秋冰乃得牽連。而書所謂苟無秋冰。則此諸幻象。皆一一隨恆河沙劫以自生自滅。無復表見于世界者也。噫。秋冰一女子。亦偉矣哉。

秋冰路氏。廣東瓊州人。古所謂珠崖也。生于前清光緒紀元之二十年。嗟乎。是年中日開戰。明年議和。割臺灣。失朝鮮。而吾秋冰適生。父曰路翁。世居黎山之西。編槿爲籬。架簾作屋。以蒔花爲業。粵土肥。煖花極暢茂。而路翁植花無不活者。因此獲利益厚。花圃之外。經年以來。置田畝甚夥。婦黎無子。息貧者以兒女爲累。苟一富有。回顧身後。遂榮情遺產之付託。路翁乃竭其垂老之精力。不種花而種子。黎山有廟。曰五姑。偶像美麗。蓋未嫁而夭者。路翁每日入城賣花。必道經其處。土人謂香火甚靈。應路翁求子心切。日日禱之。每遇鮮美之花。不待破蕊。必先簪于神髻。以示誠敬。路翁求子乃禱于姑。此亦可想其愚懶然。其簪花一事。則丰韻獨絕也。遇他人抱籤筒乞神示。禍福已亦效之。得一籤紙。又苦不識字。摺疊插耳際。質于村中之某童子。師某爲吟諷。路翁亦傾耳作聽狀。其實固依然不解。其詞意卽余在今日。苟不綜秋冰事迹。前後觀之。則籤句亦不知何指耳。知秋冰事者。並憶其詞屬吾記。其詞曰。二月秋風八月春。人中魔鬼。鬼中人。夜深試拔龍泉。看了了恩仇。辨不眞。句良鄙俚。又不切于嗣續事。蓋昔之好事者。往往詭其詞。以愚人。而人自不悟耳。

是年果舉一雌。卽秋冰也。墮地時寂無聲息。膚冰手夫婦疑其死。惟鼻息微溫。弗忍棄。襁褓之良久。良久乃啼。又大啼。啼輒不已。啜乳稍息。乳畢。又啼。生一月。啼三十日。生一年。啼三百六十日。路翁以無子故。不覺其厭。苟在他家。溺矣。世俗生子于臨蓐時。作何狀。則名一何狀。髮多則曰毛團。膚赤則曰紅團。秋冰。冰也。乃曰冰兒。後名秋冰者。迨秋冰長成。解事自字。曰秋冰云爾。若路翁者。余可誓其斷無此風雅之吐囁。也。秋冰生四年。眉目澄澄。殆如畫圖中之西洋小兒。肌理瑩白。就口呵之。水汽彷彿可達臂外。惟性不喜弄孩抱。閒儀如成人。雙輔腴潤。惜百計逗之。終不作笑容。負此深深小酒渦耳。路翁夫婦每引以爲憾。異哉。婦人之嗣續事也。譬花田然。加意培植。以爲可以。以蓄。乃其所種。終不萌達。迨人意懶散。不過希冀。而側挺旁生。乃無止境。路翁殷勤望穫二十年。不可謂不勤矣。僅僅獲生秋冰。意謂一夔已足。乃轉瞬。又舉一雄。路翁喜出望外。名曰寶官。寶官未生時。冰兒則錦衣美食。至是覺。寶官愈慾。覺冰兒愈冷。初則呵罵鞭撻。隨之髮蓬蓬如鬼。逼之灶下食宿。冰兒不解。憎其父母。惟覺世間之爲父母者。皆應如是而已。然而對於吾弟。則又不然。此亦冰兒心理上所視爲研究之資料者也。

廣東瀕吾國南海。與菲利賓婆羅洲羣島相望。瓊州一島孤懸海中。氣候尤含熱帶性質。山嵐瘴氣往往鬱而爲癟。鼠疫一症。幾爲珠江一帶之特產物。每年三四月間。閩邑傳染。甚至朝發夕斃。路翁頑固。本不知衛生。而冰兒自入悲慘之境。又忽忽三年。已宛然一七齡可愛女童。寶官小冰兒三年覓棗抓梨扶牆學走路。翁夫婦顧而樂之。苟遺糞溺。胥責冰兒洗滌。囁嚅冰兒與之嬉嬉。輒易仆。每仆輒捷。冰兒謂不善調護。其弟冰兒茹痛。不知所辨。見寶官來。輒遠之。而寶官偏強。欲就其姊。一日路翁夫婦午臥時。值梅炎天。

邊風色輒不一西北角。滃然黑滿頭。刻佈滿天際。屋中幾欲張燈。萬木澄靜。枝葉煊染。輒作白色。寶兒不着衫褲。膚如白瓠。紅摩訶圍腰際。拍掌嬉笑。強其姊握扇爲撲蜻蜓。冰兒不得已步至花圃。隱扇于背。目睂蜻蜓。不少瞬。忽聞寶官大號。冰兒驚絕。飛步至寶官身側。急掩其口。恐爲父母所聞。並低語詰其號。之原因。寶官以小手指庭下。冰兒見庭下有小穴。中有物蠕蠕動。日光閃爍半露。其首有似蜈蚣。卽又不類。又類四足蛇。寶官駭然。故號。今見其姊來。胆壯。又欲奮身與其物鬪。思以足指探入洞斃之。冰兒驚阻弗得。阻益急。寶官又欲號冰兒尋思父母聞其號。固將撻我。苟其爲毒蟲。所噬益將撻我等是撻也。因號猶輕。噉則吾命且不保。思得一策可以兩全。于是故逗寶官談笑。乘其不備。急以己身坐穴上。仍引寶官。守懷寶官。究屬小兒。情性目不見穴。則亦忘之。然而穴中物見有人堵其洞口。遂來攻擊。引毒喙刺入冰兒臂際。吮咂有聲。冰兒痛入心髓。忍痛不敢起。恐寶官見之。又將號也。淚珠潛然。濕透襟袖。良久。寶官踏步入庭。冰兒急起身。再張視。穴口已不見惡物。惟臂肉熱如火炙。近手不得。寶官仍向索蜻蜓。冰兒但垂淚點首。寶兒見姊哭。亦似諒姊之委屈。不再相強。路翁夫婦爲雨驚醒。則仍調笑其寶官。以消遣長日。路翁微聞。灶下似有人呻吟。知爲冰兒忽忿然作色。謂路母曰。吾謂汝不合作人母。寧有作人母而不能馴伏一女者。無故呻吟。豈是人家吉祥事。汝不撻之。是欲索吾命耳。吾死讓汝與妮子度活。路母本不欲撻。聞路翁言。賭氣覓竹板。在手。趕入厨下。掀冰兒于地。冰兒習撻。見母來。已匍匐不敢動。路母擬冰兒棍。臂露矣。見赤腫如盤。大驚。縮手不忍。撻詢之。得其故。雖不爲敷治。然遂免此一場鞭笞。冰兒拽裾起立。私自慶幸。覺毒蟲愛我之恩。猶過于父母也。

水兒腎疾日漸潰爛又受灶下潮濕粵中鼠疫乃遞嬗而至于冰兒寒熱交作病亟時並呻吟而亦無之路翁之對冰兒益覺厭苦惟以其速死爲幸蓋世間不愛之兒天苟與以疾疫不啻代其父母宣告死刑而爲父母者又不居殺兒之名策之最善莫逾于此故路翁心地竊願張其耳鼓靜待冰兒最後五分鐘痰湧之音然而夫婦有最懸心者則恐其傳染寶官是彼等又不知隔離病室鄉村有符籙縱橫畫作鳥篆謂佩之便可免災路翁乞得十數張寶官頭額及手足幾遍貼之自以爲禦疫長城彼鼠鬼者斷不敢干犯寶官習與其姊游久不見姊覓之良急路翁夫婦不忍拂其意亦時時攜寶官就視冰兒寧知彼疫鬼者並不畏符籙竟一夕而侵入寶官之身頭重于山面色灰敗路翁夫婦驚懼不知所云急延醫至藥未及口又禱于神乞得仙方鄰右諸人互相薦其奇術巫鬪于庭齋薰于室鐘鼓韁鞳符水雜投擾攘未及三日而所謂寶官者最後五分鐘之痰湧聲作竟一暝不視

嗟乎天下事苟盡如人意則此五濁世界將幾如西番僧之所謂皆即兀該惜終無此理耳此時路翁之心未嘗不清夜慚汗我所冀其不死者則竟不生我所欲其不生者則竟不死迷信神權者若預信地獄間真有一人與之故作狡猾由悲生恨由恨生怒怒極則癟發癟發則一切舉動益足以令人駭絕殞殞寶官既畢之後婆娑老淚亦不復墮睛圓而紅量喃喃語路婦曰汝知寶官之所以死乎吾家孽女之所爲也平日怨毒之氣積于其衷殆成痞塊疫鬼附體遂能施其幻術呵吮毒霧以籠罩吾兒吾兒病劇則彼病減吾兒病死則彼病生矣吾耳膜中時時隱聞孽女之狂笑殆笑吾夫婦最鍾愛之人竟不能逃其毒手吾心遂震然作痛孽女一日不除恐吾身且死此非吾之臆度也吾素信神神乃吾我如是云云爾

路婦聞其語絕驚良久哭曰天殺汝兒汝敢父欲殺吾女珠不可得則珠檣宜益寶貴見檣如見珠慰情聊勝無而已吾謂汝似不宜助天爲虐路婦之心亦以爲路翁負氣作是狂語斷不能實行此事姑以言薄責之詎知路翁頑固之心其釀爲手段也益烈而厲且言且咆哮若瘋犬之將噬人口眼耳鼻均不類于平時大吼至廚下執冰兒一足倒負于背奪門直出冰兒近日已略清醒能啜薄粥失聲狂號不辨其作何語今試爲揣度大約不外哀呼慈父乞赦一命而已路婦驚絕邁步抱路翁腰冰兒一手牽及母衣掙命不肯稍放路翁此時之臂力陡增曳路婦又以足踢之路婦仰仆直跌于地頭觸門際鏗然作奇響路翁駛行絕速直奔村外之玉帶河擬高擎冰兒用力擲入河際浪花亂濺藉此大水以葬冰兒聊洩奇忿

爲冰兒計苟在成年自念我生不辰幻作女體哀哀父母又不諒人卽戀殘喘于世界奚言樂趣母甯一死之爲愈耳無如死之一字爲人人分內所必有之事明知其必有而不顧其速來則亦殊可笑况冰兒甫入世所嘗之境可謂奇苦思之則心顫目矚又習聞死之苦更深于彼所嘗之境乎宜其畏死而哀呼于道也居人咸怒路翁爭來救護無如聞聲已遲都離路翁約莫十步覩冰兒驚哭慘狀婦女之慈者相與拭淚奔逐玉帶河垂垂在目矣冰兒若亦知彼父將置之于河者益大聲哀啼

玉帶河之週圍有田約數百頃秧針已插青翠如毯堤埂縱橫界作立方式佃夫赤足爭翻水車引玉帶河水入田以灌漑有老翁白鬚垂于胸頭戴綠笠負手監督佃夫勤惰忽聞遠道譁噪而至者約數十人大驚疑是盜賊蓋富豪之心惟盜賊爲足慮也急止佃夫勿翻水車促一二人察其動靜已則隱身一大

皂箋樹下。霎時佃夫覆命。笑稱賣花路。翁忽發狂疾。將溺其女子。河已爲人截堵于道上矣。翁出樹細目辨視。果見道上圍簇一叢男婦。以無事信步將往。探其事蹟。以供他日談笑。居人見翁來。羣呼曰。姚菩薩慈悲。姚菩薩慈悲……路翁見姚菩薩始稍稍平息其怒。然仍叉手不語。衆人爭告姚菩薩。以原委乞姚菩薩。將此女孩收育于家。爲婢爲女。悉聽菩薩便是。時路婦亦已趕至。乃稽首頂禮于菩薩前。

諸公勿急。我須先略叙姚菩薩行狀。以姚菩薩亦吾書中有關係之人物也。姚菩薩初名福。十餘齡時。極孤苦。瓊海關貨物出入。爲吾國重要口岸。當時滿人豪貴。爲瓊海關道。有寵僕曰姚得富。握大權。姚菩薩便依姚得富爲僕。姚得富病故。姚福繼其任。豪貴愛姚福。好寵倖。逾于姚得富。豪貴去位。姚福已獲至二百餘萬金。豪貴入京。姚福託故不往。金銀多儲。外國銀行餘則遍置田畝。瓊州一府所有田產屬姚者。十有七八。故居人無不知姚之名。姚今年亦六十餘矣。有妻一妾。二子七齡。與水兒同庚。名曰金玉。是第二妾曹氏所出。延一師在家教金玉讀。姚菩薩以出身微賤。恐士類不齒。思出資鬻。一知縣銜。又念己年已邁。萬一不諱。則此頭銜亦何所用。是時曹方孕。乃爲其子鬻之。是故鄉民不曰姚老。太爺即曰姚老。大人生性習苦。老而弗衰。觀其于酷日中督佃夫車水。印其一部分舉動也。平時略不施惠于鄰里。其所以尊稱爲菩薩者。緣在先窮民每羅列于姚村。尊曰菩薩。乞姚佈施。姚翁空誓不輕開此方便之門。開則將無時可得而閉。乃對衆笑曰。汝等尊我爲菩薩。我誠不敢。當然既稱矣。汝等試思求菩薩者。但祝來生富貴。未聞菩薩果能拔渡人之今生者也。且汝等環跪菩薩之旁。即大聲呼菩薩名。菩薩充耳若不聞者。以其爲偶像而已。汝等既以菩薩尊我。則我即爲偶像。任汝等環呼我。則弗應矣。于是閉其門如故居人。

咸怨罵然而亦無如菩薩何也今茲所以稱爲菩薩者非尊姚翁實戲姚翁且知姚翁斷不肯救此女姑告之以爲笑樂耳路婦不然人當急難時無論何人且猶乞救況路翁以一賣花老兒敢不畏姚老大人文之威乎是則路婦稽首頂禮菩薩之苦心也

姚菩薩此時略一摩挲老眼瞥見冰兒秀美雖在流離之中不掩其嫋嫋之態菩薩年少時亦嘗以色身媚人者此中良窳辨之甚稔已微露肯留冰兒之心惟富翁舉動絕不類于常人無論若何首肯終必出以慎重故故濡滯其舉動細其聲音笑謂冰兒曰姑娘肯從老夫歸否老夫有果餌願啖姑娘冰兒迴轉其妙目環顧父母哀啼曰苟父母願撫我者我仍願依父母吾之愛果餌誠以爲不如父母之愈可愛也環觀之人不諒冰兒心乃羣起瞋責冰兒曰是女太慾直宜汝父之欲殺汝也菩薩不妄救人今忽拔汝于火坑中豈曰果餌直甘露而已冰兒無語姚菩薩乃邀路翁夫婦及諸鄉人于家簽字畫押若售冰兒者然其實路翁夫婦並未得錙銖而約中已載有身價五十千之字樣不如是者姚菩薩絕不肯以辛苦所獲之稻麥參此已能飲食之雛姬也

費麗娥者樂昌縣人甫二十一齡遂成寡鴨貌修媚無以爲活乃以針黹傭于姚菩薩家與姚菩薩之曹姨最契曹姨恩待之若己妹金玉依麗娥膝下亦猶小狸之依其母前數年姚菩薩往往挑以游詞麗娥拒之甚厲菩薩雖未能染指然而情芽已茁當拈花微笑時亦另假以詞色不以傭媼視也冰兒來歸姚菩薩遂舉以付麗娥默使之女冰兒也者麗娥悉冰兒身世竊薄其父母而又觸自家年來之感遂擁冰兒于懷照拂而愛憐之曹姨亦微笑語菩薩意謂菩薩收留此女定別有會心殆將以耦金玉耶菩薩笑

麗娥亦笑。

金玉貌如滿月，齒貝而目，漆髮娟娟，覆至眉際，遍身裹以綾絹，僕婦羣相擁護，不敢使金玉稍有蹉跌。苟有蹉跌者，菩薩則必逐之。僕婢爲瞰飯來，何敢逆主人故知僕婢之所以媚主人者，悉媚金錢而已，非眞有愛于主人也。然金玉年雖幼稚，而性則驕戾，見諸僕婢咸詬其不潔，不願隨僕婢嬉，及見冰兒若舊相識，出小手握冰兒絮語，與旁人見之竊讚嘆以爲一對小鴛鴦，殆天作之合者也。

顧冰兒自入姚菩薩家日夕，以眼淚洗面，其瑟縮之狀轉不能令人愛，而使人恨其對金玉尤別具心理。意謂世間佳兒皆我之仇敵，我家寶官即其一也。今不幸而又遇金玉，殆我命宮磨竭，處處相逼而來。故金玉愈近而冰兒愈遠。曹姨先猶愛憐茲，則覺冰兒果非良女。其父之蠻橫，殆不爲過。故曹姨之眼青，至是乃白。惟麗娥于燈前絮語，往往慰以溫語，謂孤高爲自殺之媒，彼世間圓滑之夫，乃得享庸庸厚福。非天故純此而伸彼也。善氣迎人黠者，得以利用之，雖置人于死而人不恨，苟無往不自愛，卽終持見好于人之心，而人亦避之若蛇蝎矣。今汝即抱有無限委屈，甯不能強一副僞面目以與世周旋耶！噫！麗娥此言可謂工于媚世者，然而持此以教知識，甫開之一好女子，豈得謂爲善育？惟其愛之深，遂不覺言之激耳。幸冰兒稟賦克自堅定，初不爲麗娥所動搖，含悲茹恨，棲遲于姚菩薩家者忽忽五年。（未完）

第

四

期

花間致語

王小蘭

秦淮水榭近以王家爲冠冕。那琊多才。幾有盈脫之譽。小蘭尤最著者也。惜抱璞自珍。罕有知者。六一生聞而憐之。爲製豔秋詞三十闋。風懷露約。半屬寓言。蘭吐屬極風雅。一日蘭妹穉蘭朝眠未起。其小弱妹扣門請入。穉蘭不卽應。蘭適過之。曰。此爲十扣柴扉。九不開也。穉蘭行九而妹行十。聞者絕倒。

趙艾齡

艾齡姓趙。吳人家。臨桃葉渡頭。莊妍靜雅。近今罕儷。嘗私慕葦舟太史。欲彷清娛隨龍門故事。自媒於太史。太史未之許也。陳阿蓮爲汝南公子之紫雲。公子屢挾之過姪。彼此心許。或爲戲作小傳。有郎爲六月之蓮妾。是三年之艾。云云。後不知所往。

第七回 游俠客笑翻游俠傳 傷心人哭訴傷心史

却說第四回中說的宋依翁一段歷史。做書人一口說不得兩面話。許多時不提起了。如今且把他接續下去。原來倪老先生送了孫夢樓出去。接着就是汪知非。匆匆來訪。倪老先生忙問事情怎樣了。知非道。再也不要說起。你想依翁沒有閒事時。總算是博施濟衆的了。誰知今日去請他一班要好的人出來。帮忙。東求東。不應西求西。不是說依翁自取其禍。就說素來不問世事。有兩個還怪。多言勸我不要連累了自己。咳。世風不古。一至於此。真真嘆。只是像依翁這樣的人。難道就聽其含冤不白。淪廢終身。麼。先生古道俠腸。我素來最所佩服。料必有高明之見。所以特特趕來請教。倪老先生聽了這一番話。也不免感慨出來。就問知非道。你現在想怎樣辦法呢。知非道。上海一面是絕望的了我的意思。想到北京去。替依翁運動。只是川資無着。是一層問題。到了北京。運動有了效果。這筆運動費。不知依翁家屬肯出不肯出。又是一層問題。所以尙在此躊躇滿志。倪老先生道。川資一層。我還可以擔任。至於運動有效。有些費用。依翁家屬豈有不答應之理。放着活路不走。倒去走死路。我想依翁家屬也不至這般。獸知非道如此。甚好。今晚招商局新銘輪船啓碇。我就動身。說畢。同倪老先生附耳密談了許多時候。借了二百塊洋錢。川資又匆匆的去了。過了幾天。就有信來說。是與都中要人接洽。非但冤獄可以平反。并且還可量才擢用。只是運動費。非在萬金左右不可。至少亦須五六千元。望速與其家談妥。一有眉目。即須電匯機。

會難得萬勿錯過。云云。倪老先生連忙將此信送給宋太太閱看。差人回來說昨日也接了知非來信。一切均已曉得。准照信辦理便了。又停了幾天。宋太太就接着知非來電。電文是說事已達到目的。速匯六千兩。勿遲。宋太太看了這封電報。又是喜歡。又是懊惱。喜的是依翁可以回復自由。懊惱的是無端失了六千兩的鉅款。只是事已如此。也說不得。再學守財奴人輕財重趕着坐了車子到倪老先生處商量。滙款辦法。倪老先生自然一力贊成。先擬了一個覆電。然後再從相熟的莊家。將銀子如數滙去。那知從此以後杳無信息。非但依翁出獄的事情變成幻夢。連知非也做了無聲無臭。宋太太急得似熱鍋上的螞蟻。今日電報明日快信。可是只有去的沒有來的。轉眼一兩個月。曉得這件事有些蹊蹺。常常到倪老先生家去打聽。那裏打聽得出來。後來好容易聽見知非回來了。連忙前去詰問。反被知非搶白了一場。說是運動本已成熟。誰知事到通天。檢查案卷。依翁犯罪緣由竟是證據確鑿的。既然罪有應得。我也無可想法。常言道。王子犯法庶人同罪。朝廷法律誰敢去道一不字。至於六千兩的銀子。都被我一班接洽的人用去。我分文不曾用到。白白走了一趟。總算對得起依翁。好在依翁既然營私舞弊。百十萬家私。總是有。的也不必計較。這些些的小款。說罷。搭趣着的出去了。宋太太氣得哭不出聲。一腔憤氣無可發洩。又去請教倪老先生。倪老先生道。看着罷哩。現在他是曉得這件事不能出官。無論怎樣。你奈何他不得。所以敢於明目張膽的做去。只是手段未免太辣了些。騙了六千兩銀子。屁也沒有放一個。還滿嘴假仁假義。這算是游俠傳中那一派呢。不要給果報我們看就好。了說畢。又安慰了宋太太一番。宋太太商議了半天。也覺得無可奈何。就忍着一肚皮的怒氣回去了。後來倪老先生細細調查。方纔曉得汪知非在北

京又騙上一個姓蕭的浙江人。這位蕭君富有的財產。光復時也會在本地辦個財政。不知如何帶了數萬金到北京承辦一個公司。弄得一敗塗地。幸虧天恩高厚賞了他一個陸軍上校。逗留京師。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忽然遇見汪知非。情投意合。傾蓋訂交。知非又大吹法螺。說於上海商界如何熟悉兩個人。就一同到了上海。合股開了一個公司。其實知非那裏有這些資本。就算有些也無非是宋太太送與他的。六千兩罷哩。所以回到上海。連倪老先生處也不敢去。恐怕要問他討三百元的川資。這信蕭先生那裏曉得這些內容。自己做了摃欵的夥計。倒讓汪知非做了出名的老班。他還欣欣然得意呢。倪老先生聽了這個報告。想著知非從前借著俠義的美名。騙了宋太太。現在又設法來騙姓蕭的賈寶玉說的祿蠹。這種人正可謂之商蠹。正在感嘆的時候。忽見家人們喊喊喳喳的說論起來。說是隣舍的顧家奶奶死了。好端端的一個人。又沒有什麼三病六痛。怎麼就會去世呢。停了一會。又聽見大家說顧家奶奶活過來了。倪老先生聽了。也不以為意。又過了幾天。這位顧家奶奶來訪倪老先生的如夫人秋麪閣。方纔把這件事談個水落石出。原來他們做了幾個月的隣舍。本來是常常往來的。顧家奶奶又是大家閨秀出身。秋麪閣與他很說得來。所以甚為親密。顧家奶奶的母家姓高。父親做了幾任知府。清門望族。一鄉推爲祭酒。生平只有一女。當作兒子看待。一般的攻書上學。到了標梅待嫁的時候。這位知府公一定要擇一個品學兼優的才子。方肯將女兒嫁他。或是門第低微。或是家况清寒。倒都不在乎。此知府公的意思。自然以爲人有了才學。必不至貧賤終身。若是有了有貞之才。沒有無貞之才。銅山金穴。也有傾倒之時。是萬萬靠不住的。那知因此一念。翻上了他人的當。後悔來不迭呢。當時這個風聲一傳出去。一位黃堂。

期 四 錄

太守的千金小姐又是才貌雙全那個不想來當這禁臠也不知引動了多少窮措大前來說媒作合可是運氣不好知府公偏看中了這位顧君顧君生得一足微跛又是其貌不揚只是胸中才學著實來得詩文詞賦皆從實地做起考據之學竟是一無二此外又最考究小學他說現在的人連字都不識常常要寫別字出來這句話雖然過分也可見得顧君自命不凡知府公早曉得他的大名又看見他做了第一部人鑑是說做人的道理的句句格言竟比宋人語錄還要精采許多知府公一想這種人纔可稱品學兼優就把這部書做了婚姻的媒介把自己一個粉雕玉琢的女兒嫁了與他連聘禮一些不要成婚之後方纔曉得顧君竟是家徒壁立知府公也並不介懷常常勸導女兒不要怨命女婿有了這種本事將來一舉成名前程正未可限量呢一面還替顧君荐了幾個館地爲目前糊口地步不多幾時知府公就去世了顧君在家鄉覺著英雄無用武之地就同夫人商量到上海謀事做了一個女學堂的國文教員學生中有一位叫做陳不滓的說是勾欄中人後來厭棄風塵脫了青樓名藉發憤讀書人品非凡漂亮性質也極其聰穎不知如何與這位顧先生有了特別的感情一堂師弟變爲同舍夫妻租了一所小房子雙飛雙宿這也不在話下但是女學堂教員所入幾何平空有了兩個門戶的開銷越發周轉不靈幸虧知府公的女兒深明大義常常拿出體己的錢來貼補得以支持過去那知這位顧先生不以爲德反要恩將仇報他同陳不滓早有了嫁娶之約一想梅雪爭春莫能兩大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把知府公的女兒結果了罷心上懷著這個主意每日的言語動作不免失其常度露些破綻出來陳不滓是何等樣人見毛變色早已窺透九分就用言語去盤詰他顧先生欲蓋彌彰連這一分也在無心中漏出

陳不溼却也胸有成竹等到顧先生與一位賣春藥的醫生商量停妥製好了一瓶毒藥拿到家中騙知府公女兒喫了接著陳不溼也就趕到家中看見知府公女兒已經中毒奄奄待斃連忙請了醫生前來灌救竟把一縷香魂重新扶起知府公的女兒昏昏沉沉的也不曉得什麼陳不溼竟叫人尋到了顧先生當著衆人大罵一場說是衣冠禽獸既然會毒害糟糠之妻焉知他日不會毒我空有了滿腹才華竟是有文無行的我陳不溼有眼無珠枉結識了你這樣一個薄倖郎說罷揚長而去從此就與顧先生絕交這就是倪老先生家的家人紛紛談論顧家奶奶忽死忽活的一段歷史知府公的女兒養了好幾天方纔復元後來把此事告訴秋庭閣時想著遇人不淑自己不知作何結局不免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秋庭閣勸慰了多時方纔含淚而別倪老先生聽了不免又添了一番感慨想著汪知非以義俠文其奸詐已屬生面別開不想顧先生還能借道學的美名做出這樣寡廉鮮恥的事情現在的世道人心真正可謂每况愈下了正是閒來漫看秋雲薄薄到人情更不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腰纏十萬三月鶯花 手詔九重一天雨露

却說上回書說的顧君自從毒害髮妻那件事發生之後平日道學的名譽一掃而光自己也覺得無顏再在上海學界廝混他有一個表弟姓戴名叫鴻治聽說近日在北京結識了一位天潢貴胄著實得意就連夜搭了輪船投奔姓戴的去了做書的人如今且擋下顧君把這位姓戴的歷史表述一番原來這位姓戴的父親是個兩榜出身在山東做了幾十年州縣凡是著名好缺濰縣哩膠州哩他都做過幾任實缺論他的資格早可以陞遷了督撫雖然無分藩臬方面唾手可得他却得了州縣的好處情願做個

百里侯不願再爲九州牧。山東地皮不知被他刮了多少。到得告老還家，宦囊充物，足足有了百萬左右。總算是一帆風順的了。只是年屆望七，嗣續尙虛。雖然問他二房，嗣了一個兒子，究竟不是自己的親生骨肉。未免有伯道之嗟。在山東時，本已納了一個妾。回家數年，忽然枯楊生稊。一索得男，就樂到無可如何。當作一件無價的寶貝一般，錦衣玉食，日費萬錢。恨不得這個兒子立刻長成，接續他的家業。誰知不到四五年的功夫，他自己就赴極樂世界去了。遺下了寵妾少子，家中鬧得一團糟。說來說去，總怕人奪他的家。當後來好容易把二房的嗣子取消，承繼名目纔算相安無事。光陰迅速，一霎過了十餘年。這位膠州公嫡嫡親親的令公郎，已經二十歲在頭上了。長得一表人材，借著到上海求學的名目，却專在堂子裏面考究學問。年紀雖然不大，戴老大的三個字却已占了天字第一號的交椅。妓院中人沒有一個不曉得他的仗着他老子的遺產，箕裘弓冶克守家風。他老子既然是做官發財，自己也就想運動一個前程。有一年帶了十萬金入都謀幹，住在會館裏面。少年貴介初入京華，什麼事都不曉得。終日不過在八大胡同尋花問柳。他本來是個中斷輪老手，嘶混了一個多月，就與南班中一個妓女，叫紅橋小榭的，有了婚嫁之約。堂中裏人認得的是銅臭鵝兒愛鈔姐兒愛俏話。雖如此，姐兒的勢力究竟敵不過搗亂的。那知這位戴公子竟有催眠術的作用，能够使紅橋小榭死心蹋地。一定的要跟他掌班的問戴公子索價。五千戴公子一文也不答應。紅橋小榭却尋死作活起來。客也不接，妝也不理。終日撤嬌撒嬾，嚷着堂子裏面，原是一個活地獄。只有進去的沒有出來的。既然你要坑害好人，阻止從良，我就先死給你看罷。一鬧數天掌班的弄得没法，祇得反去央求與戴公子同來吃酒的狎客出來調停。好容易做好做歹，叫

戴公子出了五百塊錢將紅橋小榭領去。紅橋小榭本是都中第一個紅先生不要說金珠首飾足有數萬金就是衣服一項歷年也做了數千金左右。戴公子總算做了一樁一本萬利的好生意誰知時來運來後來升官發財的好機會也都在這紅橋小榭身上呢。前清末造政治廢弛無論王公大臣都逃不了在八大胡同行走尤以親貴子弟爲最甚他們少不更事又是生長天家鐘鳴鼎食國計民生都不在念平日所交往的無非鑽營奔競的小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與之同化我上文說的那位天潢貴胄也記不清楚他是個貝子貝勒橫豎總是龍子龍孫罷了他在都中是第一個嫖界大王後來忽然羨慕南中名勝就借著調查實業的名目輕裝南下到了上海一住數月什麼事都不會調查祇有四馬路一帶的堂子清和坊哩迎春坊哩被他調查個確確實實閉著眼都背得出來祇是他看慣了又不免觸念前情翻覺得南都金粉不如北地胭脂就浩然賦歸來辭到得都中先去尋訪幾個舊相知他從前最要好的就是紅橋小榭一聽已經嫁了人就老大不自在一罐子的醋醞釀得濃郁郁的要想覓個古押衛替自己出口氣他有了這個意思不免對人說出戴老大是以色爲命的人雖然納了紅橋小榭仍舊天天混在堂子裏聽了這個信息官星發動忽然觸機起來連忙去親近這位親貴脣肩詔笑拍馬吹牛那消三次五次早已把這位親貴玩弄於股掌之上一方面與紅橋小榭訂了閨中的協約雙方同意擇吉日把個紅橋小榭靜悄悄的送到親貴府上在親貴呢雲英已嫁居然重搗瓊漿在戴老大呢牀頭提刀依舊貯之外府在紅橋小榭呢蕭郎陌路原可常入候門這件事總算弄得三面稱心人人得意戴老大另外還送了一筆大大的賀禮加以日日趕着親貴酬應不到三個月的時候帶進去的十萬金差

不。多。消。歸。烏。有。却。喜。運。動。的。的。也。將。次。成。熟。外。面。有。了。老。大。自。己。的。請。託。裏。面。有。了。紅。橋。小。樹。的。枕。頭。官。司。那。位。親。貴。自。然。也。出。了。十。二。分。的。力。量。替。他。謀。幹。不。多。幾。時。上。諭。下。來。湖。南。某。某。道。着。戴。某。補。授。這。個。道。缺。是。湖。南。通。省。第。一。個。肥。缺。別。人。化。了。無。數。的。金。錢。走。了。無。數。的。門。路。也。不。得。到。手。那。知。戴。老。大。只。消。用。一。個。美。人。計。化。了。數。萬。金。便。連。捐。納。得。缺。的。費。用。種。種。包。括。在。內。而。且。少。年。顯。宦。裘。馬。翩。翩。那。個。不。艷。羨。他。呢。得。信。之。後。趕。着。謝。恩。請。訓。擇。日。出。都。不。多。幾。日。又。已。到。了。上。海。這。番。與。前。次。不。同。人。人。曉。得。他。是。個。簇。簇。新。新。的。觀。察。公。相。識。的。自。然。要。巴。給。他。不。相。識。的。也。要。設。法。拉。籠。戴。老。大。就。樂。其。所。哉。揀。個。要。好。的。倌。人。家。內。做。了。一。個。行。臺。朝。於。斯。夕。於。斯。會。賓。客。於。斯。花。天。酒。地。紙。醉。金。迷。連。蒞。新。的。事。丟。在。九。霄。雲。外。仗。着。年。富。力。强。又。是。青。雲。得。意。不。免。任。情。斬。喪。那。知。花。柳。微。蟲。乘。虛。而。入。忽。然。患。病。起。來。請。醫。服。藥。總。是。不。得。痊。癒。限。期。滿。了。設。法。請。假。後。來。接。了。都。中。的。信。說。再。不。到。任。不。要。自。悞。無。可。如。何。祇。得。扶。病。到。省。勉。強。見。了。上。峯。再。託。人。從。中。轉。圖。暫。行。告。個。病。假。仍。舊。不。能。接。印。所。以。那。位。顧。先。生。趕。到。都。中。又。跟。到。

上。海。又。跟。到。湖。南。風。塵。奔。走。勞。碌。了。三。個。多。月。尚。未。有。什。麼。差。委。祇。好。學。個。癡。漢。等。婆。娘。癡。等。便。了。正。是。天。涯。作。客。誰。憐。范。叔。之。寒。富。貴。逼。人。無。奈。病。魔。作。祟。究。竟。戴。老。大。曾。否。到。任。接。印。顧。先。生。是。否。慕。遊。湖。南。下。文。自。見。分。曉。

(未完)

傳

奇

書
心芝

本誌月刊一冊按期出版愛讀 諸君請查照下列簡章填寫定單寄交上海本社總發行所當照定單按期郵寄不悞

雙星雜誌社啟

定單
姓 名 號 住 省 縣 冊 冊
自第 年第 號起至第 號止共計洋 元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照奉請卽收入將收據 張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卽請按期照寄爲要

中華民國四年 月 日

紅樓夢散套

第六齣 劍會

貼道裝背劍上

(北中) (石榴花) 青萍斷送綠窓魂。倒惹得警幻笑癡人。心期虛盼好良姻。那知道鴛盟未穩劍聘非真。
 一似路人硬向蕭郎近。枉關情這鏡裏夫君只落得他撫棺淚雨粘紅粉。聲聲道害了貞烈小釵裙。
 因癡惹恨早輕生。留得人傳烈女名。還待引他超苦海。休言入道便無情。我尤三姐是也。生長綺羅恥。隨統綺性成霜月。托意湘蓮誰。
 道十年待字閨中真是五載望夫山。上不料他誤聽赤舌謠。謬認做墻花路柳。笑我熱心遭他冷面。遂將閃電青鋒了却如花紅粉。
 那曉得夢未陽臺。名無陰府靈河纔到幻境。便知又承警幻片言。再動凌波數步。要引他撇了那未了年華。頓悟得易闌歲序。超出迷
 津可昇覺路。咳休笑我生旣癡死猶愛戀。想起前情。好不感憶也。

(道和) 五年來月夜花晨月夜花晨簾波不動掩朱門。閨黃昏對鍾薰耐盡了瀟瀟暮雨殘燈暈雙雙乳燕穿窓進看看二喬早自締朱陳。綢繆風月好情親。我黛常顰姊笑問道天台路漁郎引爲甚麼鎖藏蕤藏春。緊那知是待英才。虛合卷不學他鞋提金縷把香階印似這般惺惺相惜有情眞也抵得人面桃花。



荆石山民填詞

傳奇

多。丰。韻。芋。蘿。相。遇。心。盟。準。嘆。狂。夫。玉。石。難。分。言。語。遂。巡。謬。認。了。無。恥。淫。奔。猛。逗。起。(淚介) 填。胸。恨。霎。時。裏。一。腔。頸。血。向。劍。光。噴。

咳。方。纔。警。幻。仙。姑。何。等。導。引。這。些。往。事。我。也。不。必。憶。著。了。

(上小樓)只待剗斷情根拋除前恨撇下浮塵還提甚絲牽繡幕牘判氤氳任他小巫娥散雨雲逗的柳嬌梅褪我太虛仙獨拈花微晒。

就此駕上雲頭尋他去者(下)(小生佩劍上)

(呂南中)(急回紇)六州鑄錯尙何云尋春斷送好青春真個是花到手時偏不折璧從懷後轉生嗔(顧足介)我如此緣慳矣只分的寒衾孤枕了單身。

我柳湘蓮一時志短把一個絕色的剛烈人兒輕輕斷送了好不十分懊悔只得眼睜睜看他入殮痛哭一場辭了他們來此曠野稍

舒憂悶呀爲甚麼

(會河陽)一霎的心境迷離神思幽昏愁絲千縷亂紛紜(淚介)傷情(內作佩聲坐聽介)是那裏綵佩鏗鏘來到這漁汀蓼村(貼上)柳郎何不早尋歸著還向那裏去作甚麼(生回身見作驚呆介)呀是三姐都是我孤寒士無緣分(淚介)害卿遭薄倖把花軀殞如今且喜遇著了香魂願相做墓頂上鴛鴦穩。

(作拔劍欲刺貼扯住笑介)莫不是又疑我向你索命而來麼

(最高樓)我事如夢遠已無痕並不怨珠沉玉損也不要勝的畫圖省識消郎悶月下魂歸環珮冷

柳郎妾以癡情侍君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只得以死報此癡情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修注案中情鬼不忍相別故來一會

(小生)三姐呵。

(青玉案)你旣不似魏雲華借體諸秦晉。又不似唐文喻離香櫬便再世玉簫難定准。到不如雙鴻並冢英臺合殯勝似閃下我擔愁恨。

(貼)柳郎也不須悲悼了人世情緣。只如水泡易滅。你早修覺路。得上慈航便可久常相見了。(小生)三姐。你旣離塵證道。就帶我同步雲程罷。(貼)此時豈能便帶得你同去。

(鬪鵝鴨)我如今影珊珊步的梯雲袂飄飄駕的繪雲。雖則是一般兒雲鬢月鬢。可知道賴變了雲帔霞裙。怎和你絮悶悶雲期相訂。軟兜兜雲意相親。只盼你心靜浮雲悟法雲五雲香裏拜慈雲這纔得雲車同駕雲鶯同跨。(指劍介)就是此劍呵也得个會延津風雲陡趁。

柳郎當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回頭要早我去也。(小生扯介且揮袂作駕雲下生悶倒介外扮道士上)緩向丹臺餐玉李。且從綠野渡湘蓮。我渺渺真人是也。警幻囑我(指生介)度他入道。且待他醒來再處。(作捕虱介)(生醒介)想我怎麼到這座破廟來了。那邊有一個道士坐著。且去問他。(作向外介)請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外)連我也不知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小生呆想忽大聲介)喎。

(越恁好)嘆人生邯鄲一枕似邯鄲一枕悲歡處。總未眞又豈有繁華不謝。占定了萬千春。我柳湘蓮有此七尺之軀。妄想建些功業。今日裏寸心灰矣。片刻裏相逢笑。欣怨分離慨。呻苦咽酸吞。(作揮劍斷髮介)也只須把煩惱絲絲斬盡。

(外起介)可喜可喜。柳郎早悟了也。

(尾聲)俺好似岳陽樓上仙風趁恁便勝却三度城南姓柳人。柳郎呵俺與你認著柳宿光中尋他天路準。

第七齣 聯句

(旦上)

(足仙)(江兒水)碧落瑤蟾燦愁人獨自看待乘風跨鳳把靈娥盼問玉宇瓊樓可也孤寒慣(內吹笛介)聽數聲鈿笛驚霜雁猛逗起離情無限他們似庾亮風光我似做個登樓王粲

(雜旦上)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呀林姐姐想來你又在此觸景傷懷了(旦)雲妹妹你看方纔他們一家許多人老太太尙說不得齊全就是寶姐姐回去也有母女弟兄同樂令我不無增感耳(雜旦)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重我只恨琴妹妹他們訂下中秋聯詩玩月今日便棄了我們回去弄得社也散了倒是寶玉他們叔姪縱橫起來可是宋太祖說的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你看這

(玉連環)雪凝水鏡閒庭院忍教他塵暗棗丸硯滴乾好和你分箋揮翰量碧裁紅遺興消煩消煩詞追元白句配蘇韓較勝了彈絲品竹傳杯瓊

(旦)既如此就到回品館去休要負了你的豪興(雜旦)當日取這名色就有學問可道不落窠臼便見新鮮但這二字不大見用陸放翁用了四字還有人說他俗的豈不可笑(旦)論這兩個字麼古書內如神異經青苔賦畫記以及少陵樊川等集用的甚多這是那年我代寶玉擬下的(雜旦)我道苟非我輩中人用字怎有這般冶鍊姐姐你看這一派(行介)

(長拍)非霧非煙非霧非煙似烟似霧花影迷離紛散竹敲風動桂飄露冷好園亭無異仙山苔蘚綠花

斑。趁鞋弓微步。不管他羅袂生寒。勝似銀屏珠箔。金荷照迴身。顧影佩珊珊。好一片水月也。皺碧成紋多漫瀾。只少了瓜皮。一葉泛遍這曲曲汀灣。

要是我自己家裏就立刻要座船了。(旦)古人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我說這也罷了。(坐介)(雜旦)姐姐。我兩人都愛五言的。就聯他一首排律罷。可惜沒有帶的筆硯來。(旦)明日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雜旦)用甚麼韻呢。(旦)

(五月紅樓別玉人)(養供)且和你爭評月日韻帖詩牌。(作數欄杆介)巧借欄杆(雜旦)十三根是十三元子了(旦)只把那記事珠頻掐也不須洒墨與磨丹。我先起一句現成俗語罷。(吟介)三五中秋夕(雜旦)清遊擬上元。撒天箕斗燦(旦)匝地管絃繁。幾處狂飛璣(雜旦)有些意思了。(海棠)我詩情如夜鵠。三邊難安你休做出滿城風雨近重陽。教我忙避席任君譏訕。(旦)休虛贊是贅語浮詞。教人顏赧(雜旦吟介)誰家不啓軒。輕寒風剪剪(旦)對雖比我好只是不直了(雜旦)(紅娘)可知道險韻詩難怎便把寫景來刪(旦)到後頭倘沒有好的看。你羞也不羞(吟介)良夜景暗暗爭餅嘲黃髮(雜旦)吃餅是唐志上的。我也有丁(吟介)分瓜笑綠媛香榮新玉桂(旦)笑你趨異爭奇。把冷字翻到做了道家書光庭杜撰(雜旦)明日查書相對如何(旦吟介)色健茂金萱蠟燭輝瓊宴(雜旦)觥籌簇綺園。分曹尊一令(旦)射覆聽三宣。骰彩成紅點(雜旦起介)(雁過南樓)趁這心閒意閒向枯腸搜索多番。只要靈機變幻。怎道綠窗人懶休笑是吟哦太慢(吟介)傳花鼓盪。晴光搖院宇(旦)素彩接乾興賞罰無賓主(雜旦)吟詩有仲昆。構思時倚檻(旦)擬句或依門酒盡情猶在(雜旦)更闌樂已緩。漸聞笑語寂(旦)這底下一步難一步了(江頭)一句句一字字要推敲細檢。便八叉手七步才總是辛艱(吟介)空牋雪霜痕。階露朝菌(雜旦)這一句怎麼對(想介)那裏得漢珠楚璧同璀璨呀。辛能想出一個字來了(吟介)庭烟斂夕梧秋淵瀉石髓(旦笑介)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在後。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玉嬌)

枝)這奇情突出費遮闌須索要奇兵接戰陣連環也有了(吟介)風葉聚雲根寶婺情孤深(雜旦)銀蟾氣吐吞藥催雲免搗(旦仰只點頭介)人向廣寒奔犯斗邀牛女(雜旦)似敲金臺玉聲悠慢研鍊的了無虛泛(吟介)乘槎訪帝孫盈虛輪莫定(旦)晦朔魄空存壺漏聲將涸呀你看河中像有個人到黑影裏去敢是個鬼(雜旦作拋磚介)(旦)原來是隻仙鶴飛去了(雜旦)胎仙夢醒飛過秋灘(吟介)窗燈焰已昏寒塘渡鶴影(旦作驚介)這一句更好了這鶴真是助他的(餘音)好一個寒塘鶴影多清惋要對的他淒楚蒼涼增感嘆纔不是學步邯鄲

(作仰首尋思介)(雜旦)大家細想不然明日再聯亦可(旦作喜色介)有了冷月葬詩魂可對的過麼(雜旦)好句好句(貼扮妙玉上)兩位詩翁不可再聯下去了(旦雜妙)呀是妙公(貼)我聽他們吹的好笛就走到了這裏又聽你兩人聯句遂聽住了詩中佳句雖多只是過於頽敗酸楚夜漏已深快同到菴中吃杯茶去只怕雞聲將唱矣(旦)誰知道已到了這個時候了(雜旦)就此同去罷(行介)(貼)我來阻住你們的詩興呵

(豆葉黃)怕心聲成譏數運相關一般的掌珠閨秀怎禁得許多愁儂向雁堂同聽茶板消却心煩(雜旦)閣外的松濤飛捲和著那半聲鐘響(旦向雜旦)且和你寫上雲藍剪燭重看

(貼)到了請向裏邊錄了出來待我來續貂如何(旦笑介)正要請教這等一發好了(同下)

文
苑
函
神
正
隸

上海函授國文專科學校第四次招生

本校慨國學衰微斯文將喪創辦於癸丑之冬先在上海甯波路興仁里口六十三號設事務所試辦六月風動四方本校深懼名實之未符益謀進行故至甲寅季夏取銷事務所假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前競化女師範學校內成立校址續招新生一年以來從遊日衆成效昭然茲復遷移校舍粗具規模教授則添聘名家講義則改付鉛印藉以起衰救廢廣結文緣照本校章程本年下學校應行招考新生已近暑令轉瞬秋來摘錄簡章列於左方如願肄業從速報名至要

招考新生簡章

- (一)等級 (一)正科 (二)附科甲級 (三)附科乙級
- (二)教法 按月寄授講義讀本正科四次附科甲級三次乙級每學期扣足五個月評改文課
- (三)學科 正科經學國文小學詩學詞學(以上均可兼習下同)附科甲級分經學國文小學附科乙級經學國文
- (四)學費 正科每學期(即半年)十二元郵費一元附科甲級八元郵費同附科乙級五元郵費五角
- (五)報名 先投寄著作一篇繳證金二元由本校甄別取錄通知復隨繳學費方得肄業如欲免試驗肄業者須得本校教員及肄業生紹介否則一概不錄
- (六)畢業 正科附甲乙級各二年如肄業及一年者得給予修業證書詳細章程另可函索茲不載
- (七)開校 下學期準舊歷七月初十開校如報名在六月初十以前報名者得提前一月始業以便

學考

上海法界嵩山路
仁元里口八號 本校啓



文苑

雙

星

話

阿娜恨史序

通州白中壘

霧淞斂晨茶煙盪夕麝塵不消蠶絲獨緒羌龍骨之支離蛾眉於謠詠葉子中冷歎闕而入手示一編受而讀之何其悱惻而芬馨纏綿而哀艷耶嗟夫神洲傲擾英雄已無兒女之情造物不仁才子偏與美人爲厄翻盡鴛鴦譜牒原非如意之珠如何孔雀屏風不照同心之鏡千尋恨海精衛之所難堪一角情天媧皇之所未補覽此悽然可以怨矣京口有華山畿者名留樂府地傍金焦昔傳殉情今聞埋玉弔年年之寒食一樹紅梨望鬱鬱之宮斜二分明月過客摩挲碑碣相與欷歔曰此恨冢也一死一生可歌可泣顧或謂人間天上不交連理之枝柯鼓瑟吹笙別證有情之眷屬若夢媧生或者其就薄也乎不知留有用之身士豈非爲知己藉不刊之筆後將有感斯文中冷茲編猶生志也溯其榦書勵學羈拂知名看錦下之羊車爭誇仙骨舞堂前之象勺猶有童心本不知愁云胡有恨祇以門高王謝子弟自稱羅衣村號朱陳姻姪豈皆華膾一自秋蘋銀牘張翰初歸玉杵元霜雲英未嫁五百年冤業萍梗相遭九日春光歲蕤不鎖外家兄妹原無回避之猜嫌上元夫人爲問起居而再拜遂得朝朝暮暮我我卿卿雖語不及私而情原有屬弄梅騎竹況當嬉戲之年問字說詩致極唱詡之樂迺有少年同學作避席之深談始知遺世佳人遇傾城於一顧先是生之姑歸於某氏姑有女字曰阿娜元穀雙文戚鄙皆稱中表小姑三

妹隱詞每託伊人會值春燈迎來油璧揖厭則勝常互道簸錢而伺隙頻窺玲瓏之骰子拋時覆盆數宛轉之玉鈎送處隔坐溫磨灌萬朵之紅蕖不足方其妍麗擘千絲之碧藕未能寫其聰明中冷亦遂爲平視之劉楨裹裏之崔護焉姑夙矜藻鑑樂得英材待擲芹香始議嘉禮旣而橋門璧水催開及第之花金屋瑤臺將種合歡之草固以爲右軍佳客久踞胡牀溫蟠老奴早磨玉鏡信良媒之可託迨公子以同歸矣豈意蘭茝斯馨而蕭艾雜其潔鯢鵬欲化而魚鳥妬其高罡風吹墮夫華鬢羅雲蔽虧夫皓魄求全之毀荆棘叢於門庭罔極之讒妻菲甚於貝錦以生爲夷詬不節非千里之家駒以娜爲墨床無能豈雙栖之海燕人之多言伊可畏也母也天只謂之何哉宜其桐樹心孤金風易感楓林淚染玉露先摧誰憐馮女伶俜重照西湖之水幸謝王郎天壤留看北固之山乃省槐黃踏之期已鼎藥丹還之候璇璣罷織蘇蕙之思俱枯咳唾凝冰夜來之血將盡生填胸菟結舉趾僵僵誓從病榻以扶持甘任親闌之懼選娜聞而促之謂暫賡驪唱詎眞蒲柳先零倘竟阻鶻飛祇合參苓立屏詞堅若石心苦於冰於是生惆悵臨歧恩恩挾策過江名士莫吟其牢愁走馬王孫羣訝其局促迨至晷移一寸燭燼三條鈴語依稀似喚兒時小字枕函轉側枉牽子夜柔腸回思夢幻分明曾驚鏹羽應是鬼神來告不爽精誠秦淮之月子初圓石城之鐘聲已送輕催六鶴近鄉怯問來人留寄雙魚剖札應驚執友蓋其里巷停驂之際已見紙灰化蝶之時娜神早遊墟身將就木臨去之秋波轉未入懷之纖玉依然從前嬌喘輕顰悔疎領略到此千呼萬喚絕不聲麌已矣哉屬續淒涼真個香衾辜負添鑑黯闇權教花燭相看痛莫痛於生離慘莫慘兮死別浹辰未久竟饗風虐雨之頻加遏墜無知便入地生天而已晚嗚呼哀蟬落葉誅筆酸辛膾粉殘脂畫

圖省識縱或漢宮懷夢披帷如見延娟吳苑歸魂飄烟而來紫玉究何補人天之缺陷也哉夫神仙之說匪出儒經勿符錄之徵或排哀緒尋緣華無端下降示絮果與蘭同須菩提於意云何隔珊瑚枝與翠羽所以署題靈鵲欲通青鳥於蓬山感兆趾離已悟春婆於瘴海以云前定其信然耶方今漸瀆歐風凌夷周制世法平等拾天竺之唾餘戀愛自由假羅蘭爲口實不告父母誰爲蹇脩則如是生之與娜善病工愁發情止禮護草焉樹竟同非種之鋤女貞不彫各抱難言之隱茫茫終古飲恨何窮然而絕代仙姿不生白髮千秋薄命例屬紅顏彼夫金鹿云亡傳哀辭之絕調玉篇早世成緣會於他生歸忉利天雖斷三生之石傳文字海長留五色之花得中冷張之娜亦可雖死而不恨矣是以風詩三百欲刪好逑淑女之章請從世界大千留爲慧業友人之鑒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虞山楊濟隨庵

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者天下之妄人也道之真以養生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夫恣肆林泉漱滌萬物借以窮年而因以觀世者善養生者也然坎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困之積也不重則其載大遺也不任故必歷艱險犯天閼極顛沛頓踣而後能反璞而歸眞高子之爲詩是已余往年北游之京城時時見高子相與衡論當世蒿目而憂中國之患若甚不能釋者旣而高子罷議士歸余亦覶游違海而南歲月不居於茲一稔矣今得其書謂自崖而反竟能與世相忘於歌謠篇什之間近輯變雅樓三十年詩徵若干卷已藏讐事予其爲我序之余旣喜高子能通其變又喜數十年民情之大可見也

義不可以不文辭。夫靈府噓嘯其名爲言鬱爲音聲其麤爲謠其精爲詩。詩萬不同本乎衆竅應乎天籟而通乎時會。常人歌之以貢其俗。賢者賦之以見其志。智者采之以察其變。可以勸。可以懲。可以贊化。可以知得失。辨隆污。覘興亡。非徒上述應劉下陳鮑。謝考唐宋之原流。別元明之支派而已。若夫螟似一家。羈附一鄉。刻畫一體。而睨一方者。其自成也幾何。其不爲粃糠哉。太空之有雨暘也。星辰之有祲祥也。四時之有寒燠也。人之有憂傷歡樂也有感而然焉。有遘而然焉。有自也而然焉。躍如其不可遏。費如其不可抑焉。詩之變也亦若此已。昔者隋之文中子續詩著六代之俗變雅而爲化。變風而爲政。余常歎其旨之遠。惜其書之不傳。嘗欲推其意以刪拾近代之詩。卒卒未有所就。而高子乃今先得我心。其采集也不以類。不以地。不以私好。不以虛聲。其間有諷有刺。有哀有怨。有豔。凡茲三十年來。人心風俗所繫。得失所維。隆汚興衰之所禪。莫不闇然有車軌馬跡可尋蔚乎大哉輯此詩者。其知幾邪。其明於憂患之故邪。其艱難險阻相天闕。周知夫神姦之情狀。而鑄之鑑邪。傷乎譏乎。詳乎慮。通乎變而不失其宜。其志則自衛反魯之志也。其事則河汾休養之事也。嗣之詩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若是編者。可以祖於世矣。

期第四

詩

江山萬里樓詩

北游詩四十首癸丑

二十年中事。催人老大時。壯心曷有極。吾道不勝悲。烽火容安枕。江山似奕棋。暮雲生渤海。飄泊欲何之。北土非長策。依依去住難。忽看今夜月。應念故宮寒。塞草無風響。胡天帶雪寬。軍需天下動。何日靖樓蘭。

東吳楊鑑瑩雲史

雙星雜賦

北海森嚴地。先皇御極游。新詩出華省。春色動仙舟。殘雪餘宮樹。疏燈下苑樓。停車疾趨過。不敢暗抬頭。
官北城東路。王侯宅第高。閒門喬木在。別院踏歌豪。旼吏悲。新主香。嬪夢早。朝六街花月夜。無復玉驄驕。
避暑開元紀。彈詞天寶絃。離宮秋似水。殘月夜如年。南府聞吹笛。昭陽夢採蓮。行人牆外過。閑坐聽流泉。
在昔康熙盛。天威破膽寒。太平皇帝在。天下一家看。斧鉞三邊靖。車書萬國安。武功兼文德。貞觀再逢難。
在昔乾隆盛。昌期福至尊。江山開錦繡。花月醉乾坤。國計惟耕織。安居到犬豚。太平六十載。千古兩開元。
獨有章皇帝。英明今古無。雷霆生肘腋。珠玉在江湖。天下無奸吏。朝中盡讀書。至今猶股慄。安得殄頑夫。
溫泉三百里。車駕幸離宮。烽火阿房賦。旌旗瀉水功。鼎湖龍氣靜。鐘室蜡謀忠。六合煙塵靜。扶輿日再中。
失盡北山險。空還西域圖。建領容臥軒。燒鎖任長驅。陸賈歸裝贐。中行賣國奴。至今財產厚。瞞得子孫無。
海上春無極。宮中日似年。千秋王母節。十月小陽天。萬國傳開宴。千官賜坐船。南薰行樂事。應有史書傳。
勤政樓前事。蓬萊殿裏詩。自天題海屋。率土醉瑤池。水殿燈如月。宮梅雪滿枝。外疆多封奏。溫語退朝遲。
一言傾九鼎。萬骨沒三城。天下皆安枕。朝中忽用兵。睚眦悲宰相。意氣誤書生。從此中原事。千秋恨不平。
敲角鳴遼海。旌旗出大連。以前天下事。猶是中興年。孤注論功券。和戎敝賦錢。承平三十載。飛將盡鬚髯。
嘆息賢王歿。人亡梁木傾。聖明求賈誼。操切誤王荆。計相爭言利。清流不好名。十年書大事。筆秃意難平。
玉枕尊欒大安車。禮八公黃巾來。涿鹿胡騎下。盧龍城闕烟如蘿。關山月在弓。公卿誰報答。東市有三忠。
倉卒延秋騎。森嚴細柳營。人心灰未燼。天語淚隨聲。漢苑長楊古。唐宮太液平。前朝遺跡在。觸目九重驚。
北邙諸陵墓。周秦復漢唐。至今聞父老。間與說興亡。灞上屯兵甲。關中可帝王。豈無婁敬策。時代異高皇。

洛陽如錦繡。車蓋已明。北闕猶留守。東宮不象賢。子儀功再見。鼂錯事堪憐。一夕胡塵靖。平安萬里傳。
車駕返長安。威儀見漢官。五胡餘父老。九廟薦杯盤。麥飯思前事。緋魚復舊觀。景陽宮井在。落盡碧梧寒。
曉色滿妝樓。千山雨露收。朝陽明鳳瓦。春水洗龍舟。草氣南薰熱。花光北渚浮。宮嬪魚貫出。隨輦看飛流。
淮南仙去後。舊宅尙陂陀。舞馬迎天仗。歌鶯和玉珂。曉光雞埭滿。春色虎圈多。欲問宸游事。崢嶸歲月過。
八月涼風起。江頭萬馬趨。楚謠三戶在。晉氣二陵蕪。便欲公天下。非關問獨夫。夏廷傳子後。禪讓古今無。
大事去何易。安危容可圖。國人皆欲殺。家世有餘辜。激變誰元惡。搖枯誤鄙夫。此人如尙在。手刃莫須臾。
故壘從今過。孤舟異昔遊。紅妝調戰馬。白髮別耕牛。雪後西江月。樽前北固樓。艱難方寸地。幾度古人愁。
鐵戟悲塵土。銅駝感逝波。中原誰奠定。四海有謳歌。浩蕩從龍去。淒涼逐鹿多。歸心歷數在。天塹復如何。
關城催暮色。旅館思淒然。江靜夷歌起。城空野獵還。流民多似鳥。估客少於船。天意何時極。觀星不肯眠。
敝屣輕天下。豐碑重黨人。羣言推岳牧。僉曰廢君臣。天意衰炎漢。人心異暴秦。淋漓禪詔筆。寂寞屬車塵。
當時非始願。同室欲如何。蕭相圖書富。陳王蟬帳多。英雄皆酒色。桑梓寄干戈。王氣非甌越。何年帝趙佗。
不見妖星死。其如天網恢。黃金無寸土。碧血再燃灰。帳上紅妝醉。江頭白骨堆。鼓鼙出河隴。兒戲亦堪哀。
落日明如火。秋江淨似刀。幾人來躍馬。何處教吹簫。四將紅旗捷。孤城白骨高。至今征戰地。指點有漁樵。
百戰青山在。蕭條兩三村。樵人來寺殿。江燕入城門。野哭無家別。招魂有國恩。潯陽好風月。千帆悄無言。
七月王陳涉。逋逃有惡鄰。神奸誰鑄鼎。魑魅不逢人。將相原無種。榮名難及晨。覺來春已半。世運一沾衣。
北極聞吹角。中原尙枕戈。淒涼紫鬢客。嗚咽白狼河。積雪疑胡盡。春天入漢多。平沙三萬里。日落下明陀。

玉牒真龍種。天潢舊鶴班。漁樵迷漢姓。雞犬隔仙寰。祭器辭宮闈。歌筵入海山。沃州田不買。猶恐在人間。
大屋夜啼鳥。公卿走避胡。桃花秦姓少。松色漢官無。饑渴詩腸瘦。江河淚眼枯。淒涼見禾黍。不忍過殷墟。

玉蝶秋波動。金鼇秋露空。徒令好百姓。來弔故皇宮。夕殿燒香細。江蓮墜粉紅。當時三五夜。天步月明中。
殿鐸風猶響。雕牆日已斜。身經今昔事。眼看帝王家。一路生春草。千門閉落花。游人滿宮殿。無復後輪車。
離宮山下夕。人馬去遲遲。夜殿千門靜。秋河萬象移。繁螢明濕樹。暗鳥下高枝。擊鼓撞鐘起。猶疑待漏時。

北上贈別

失意誰相送。他鄉更自憐。大江秋樹外。落日戰場邊。斷岸疑無地。孤帆直上天。潮平舒枕席。夜夢計歸田。

金陵江岸夕望

殘陽餘故壘。一望一傷情。山氣晴雲熱。春潮細雨聲。遊人登壞塔。飛鳥出空營。百戰疲觀聽。干戈亦不驚。

春日遊小金山佛寺

春色滿山寺。日高雲暖池草深。曝書處。花熱脫衣時。幽鳥窺禪立。竹林人不知。談經忘久坐。未覺出門遲。

將赴南溟遲徊不果家居有感

疎懶非時器。艱難作客年。夕陽殘雪樹。春水大江船。遠路辱妻側。雄心老母前。眼中芳草綠。漸漸入胡天。

癸丑九月入都寄居李翼侯宅有感

薊門曙色見神州。日出雲開動馬頭。渤海東迴迎鳳闕。太行北起繞龍樓。空驚歲月催青史。大好山河盡。

素秋幾點。哀笳吹玉露。御園衰柳。令人愁。

忽聞天半起離宮。萬戶千門動曉鐘。王母樓居長駐蹕。昆明水戰欲無功。壺中清漏三山靜。殿裏仙官萬國通。一夜洞房紅藕冷。空令回首五更風。

乘來三百春秋遺念久。不堪異代翠華哀。

燕臺疎雨欲黃昏。路轉宮牆宿小園。喬木有天紅葉響。井闌無地碧梧痕。十年感舊聞吹角。萬里悲秋獨閉門。莫爲輕陰腸欲斷。江南搖落已銷魂。

金陵雪夜渡江

一宿金陵渡。江梅離酒香。月波光上下。雪嶺勢低昂。亂定思幽賞。詩雄入大荒。平生感踪跡。未必是清狂。

題南通徐澹廬梅花山館讀書圖

歸安朱祖謀古微

朔風吹香透重幕。如掌雪花噤饑鶴閉門。中有讀書聲。得地居然專一壑。我欲從之共歲寒。風鎖煮茗對琅環。山羅浮姑射。渾閒事。心在東風浩蕩邊。

九十六 鏹瓶詩

瓶銅質重五斤餘。高可一尺口徑六寸繞身皆鏹若垂珞若披甲。有審爲元明時製初求沽於西商商

病其足少陷斲。價未成余加兩倍遂歸余時乙卯三月二十七日

萬有供飽吞大哉。賈胡腹一物以缺全翻然入我目。奇於索耳鑪。古擬絃頭筑頸長口不守。軀短膽能蓄。

何年脫臭胎。斑斑紅間綠。連環十二行。非金更非玉。有如冰海珠。數之九十六。張家譜參看。袁家史百讀。雖無一字銘。元氣自旁礴。春窗位置宜香水。三薰沐插以貝多枝。不管花開落。法器日銷沉。區區抱瓶鉢。

潤響時一聞。心地活潑潑。

無錫紀遊竹枝詞

雙

澹廬

北塘燈上畫船開。水草山花到處栽。泉味自清人自濁。更無蘇蔡鬥茶來。
聽松聽水兩冷然。白足無僧可問禪。補壁欲呼王友石。四圖灰燼竹爐邊。
何物黃婆領一墩。無爭無讓水渾渾。此遊悅忽如歸夢重。叩鷗波舫外門。
此墩形勢風景絕似吾鄉城南濠中之鷗波舫。

竹爐山房
黃婆墩

星

詞

鵲牋詞

減字木蘭花

雜

題南通徐澹廬梅花山館讀書圖

紫琅山畔山色窺簾閒。不捲紅袖香溫疏影橫。斜月到門春風筆底細。嚼梅花熟矣。我亦天涯老樹秋根苦憶家。

尊農

浣溪紗
文苑

文苑

一〇

題雲間宋夢仙女士遺畫爲許幻園賦

半臂吳綾禁曉寒。玉樓殘夢最難圓。好嬉倒印淚闌干。

慧業都從天上種。愁痕還向畫中看。爲伊惆悵

寫銀紈。(幻園將彙錄題詞付印)

堅士

史

顯 蘭
腦

精製國貨信箋

吾國自開港通商外人之牟我利者月異日新無孔不入我國人厭故喜新爭購恐後半絲之縷一紙之微靡不用之漏卮既多財源漸竭此根本之大憂也鄙人心切挽回苦無才力今以華產原料精製各種信箋信封定價悉照成本不敢謀絲毫之利惟冀源源暢銷聊以杜涓涓云爾價目列右

譯　　出　　著　　名

本讀文

是書爲南洋大學畢業生 倪灝
森先生編譯共上下二集都七

林先生編著其上二集都一
十餘課內容概分（一）簡易故事
（二）名人小史（三）短篇寓言（四）
紀異及（五）科學叢談等項每課之
首按英文讀本體列臚列課中應用

繫要字句及各種難於記憶之字句各附英文詳註課尾更綴英文繙釋將全課各節逐字譯出以便讀者翻閱凡英文學有根底者均能無師自通五課之後間有日用必須之會話一節讀者攻習之餘可藉此操練德語並資溫埋每集之終並附有辭典彙列各註英文釋語故讀者雖無字典亦能隨時翻閱儻有願以善價

典亦能隨時翻閱，儻有願以善價
購讓，俾將付梓行世者，幸
即移玉本社面議，可也。

小說叢報社發行所啓

波羅奢館獲野錄

洪金田軼事

涇縣胡世琛寄座

野史



古昔帝皇崛起必假讖緯符瑞之說以愚人。歷史所紀無代無之。而洪秀全亦利用此術。當洪微時出入遇神廟必點頭。若與神爲禮者然。或怪而問之。則曰神見吾必起立。吾還禮也。人大驚異目爲非常人。由此以觀。則洪之蓄志愚人使以爲己輔者。蓋已久矣。厥後倡天父天兄之說。遂一唱而百和也。

清初人談西洋事之可笑

清初士大夫不知外國情形。偶有見聞。非目爲妖物。卽臆爲推測。如徐嵐遜齋偶筆所記。尤爲可笑。其文略云。雍正四年余在中舍。西洋意達里亞國入貢。比遣歸繕給勅諭。前列清漢楷書。後幅另譯出西洋字。令欽天監監正西洋人戴某書之。字無橫筆。皆直豎。或斜飛。上參差而下平。如截。酷似橫幅所畫遠洲蘆葦。亦不能分別幾筆爲一字也。卷首有一字如勞蘭葉。而摹作螺紋。大倍諸字。余心疑爲天字。問之果然。按徐氏酷似蘆葦諸語。形容西洋字甚肖。所謂卷首一字如勞蘭葉者。必草書T字也。想徐氏以其冠于諸字之首。又大倍于諸字。遂疑爲天字。其音又適相近。故宜問之果然。徐氏此時未嘗不自許爲通西書。

也亦可笑矣。

顧橫波軼事

方望溪記黃石齋逸事云。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于禮法。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于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裹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睡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文中所言。顧氏未詳其名。頃閱近人邱菽園贊談。記顧橫波事。中有橫波詞。史自接黃石齋先生後。有感于中。志決從良之語。據此望溪所記。顧氏卽橫波也。惟此事未見他紀載。不知菽園何所本。

庚子七月王文紹之家書

光緒庚子七月間。王文紹曾有家書。歷敘拳匪肇亂兩宮西狩事。爲錄之於此。可見當時之狼狽焉。書云。七月十二三日。裕帥由北倉兵敗。退駐楊村。又退至蔡村。裕帥以手鎗自盡。李鑑帥十四日抵河西所統張陳二軍。不戰自潰。鑑帥服毒自盡。洋兵進逼通州。十六日。卽有西巡之旨。因車輛未齊。遲遲未行。至十九日夜。城外火砲隆隆不絕。二十日早。本宅喜雀胡同一帶。砲聲尤甚。砲子如雨下。忽傳天安門及西長安門已經失守。然不能得眞消息。我在內直宿未歸。禁門已嚴閉不得出入。至二十一日早七下鑑。我坐

小轎進內。始知兩宮已于黎明出城矣。我上日卽二十日共召見五次。至亥刻見面。僅剛趙二人。太后云。只賜汝等三人在此。其餘均各回家。舍我母子二人不管。汝三人務須隨駕同行。并諭我汝年紀太大。尙要汝吃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隨後趕來。剛趙二人素能騎馬。務必隨駕同行等諭。我覆奏云。臣必趕來。皇上亦云。汝必要來。云云。至夜半見面。猶說不即走。豈知甫及天明。兩宮已倉皇出宮。狼狽情形。不堪言狀。兩宮均便衣。與庶民一樣。是日我進內。因後門東華門均不開。不能回宅。并知兩宮聖駕出德勝門。我遂于巳刻衝出後門。至靈鷲寺中小住。廟在安定德勝門之間。廖仲山向住此。而廟中和尙怕極。因洋兵進城。逢廟必燒。因廟中皆設義和拳也。至時安定及德勝門上城均有洋兵來往放鎗。街上亦有洋兵。和尚萬不肯留。不得已暫避隔壁韓姓家。(自註內務府庫役旗人)我與汝兄用木板從牆上度過。車夫轎夫各自逃命。至下午。探聞西直門尙開放。可以行走。我將車馬一切一概丟下。只帶銀錢。并隨身替換衣服。各人用小包裹。背在身上。候至天昏。裝作生意人。一并混出來。由德勝門什剝海一帶行走。行近憂憂胡同。天復下雨。我短衣步行尙好。乃至景宅借住一宵。其時城內鎗礮之聲已停。但見後門外火光通宵不斷而已。至寅初。探知西直門已開。洋兵未來。華兵已逃。無人盤問。逃難之人不少。我本擬坐車出城。因沿途兵勇搶車搶牲口。故先將車馬飭王弁先押出城。幾被搶去。我與汝兄仍均短衣步行。出西直門。至大橋外。始坐轎車。汝兄騎驃。所帶僅十有六人。均步至海甸。飯店已閉。勉強一飯。飯後即行。二十二日行七十里。至貫石住。二十三行四十里。至居庸關住。二十四行八十里。至懷來縣住。始知兩宮先於二十三日到此。駐蹕一日。故能就此趕到。卽見兩宮。二十五日起行。隨駕同行五十里。至沙城住。二十六日行四十

里。至鷄鳴驛住。二十七日行六十里。至宣化府住。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休息三天。擬初一起驛往山西大同。至山西省。大約須八月中旬秋後也。共一千里路。此次出京。危險已極。沿途居民鋪戶。均被前敵潰兵以隨駕爲名。其時駕尙未到。紛紛要行搶劫。至室室皆空。及兩宮駐驛之時。萬乘千騎。強買強取。更不待言。迨兩宮既過以後。則靡有子遺矣。我出京後。沿途無店可住。無物可買。只拾得兵勇揃剩之小米子。均在地土狼藉。自用火柴煮餌。聊以充饑而已。然猶幸毫無所帶。得免於難。不然與潰兵一路相處。渾身兇器。千百成羣。一同行走。未有不遭害者。我與汝兄託賴天地祖宗庇佑。得脫此難。此後隨駕同走。沿途有地方辦差供應。不致如前步行拾小米子煮飯之苦。我與汝兄身體甚健。家中勿念。兩宮自京啟驛情形。所謂天子蒙塵。從古未有之慘。可痛已極。兩宮均坐車七十里。至貫石始有光裕駝。行孝敬駝轎三乘。皇上與倫貝子同一乘。至懷來縣。縣尹備大轎一頂。宣化府又備四頂。兩宮皇后大阿哥始均有轎坐。太后身穿粗藍夏布衫。亦不梳頭。皇上穿黑紗長衫。黑帶灰色戰裙兩條。鋪蓋行李。一概未帶。出京三日。均睡火炕。無被褥。無替換衣服。亦無飯吃。吃小米粥。此從古未有之慘。可憐之至。竟有不忍言者。(中略)余部郎啓元隨行日記云。二十一日早。兩宮倉皇出走。二十二日一天未有飯吃。只吃鷄子兩枚。行至山西某縣。縣官預備行宮。一時失檢。內停棺柩兩具。峯中丞飛騎回奏。太后云。可移則移之。否則以布幔遮之可也。

(下略)

雜

俎

鵝脣徵詞

夾竹桃 杜鵑花

第四期 雙星贈券

舊籍名人畫冊

豐禪第一次徵求詩鐘

蟹蝶 紫鶴 分詠格

收卷期 陰歷五月十五止 贈品 同前

寒山徵對

蝴蝶夢迷蝴蝶草 夕陽紅鴉舅

凡將此券裁下滿六期者

可至本社換取畫幅一張

不取分文

本社現欲徵求封面畫稿不論美人風景花鳥以能切合雙星二字
者為限大小照本雜誌封面應徵者請於陰歷六月初一以前寄交
本社即於第六期中發表第一名贈洋二十元第二名贈洋十五元
第三名贈洋十元四名以下無贈

論文瑣言



江陰章廷華絛雲述

古史家有二。曰尙書。曰春秋。尙書記言。春秋紀事。祖尙書者。後來紀事本末一派。祖春秋者。後來編年記傳。如資治通鑑一派。

史記爲通書。正宗漢書爲斷代爲書之正宗。三國志則近國語體裁。程朱之學。皆得力乎六經。程子易傳。朱子諸經注。皆極修辭之功。與語錄不同。

陸王亦博極羣書。而不能直接聖人之傳者。其學略有流弊也。

漢書藝文志。非後來目錄之學可比。讀其書。可見當時盛衰成敗與夫人心風俗之原。

孔門六藝。是六經。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與周官六藝不同。

孟子所以能接孔子之傳者。在知言養氣四字。知言即孔子之博文也。養氣即孔子之約禮也。故善學孔子者。莫如孟子。

昌黎最善學孟子。不獨文章似孟子也。漢董仲舒隋王通輩。亦能發明孟子之學。然其所以學孟子者。尙不及昌黎。

文之最善變化者。莫如左氏春秋馬遷史記。昌黎集其變化。多在骨裏。學古人文。專在興會。淋漓處。趨步便是皮毛。於其閒字句處。著意方得神味。卽從不要緊處。看出要緊來也。

離騷之文善於複。他人不能學也。

茅鹿門之文流於榜侯朝宗之文。近於霸。且不免勦襲。魏叔子之文涉于襲。馬遷周勃傳。有層樓疊閣之觀。其傳亞夫。則又如林塘臺榭。步步引人入勝。

史體與小說之距離。不能以寸。語語嚴重。則爲史。一涉纖佻。則近小說矣。

史漢用虛字最有分寸。如平原君傳。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

毛遂曰。三年於此矣。三矣。字何等力量。

論語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也。字亦何等氣力。

文章須有內轉工夫。內轉卽沈字訣也。然必與蓄縮而能後內轉。

書體之叙事。可錯綜互見。首尾雜寫。史體則貴有線索。最忌纍字。書體卽書某事也。史體卽誌傳之例。班書之不及左馬者。以喜著顏色故也。左馬之文。則如虢國夫人。無一點脂粉氣。

柳州記山水得意處。昌黎不及也。然昌黎畫記。亦獨絕千古。其用筆全從攷工記脫化。

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與困學記聞。皆指周書非汲冢書。楊升庵則以周書爲逸周書。故辨明汲冢周書。非周書者。始自王伯厚。以逸周書當周書者。始自楊升庵。

訓詁精乃能達意。名物精乃能盡萬物之情。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躬行不能離開處。古人文行合一。譜書多從體驗出來。

諸子之文是六藝之支流。離騷是三百篇之支流。

戰國諸子惟莊荀二子之文最完全。莊子天下篇於六藝源流學家支派分別甚明。而文尤奇宕不可方物。荀子則語語平實與莊大異。

屈子開辭賦一派。揚馬更推衍之。其辭益侈。晉宋以至唐初皆其支流也。諸子之文則後開來論說一派。如王充潛夫論。王通中論是也。衍而爲語錄。爲簿記。則筆也而非文矣。

相如子雲皆長於詞賦。而子雲於訓詁之學尤精。但其積理不及馬遷子政輩。故論政之文略遜。卜居漁夫兩篇在有韻無韻間。後來設難之體。實權輿於此。六朝問答之文皆其支流也。

皇甫湜之文高於柯古。惟爲樊宗師所染。則近趨奇走怪一路。

昌黎進學解。設色不如子雲之解嘲。而立言則尤爲得體。通篇無一譏諷語。而譏諷之意。每得之於言外。昌黎贈序之文。無一篇不罵人。然無一當面罵人語。昌黎之韓宏墓誌。妙能吞言咽理。

左筆神妙眞令人莫測。能使讀者之眼隨筆而轉。

左氏呂卻畏逼篇。以恫疑虛喝之筆而吐茹其言。神乎技矣。

凡難達之情。千頭萬緒。寫不盡者。左氏必先提挈綱領。再用插筆。或帶筆叙入瑣屑之事。如連稱管至父。

之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卽插筆也二人因之以作亂卽帶筆也

讀國策只覺得一繞字讀左氏傳則兼有沈簡圓三字矣

昌黎送區冊序中著兩若字覺通篇贊美之詞多成架空語矣

王弇州四部出傳鈔殆遍其時弇州目中那裏有唐荊川王遵巖歸震川三人然究其終極則弇州之文

比三人不如也

文莫難於肖非到極熟之境不能肖也胡天游墓誌幾乎句句肖韓文朱梅崖書序亦幾乎句句肖韓文然不免掇拾之病

文章不落古人窠臼斷不能脫古人窠臼何爲窠臼卽法也

漢世文人無不通聲音訓詁者揚子雲尤多識奇字其時著雅史籀爲小學列於功令故人人識字有著述者則更博深耳

昌黎講究字學子厚稍遜習之則淺宋以後此道尤缺故文章日趨平淺

唐律文用與字處多用以字昌黎送楊少尹序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此以字卽當與字解

馬遷之文天高於人蘭台之文人高於天遷文流中帶凝班文韻中帶肅

蘭台寫朝章國故無不典雅矞皇至叙兒女瑣屑之情則又曲折畢露所謂聲抗而悲情婉而遠者也

東方大中之文出於縱橫家但不及揚雄張衡韓愈之有些道氣作文宜以經爲斷以史爲例以道爲衡

道腴美者方能爲文古今無法可遵只可多見而晤其神耳。

文家不可言理。蓋道德陰陽之蘊。非心通其故而辭能達者。每每筆下惟性理之言是襲。又挾一重道輕文之見抹煞一切致道與文均不能成就。

陸宣公奏議無不達之情。無不瞻之辭。讀之令人神王。不覺其爲駢四儻六也。而語語中節。

文章以義理爲本。辭其達意者。然欲求辭達。必由周秦諸子上溯六藝之原。蓋辭猶門戶也。義理猶堂奧也。不見門戶。不得入堂奧。故辭不達者。恐終難尋索耳。

西京之文莫盛於兩司馬。史公源出左國。長卿源出詩騷。皆以氣爲之主。氣有毗陽毗陰之分。故其文一縱一斂。一疏一密。一爲散體之宗。一爲駢體之宗。皆文家之極軌。

學有韻文。必探源於漢魏八家中。惟韓昌黎柳柳州王荊川擅其長。歐陽則失之弱。東坡則失之粗。

頌是形容功德。貴古穆。忌華侈。

哀辭非弔也。弔如賈誼弔屈原之類。

昌黎不拘拘聲病。然其論文云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所謂皆宜者。卽聲律也。

文莫妙於味。惟昌黎得之。其筆法斷續處。宛如伏流。

文以法律爲主。則運動變化可以自由。無法律則士多將囂。號令散而無紀。

張與懼對待字也。漢高之張不能爲項羽之懼。項羽之懼不能爲漢高之張。讀左傳楚武王侵隨。卽從張懼二字著想。前半烘托出一張字。後半湧現出一懼字。

叙瑣碎事。須有光氣以蓋之。無光氣則易涉小說。惟左氏具此能力。後則班書尙能續響。及乎八家。只能擇要言之耳。

史記昌邑王傳。續之令人悲咽。皆瑣碎事也。能動人心脾如此。

讀古人文於其片段處著意猶易。於其零星委瑣處。梳而節之。察其用筆之妙。則難矣。然惟難愈不可忽。文辭者。所以傳人之精神意氣也。其妙用在虛字。

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皆出入儒家。其體近子。六朝人凡類此者。皆不謂之文。而謂之筆。學短篇文字。須從長篇入手。從短篇入手。易落枯淡。短篇文字之妙訣。在於蓄縮。

讀長文。如讀巨畫。察其結構之疏密。取勢之遠近。接筭處。即文之瑣筆也。最宜著意。

王半山萬言書。如帥百萬之軍。提挈而指揮之。均有頭緒。

慨嘆之筆。須含有餘不盡意。若意已盡。而再用嘆筆。便無回味。

左氏寫鬼寫淫處。能狀人所不能狀。然無一毫穢亵態。禮記之所以可貴者。骨髓重也。

讀史記。宜於其骨節處著意。每有貌不經意而實最關肯綮之文。離騷忠愛之情。屢言之而不嫌其沓者。猶子之呼父婦之哭。夫其聲。哽咽。而。不。能。止。也。子雲典引。相如封禪書。其文整中帶散。散中有整。開發後人不少。中郎之清。孟堅所不及。孟堅之博。中郎能爲而不爲。中郎已開唐宋之風矣。

(未完)

一疇室詩話

(續)

通州張峯石



易實甫名順鼎不知何許人或曰高官或曰隱士余野人也閉關獨處除一卷書外世人名字久不挂於懷唯世間眞詩人眞文人其姓名入吾腦中則萬古留之不能去今試論易公之詩其詩也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嘗私議之可稱李白第二登飛雲峰絕頂作歌云一界一界又一界乃至三千大千界乃至無有三千大千界此身已在紅塵外一峰一峰又一峰乃至四百三十峰乃至不見四百三十峰此身已在白雲中一丈一丈又一丈乃至三千六百丈乃至高出三千六百丈此身已在青天上羅浮絕頂飛雲稱飛雲之峯何人登同游皆謝曰不能而我好勇復好奇便攜道侶同擔簦連朝皆晴夜忽雨敗葉已料難飛騰清晨日出復晴霽信知天意猶相矜裏糧直上如飢鷹攀蘿附葛抉枯藤撥雲寺廢無一僧古瑤臺高十二層我歌日嘯無人憲便從白日來飛升天公似怕遊人罵雲容容夸而不下先請雨師回車兮復請日兄緩其駕只留風伯習習吹不許仙山有炎夏風更勸我不必歸徑吹之去墮嵒崿黎闢雲何足道東坡見日何堪詫居然身到飛雲巔飛雲頂上來飛仙仰天大叫心茫然我不知何地爲齊魯秦晉燕何地爲吳越楚蜀閩黔滇但見萬疊之青山九點之蒼煙蒼蒼鬱鬱青青蒼蒼如蟬聯我亦不知何世爲巢

燧羲農軒何世爲虞夏商周漢唐宋金元眼光直到溟海邊心光直到鴻蒙前蒼梧雲去叫虞舜鼎湖龍去愁軒轅仙踪淵羊石伯業消龍川霸佗龔張俱可憐昨日之華屋已爲今日之山邱今日之滄海安知不爲明日之桑田但見飛來一雙雨雙白蝴蝶可惜開過千樹萬樹紅杜鵑我昔曾與子兄江弟予季遊峨嵋大金頂上看雲山早隨先君登岱岳侍觀日出窮瀛壘中年又與王兄陳兄范兄梁弟羅弟遊匡廬

五老絕頂尋青蓮後來又與曾君袁君顧弟遊終南樊山詩老知我雲海探瀾漫青城南嶽皆獨遊人誰知我登其巔先君羽化今兩年曾君十載又沈泉安得于樊王江陳梁范羅顧袁與予季兮一一到眼前我有塊壘亦可成一嶽嗟爾共工不能觸我有涕淚亦可成一海嗟爾精衛不能填安得捧日出虞淵安得鍊石補青天獨吟范兄之好句斜陽一去無人傳粵嶽荒祠冷片雲旁有太古之三墳我欲大呼羅浮君與幽獨君不知兩君聞不聞安得山靈選巨石爲我大書復深刻此是三十六洞天之第七此是四百三十峯之第一光緒戊申五月初一日匡廬行脚有髮僧哭庵所題識

合肥李可亭公子名靖國李相國其叔祖也工詩而和韻尤工和友人無題上下平三十首工力悉敵不露一絲痕迹惜篇長不能盡錄姑舉一二則全豹自見和甘韻云蕉當剝盡心方死蕉到枯時味轉甘腔韻云宴開藍尾愁中酒曲譜紅牙笛裏腔僧韻云身如梧井枯餘木心似蒲團定後僧和韻至此神矣而尤神者如和初韻云未必生離同死別早知今日悔當初難韻云去日苦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以常見常聞之語不矜才不使氣化合鎔鑄於一鑪是則天資學力缺一不可者也

詩有改一字而不得者王荊公鍾山語錄云社工部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一起字便小兒語

待到華陽日
還采蘋菊花

赴家同子就家同工

矣。足見吟詩工夫。在一字兩字間。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歐陽文忠公詩話云。陳舍人得杜甫集。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鳥字下脫一字。陳公乃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莫能定。後陳公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大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公亦莫能到也。

有友人作詩。常用豈不可以等。是某見而嘲之。曰。此種字樣。不宜播之於詩。友無以答。訴冤於余。余曰。君何不答曰。豈不夙夜。豈不懷歸。詩乎否乎。可以樓遲。可以樂飢。詩乎否乎。

丁未正月八日接一函。函中詩不下數十首。皆請入詩話者。其詩如何。打油腔耳。略一過目。即已置之高閣。不料此君頗有自知之明。知余必不入詩話。乃卑辭甘語。屢函催之。催之不應。因而惱羞成怒。余函答之曰。催者自催。怒者自怒。筆在我手。我手不動。奈之何哉。此君爲誰。我不忍道其名。我又不忍不道其名。吳馨其大名。一山其雅篆也。其詩維何。我不忍道其詩。感懷云。萬方多難。又千方百念。中原老大狂。世事紛紛都可怕。夜來惟有淚汪汪。此等好詩。可怕可怕。我又聞犬吠聲矣。汪汪汪。

詩有流水之說。以其一氣呵成。如流水之一脈也。然絕詩及古詩甚易。若律詩則難。難於偶對也。陳蘧蝶有感懷句云。不料三生狂。杜牧竟成一個病。維摩是流水之句。又七夕云。萬種纏綿。當此夕。再求歡。會是明年。亦流水之句。和人落花韻。云。薄命可憐人。絕代相思空記里。長干遺懷云。事如春水心猶盪。瘦比秋山骨可捫。無題云。百代光陰真過客。一江烟水便浮家。是殆蘧蝶不壽之兆。與蘧蝶名錫周年三十而歿。耶。夢耶覺耶。彼蒼蒼者獨留一我。爲存幾句殘詩於紅塵中。豈亦有定數在耶。

昔人有言曰。世上有三無恥。謀館如鼠得館。如虎鄙主人而薄子弟者。塾師之無恥也。賣藥如仙用藥。如顛賊人命而誣天數者。醫師之無恥也。覓地如瞽。談地如舞。矜異傳而謗同道者。地師之無恥也。執三者而觀之。三無恥中以地師爲最堪與之說。本屬子虛。稍有知識者可以直斷之曰。無然。世俗深信不疑者。蓋吉凶禍福之說。交戰於心。故爲所惑耳。今之堪輿家。紛紛盈天下矣。鼓如簧之舌。博主人翁千萬金錢。主人翁亦泰然安之。以爲子孫萬萬世。大富貴亦壽考無疑也。曾幾何時。富貴未嘗來。而貧賤已交迫矣。有笑堪輿家詩曰。地理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人間果有封候地。何不先謀葬乃翁。駁者絕倒答者奈何。我請代答之曰。地理元來總是空。甚麼南北甚西東。教儂何處尋衣食。且騙癡聾富貴翁。
嘯琴外史不知何許人。西湖竹枝詞云。郎佳湖邊銷金窩。妾住山前瑪瑙坡。郎情莫似金銷盡。妾意坡前石不磨。裏湖水連外湖水。南高峯望北高峯。水連不斷似儂意。望郎不見愁殺儂。二詩有樂府遺意。

詠物詩宜題外寓意。苟平鋪直敘便同嚼蠟。友人許仲瑚詠雪云。一時塵障空天地。萬里光明慶國家。怪煞彼蒼緣底事。却將粉飾作生涯。徐淡廬詠鶴云。矯矯雞羣拜倒君。空山無語立斜曛。此禽不比凡毛骨。脫却樊籠便入雲。黃根石柳絮云。柳絮無端入幕來。隨風隨雨化萍胎。漫言不受污泥染。畢竟飄零是棄才。三君子詩同一借題抒寫。然三君懷抱各自不同。仲瑚有憂國意。淡廬有獨立意。根石則安命主義。不怨天。不尤人。不自高其身分。而身分愈高。根石又述志句云。草草雕蟲些小技。但求覆瓿莫籠紗。亦極有身分之語。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桓溫有知。定呼知己。

黃山雲海。天下之大觀也。根石嘗縱觀焉。根石云。吾登黃山。嘗飽覽雲海之變態。始則雲也。繼則海矣。終

則蒼蒼莽。莽不知爲雲。不知爲海。但覺浩浩蕩。蕩百千萬里。一白無際。此我生平第一快事。有詩紀之。詩曰。天風浩浩水茫茫。似覺蛟龍作勢狂。滄海變田田變海。誰知變幻比雲忙。卅六峯頭雲湧時。較他世態更離奇。錯疑別有一天地。不到黃山總不知。快哉游乎。妙哉詩乎。余聞其言。三夜未寢。神往黃山矣。雲耶海耶。眞耶幻耶。不到黃山總不知也。

西施菊。雙關題也。旣詠菊。又欲刻劃西施。先嚴諱小軒公。有詩一律。僅記中二句云。三徑香無蒙我鼻。一生傲不效人聲。旣詠菊矣。復切西施。且自占其身分。

詠韓信詩多矣。萬口千聲。如蟬噪暑。獨丁寧村先生句云。怪煞使君恩怨事。一身生死婦人中。此意似未經人道。又詠銅雀臺云。七十二墳今在否。可能重爲美人來。十四字冷氣森森。逼人毛骨。阿瞞有知得不潸然淚下。先生少時。即仗劍從軍。從李忠武率師討賊。屢建奇功。後失敗。自拔禿髮誓於軍前。曰。我老丁何生還爲哉。馬革裏尸足矣。其侄孫蓉初與余神交。自甕城寄先生詩一卷。因選錄之。如此。先生詩集名磨盾詩餘。蓋軍中作也。

詩中有畫。方是好詩。韓國老友金滄江。名澤榮。有月夜步河岸懷江易園詩云。東林素月高。林影渡河水。中有如玉人。攤書深竹裏。直欲因風呼扣舷同詠史。忽復迷近遠。濛濛白烟起。此四十字。好一幅秋江烟月圖也。

有偶然俗語。而自成妙句者。中秋夜與內子及小女阿銀。倚窗看月。內子凝眸良久。笑曰。天上月。笑我。余驚爲妙句。看月多時。似覺明月有笑意。余欲續之。未片响。忽天風浪。浪起庭梧間。小女呼曰。窗前風打入。

詩話 一廬室詩話

六

阿爺阿娘。盍入室乎。余乃高吟曰。天上月笑我。窗前風打人。天然妙句。不謀而合。一打字。恰是小兒女思
想。雖詩家如韓歐。恐一時亦想不到此者。

(未完)

梅魂菊影室詞話

詞話

鵠腦



道光朝。曹太傅振鏞富國陶文毅。湖督兩江兼鹽政。時以商人藉引販私國課日虧。私銷日暢。至有根窩之名。謀盡去之。而太傅世業鹹根窩殊夥。文毅又出太傅門下。投鼠之忌甚費躊躇。因先奉書取進止。太傅覆書略曰。苟利於國。決計行之。無以寒家爲念。世寧有餓死宰相乎。文毅遂奏請改革。盡革前弊。其廉澹有足多者。惟其生平淳歷要津。一以恭謹爲宗。惜深惡後生躁妄之風。門生後輩有入諫垣者。往見輒誠之曰。毋多言。豪意興。由是西臺務循默守位。寢成風氣矣。晚年恩禮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開口耳。道咸以還。仕途靡沉。濫觴於此。有無名氏賦一翦梅詞云。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二云。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裏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謚文忠。便謚文恭。損剛益柔。每下愈况。孰爲之前。未始非太傅盛德之累矣。

吳縣張商言。墳碧簫詞自序云。故人蔣舍人心餘。乞假還過吳門。飲予舟中。喜讀予詞。納於袖。以醉墮江。

寒星密。霧篙工挽。救羣暭如鼎沸。既得無恙。而此卷亦不就漂沒。明日心餘詞所謂一十三行真本。在衍波紋皺了桃花紙也。一時興會泰甚。幾與波臣爲伍。文士愛才狂態如見。然至今思之。殊饒有風味也。

蘆川詞。宋張元幹著。黃蕘圃於蘇州元妙觀西骨董舖見宋刻原板。欲以重價易之。而竟爲北街九如堂陳竹厂豪奪以去。蕘圃大恨。旋又得舊鈔本蘆川詞。行款與宋版同。因託蔣硯香向陳竹厂處假得宋版對校。知舊鈔本係影宋。每葉板心有功甫二字者。其字形之欹斜。筆畫之殘缺。纖悉不訛。可謂神似。而中又有補鈔一十八翻。不特無功甫二字樣。且行款間有移易。無論字形筆畫也。因倩善書者影宋補全。撤舊鈔非影宋者。附於後。以存其舊。蕘圃珍惜殊甚。加跋至八段。並於社日獨坐聽雨題兩詩於後。詩云。陰晴剛間日。風雨迭相催。未斷清明雪。頻驚啓蟬雷。麥苗低欲沒。梅蕊冷難開。我亦無聊甚。看書檢亂堆。今朝說春社。雨爲社公來。試問有新燕。相期探早梅。自注向有詞云燕子平生多少恨。不見梅花真妙語也。近年梅信故遲。社日猶未盛。停針忘俗忌。自注余家婦女以針線爲事。無日或輟。扶醉憶鄰醅。自注余斷酒已五年。雖赴席有酒。或從壁上觀之。日覺愁城坐。頻看兩鬢催。有憂而書不能解。若反足以甚吾憂者。知心境益不堪。後跋佞宋主人漫筆。書淫墨癖。知此老於此興復不淺也。蕘圃沒後。此書歸罟里瞿氏。後又由瞿氏歸豐順丁氏。今歸涵芳樓。繆藝風假以鏤版。每半葉七行。行二十三字。字大如錢。精采飛舞。誠詞林之瓊寶也。

相山居士詞二卷。宋王之道彥猷著。樂齋詞一卷。宋向鎬豐之著。綺川詞一卷。宋倪稱文舉著。龜峯詞一卷。宋陳經國著。王周士詞一卷。宋王以甯周士著。均舊鈔本合爲一冊。係朱氏結一廬所藏。余按汲古閣宋百家詞。已刻者六十二家。未刻者三十八家。知不足齋從毛氏轉錄。朱氏復從知不足齋轉錄。而書佚。

不全僅存此冊。片羽吉光彌可寶貴。今夏友人携以見示。上刻結一廬藏書印。下刻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及錢唐何元錫字敬祉號憲華父號蝶隱兩方印。知此書曾歸何氏矣。五家詞竹垞詞綜俱有甄錄。龜峯詞一卷。皆作沁園春。尤跌宕多姿。中一首序云。予弱冠之年。隨牒江東漕閩。嘗與友人暇日。命酒層樓。不惟鍾阜石城之勝班班在目。而平淮如席。亦橫陳尊俎。既而北歷淮山。自齊安。浙江。汎湖瀕遊巴陵。又得登岳陽樓。以盡荊州之偉。觀孫劉虎視遺跡。依然山川草木。差強人意。洎回京師。日詣豐樂樓。以觀西湖。因誦友人東南嫵媚。雌了男兒之句。嘆息者久之。酒酣大書東壁。以寫胸中之勃鬱。時嘉熙庚子季秋下浣也。詞云。記上層樓與岳陽樓釀酒賦詩。望長山遠水。荊州形勝。夕陽枯木。六代興衰。扶起仲謀。喚回玄德。笑殺景升豚犬。兒歸來也。對西湖嘆息。是夢邪。非諸口傳粉塗脂。問南北戰爭。都不知悵孤山霜重。梅凋老葉。平隄雨急。柳泣殘絲。玉壘騰烟珠淮。飛浪萬里。乘風吹鼓鼙。原失輩算事。今如此。安用毛錐豪雄。感慨直摩稼軒之壘。餘亦皆感懷君國而作。蓋南渡後傷心人語也。後有禹金跋云。詞多哀憤。時作壯語。略似辛稼軒南宋國事。以付葛嶺賈浪子。而疏遠之臣。有懷如此。千載興慨。可謂龜峯知己矣。

詩帖試語俗

詞話

梅魂菊影室詞話

四

好喫還是家常飯

是飯都堪喫。家居只率常試。思誰最好。還覺此爲良旅館。雖饑渴官厨亦飫。嘗何如中饋。進究此外庖。强品味間評。隱肴殼細揣量。漫矜華饌美。難敵菜根香。夜雨留住客。秋風憶故鄉。寄言遊食輩。休妄羨膏梁。

債多不愁

是債誠難負。非多亦可愁。券操行處有。臺築避何由。子母權雖善。錙銖較莫酬。空囊知共諒。高枕且無憂。願比淮陰將。欣添海屋籌。儂償昭畫一。自得喜優遊。故紙憑山積。通財付水流。儻皆逢市義。應助借荊州。

詩夢鐘聲集



詩鐘話

王漢章

晚清以還詩鐘之戲盛行倡之者不詳出自何許人而各體咸備工於詩者多能之曩見張文襄詠有麻七唱曰春水桃花天別有秋風茅屋雨如麻工巧絕世未嘗不嘆觀止也文襄坐鎮鄂湘者垂二十年幕府賓朋多知名士故其時詩鐘亦多傑作當時如梁丈節庵樊雲門師易丈實甫程十髮顧塞向陳散原紀香馳諸君子皆與其會

易丈實甫詩既妙手天成鐘亦冠絕當世少作有筆架洋狗分詠體曰江花雙箸鴛鴦睡夷種千年獵狁留番禺沈太侔宗崎選詩鐘鳴盛集取以壓卷

庚戌八月南洋勸業會場中有設詩鐘課者題爲日韓合併中秋分詠應課者無慮數千人而吾友張亞得元原句云鐵身誰鑄李完用金鑑曾頒張九齡無限感慨於七字中出之而對句亦復莊重合作也余始學作詩鐘亦於庚戌歲在適園席上第一次試作題爲羣錦五唱余得元句云人如稽紹羣超鶴論記潛夫錦濯魚爲楊留垞所取同時有兩榜其另一榜得元者爲樊山師句云張禹堂羅羣弟子錢鏐樹

號錦將軍。

樊社課例。每唱分兩冊。贍錄分兩人。評定人定一榜。故一唱有兩榜。第二卷冊即以第一次得元者兩人評定之。謂之當主考。余屢得元而主考則皆求樊山師賜代評定。以故或取或黜咸無後議。

吳闔生都轉嘗以高郵湖蟹八百跪贈李梅庵提學。三日盡啖之。適瞻園有詩鐘之集。梅庵在坐。題爲蟹深。二唱樊山師戲拈一職云。百蟹文宗三日飯。智深和尚一身花蓋。梅庵連娶連喪者三嗣。遂節慾獨居。不再作好逑之計。而最嗜飲饌。脫飯精蔬其食單爲一時巨擘。師故以花和尚魯智深喻之也。闔座爲之噴飯。而他作不復能記憶矣。

四。

期

樊山師庚辛之間在江寧方伯任鐘事最盛而不佞。每會必侍杖履無越五日不敲鐘者凡二年。其卷冊高至三四尺。會以辛亥兵事起。遂付刲灰惜哉。

闔生倡爲大課之議。每課三題。每題十二唱。蓋第一唱至第九唱後復綴連理魁斗二唱。如是者亦課至十餘次。時楊性臣丈在京。蔡君伯浩在滬。易丈實甫在粵。葉君德輝在湘。皆遠道寄所作應課。伯浩復介紹。惲季申。潘蘭史。劉語石。汪子淵。褚衣堂諸君之作。一時極盛。蔚爲大觀。全卷余有二分一分。以辛亥兵事失於金陵四條巷寓所。一分轉贈潘蘭史矣。

辛亥壬子之間樊社諸公多在滬上。合肥龔太史景張繼闔生之後。復倡大課之議。第一課爲湖北武昌江夏各十二唱。第二課爲蘭地牛尾布丁各十二唱。第三課爲青草岳陽洞庭各十二唱。應課者不及江寧之盛大課。僅歷三次而余亦止作第一課也。

雙星雜誌

吳冀而後大課久已不聞。若樊園戰詩記所記各課皆癸丑春日以後。樊山師自新闢路移居西摩路。何氏舊宅時事而不佞亦寄食北方不獲與會矣。僅從一二報紙中見其一鱗片羽耳。蓋至是鐘事闌珊已不甚勝而超社之詩實奪之席矣。

癸丑冬日晤伯浩於天津語以有高君毓彤者倡瀟鳴社鐘課囁應課而未果應比聞課卷已刊出二冊。第一冊未及見第二冊佳者頗多採錄佳著數唱於後測蠡一管窺豹一斑容有未當然遺者未必不佳。取者亦固不惡也。

(分詠) 飛艇銀漢乘槎追博望

韓冬郎 香奩奩集誤和凝 徐鐵儉

(雁足)

意 錢 諸葛讀書觀大意 陳穆卿

(鴻爪) 九點烟 如來自信除三意 駱南禪

錢 不識誰聞值一錢

(雁足)

鄭虔沽酒仗官錢 陳穆卿

(鴻爪) 九點煙 數點秋山烟客畫 殷墨卿

武夷九曲雨中山 九華春帳雪兒歌

(鴻爪)

昭明太子 維摩小字墨三寶 陳穆卿

(燕領) 草 情 何點三高煙外宅 殷墨卿

瑞草祇知防板子 張留宣

(分詠)

洞 古 鄭虔沽酒仗官錢 陳穆卿

(鴻爪) 九點煙 數點秋山烟客畫 殷墨卿

王敦後騎湖陰裏 九華春帳雪兒歌

(分詠)

唐李密 讀餘一卷懸牛角 陳穆卿

(鴻爪) 九點煙 數點秋山烟客畫 殷墨卿

東方朔 讀餘一卷懸牛角 陳穆卿

(分詠)

唐李密 讀餘一卷懸牛角 陳穆卿

(鴻爪) 九點煙 數點秋山烟客畫 殷墨卿

解兵守信憑杯酒 嵩伯衡

(分詠)

唐李密 讀餘一卷懸牛角 陳穆卿

(鴻爪) 九點煙 數點秋山烟客畫 殷墨卿

得句冬郎豔錦鞋 高潛子

(分詠)

唐李密 讀餘一卷懸牛角 陳穆卿

(鴻爪) 九點煙 數點秋山烟客畫 殷墨卿

蘇小小 能藏春色知何處 陳穆卿

(分詠)

唐李密 讀餘一卷懸牛角 陳穆卿

(鴻爪) 九點煙 數點秋山烟客畫 殷墨卿

不倒翁 誰挽狂瀾似此人 陳穆卿

(分詠)

唐李密 讀餘一卷懸牛角 陳穆卿

詩話 詩夢鐘聲集、

第

(分詠) 楊枝 乍逢妃子傾城笑。董小宛 疑是雙成隔世身。龔子琴

(分詠) 頽 金釵嵌姥烏頭煮。黃河 瓊弁菱靈馬頰求。駱南禪

(鳧脰) 寒 食 凤凰名任號寒窩。桓寬論漢鶴寒貴。江子壽

(鳧脰) 寒 食 頽 蝶齋從不食持。須賈辭秦馬食羞。劉劍侯

(雁足) 食 寒 食 寒 龍慶

桃符孟昶題餘慶。蓮鉢韻疊咒毒龍。殷墨卿

益州花市羞寒號。曲水芳園悔食來。劉劍侯

五更稚舅催寒雁。集陳同甫句 三日於菟氣食牛。集陸放翁句 魏梅侶

期

四

捧蘇樓墨屑

(續)



吳縣尤翔立父述

鴛鴦鐘

四川灌縣東二十里有山名潼梓山巔有寺遂以山名道光己酉農夫鋤地得唐鐘一上刻銘曰「貞觀七年歲次癸巳七月十四日壬辰朔弟子王子瓊發愿敬造銅鐘一口重五十餘斤永充衆興流通供養伏願六道法界四生普同斯福謹白」鐘形如覆斗色碧字秀雅真古物也事爲某觀察所聞乃飭鑄鐵環懸之於潼梓寺大殿梁上叩之一面聲雄一面聲雌邑人呼爲鴛鴦鐘名甚新穎可喜。

能仁寺古鑊

雁蕩名勝不亞天台惜僻處樂清交通不便未免辜負此大好名山亦憾事也癸丑春暮予偕杭州葉有聲溫嶺柯伯珪取道溫嶺攜糧往游盤桓山中者約一星期如一線天珠簾水龍鼻水洗心泉大龍湫天聰洞等俱爲北雁天然名勝後游能仁寺於寺外見一古鐵鑊陷荆棘中薄蘚凝斑製作殊古鑊內鑄字一行尙明晰可辨有「清信弟子劉仁冕謹施淨財鑄造浴鑊一口捨入嘉福院末充無礙浴室中用時皇宋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一月日記」字樣是宋時物也鑊徑甚大惜未量之爲悵聞重二萬七千觔。

則恐係齊東野人之語。未可深信。予詢之土人。何爲不攜鑊入寺。保存之。而一任其陷荆棘中。受風霜燥濕之侵蝕。豈不可惜。土人答語殊可笑。言鑊之置此。所以制火燄峯而設。一移寺中。則燄能發火。故歷代相戒。不敢移動分毫。云云。是猶蜀之刻石犀以鎮水怪之意。蓋取厭勝術以禳火災也。火燄峯在筋竹澗南。亦名羣鳳峯。以形得名。鑊卽置峯下。北雁之景類皆天然名勝。惟能仁寺前古鑊。則屬於人造。曾游雁蕩者。當知予言之非謬。

石品

臥石。不嫌斜倚。石不嫌薄。立石不嫌細。益石不嫌巧。山石不嫌拙。寥寥數語。評論石品盡矣。

梅花三弄

樂工彈次之梅花三弄。頗悅耳。俗謂之三落板。按三弄二字。亦有所本。三餘贊筆言。譙樓畫角有三弄。傳爲曹子建作詞云。「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創業難。守成亦難。又難。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寓意深遠。發人深省。梅花三弄。殆取子建之遺意歟。然名存而實亡矣。

論仿宋刻本

仿宋刻之風。有清號稱最精。元明仿本。雖佳。莫能及也。如黃蕡圃影刻之國語國策。汪雪礪影刻之豫章遺文。胡果泉影刻之昭明文選。黎蘊齋之古逸叢書。中亦有影宋刻本多種。行款一依宋刻。而復加以校勘。其可貴不在宋刻之下也。

麟德殿硯

麟德殿硯爲樊樊山所藏。長周尺八寸。寬四寸。高寸餘。背刻麟德殿三字。篆文正方。精整樸厚。居中一石。刻賜太清宮道士楊弘元九字。右側有開成二年白居易恭記李德裕敬觀字。其額鑄宋道君花押似又當入汴宮矣。左側刻香山太傅硯五字。豈弘元拜賜後轉以相贈耶。樊山有長歌紀之。其自序云。余戊子居西安蔣嶠南曹督家。出此硯求售。購之將三十年。頃來京師。同人詫爲奇瑤。沈觀作歌。引據詳確。余亦賦一篇歌曰。「今茲宋硯已難得。何況開成一片石。長不及尺高逾寸。四旁稜角微磨泐。硯陰橫鑿麟德殿。篆體正方文凸出。內賜道士楊弘元。兩臣銜名題。右側贊皇時領山南道。牛黨何曾兩賢厄。白傅結銜開國侯可補唐書。新舊闕左方。題作香山硯。篆刻未知何年月。道君御書押角花。天下一人識其額。徽宗花押作方字。寓天下一人之意。」吾聞端溪三巖稍晚。關此硯是端却非歟。許敬宗乃初唐人。曾遺端玉在杭越。(事見東坡雜說)此石紫色肌理細滑。不損毫能殺墨。明明文宗賜羽流胡爲歸。楊復歸白香山學佛。不學仙。晚乃合并儒道釋。早從廬岳訪開先。老去天宮夢兜率。無乃值講太清時。楊以石君相締結。自唐歷宋。千百年。人間幾換昆明刾。我蓄佳硯九十九。(余有九十九硯齋印章)於今所剩裁什一。寶此信可。一敵萬連城。不易荆山璧。周候高唱我。能和翁(覃溪)孫(淵如)考据。非其匹。老坡不憂歸無田。此田一耕種者百是爲香山之遺澤。予按宋硯誠不多見。此硯又得大手筆賦詩張之。益名貴矣。願祝樊氏永永寶藏。勿使之再墮塵埃。如予東坡琴硯故事。落于偷夫之手也。

美術典籍

中華美術素稱精博。惟專集不多見。縱有孤本。亦秘不肯示人。而諸家著作。又散見於各叢書中。散漫無

稽蒐集匪易。風雅之士引爲大憾。竊謂美術與文化有莫大之關係。泰西各國均有美術專集。吾國何可獨無。或謂吾國何嘗無美術專集。譜錄諸書如王黼宣和博古圖。唐積欽州硯譜。晁季一墨經等皆足爲美術之助。其說是矣。然無彙列專書。則終覺搜攷不易耳。予擬輯美術叢書。亦以中原典籍浩如煙海。斷非一人之力所能致。知難而止。然而心終不能釋。然世有博物窮理之士能繼予志者乎。予日望之。晚近雜誌汗牛充棟。而獨無一美術雜誌。亦不可解。急起編之。此立時矣。幸毋使泰西人士齒冷也。

文待詔詞

古今詞話言文衡山待詔素性不喜聲妓。祝枝山唐子畏邀登畫舫。預置二姬出以侑觴。待詔憤欲投水。乃別呼小艇送歸。此與倪雲林高士傳有潔癖偶眷一妓。慮其不潔。令之沐浴。至再三而天明矣。同一言過其實。不知待詔風情亦頗不薄。南鄉子云（雨過綠陰稠。燕子還來認舊游。日暮重重簾幕閉。悠悠殘夢。關心懶下樓。芳草弄春柔。欲下晴絲不自由。青粉牆西人獨自休。休花自紛飛。水自流）此詞豈規行矩步者所能爲耶。

古今骨董賈之不相及

宋商邱筠廊偶筆。言先文康於京口市上見一宋磁碗。可容二升。索價甚高。先公戲之曰。此碗却無用處。盛茶大盛酒小賣者異之。取以相贈。予謂賣者蓋亦市隱者。流胸襟灑脫。淡於利欲。遂創佳話。試問今之骨董。賈能有此雅致乎。視骨董爲貨殖之物。不得善價不沽也。尤可鄙者。金銀在手。即將中華古物售諸外人。亦所不惜。於以見古今骨董賈之不相及。

卽席賦詩

南史宋孝武嘗歡飲。曾令羣臣賦詩。沈慶之粗有口辨。手不知書。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詩。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衆坐並稱其辭。此即今日卽席賦詩之濫觴也。

詩爲姬周歷史

詩三百篇。實可作姬周一代之歷史觀。風采於野。凡閭里歌謠皆屬之。藉此所以見民俗之美惡。毛序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故國風卽十五國之民俗。史雅獻於朝。列士大夫所賦以道政事之得失。毛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故小雅卽周之政法。史大雅。卽周之制作。史毛序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故頌卽周之進化。史孔子編詩。純取周詩。其於姬周一代之政治民風。尤爲完備。太史公云。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然則欲求姬周歷史。固必徵於詩矣。此予師溧陽宋澄之文蔚所述。立言極精。予年來餐赤城之霞。挹黃巖之翠。僕僕風塵擾攘。靡已學殖荒落殆盡。偶憶師訓。特錄之以實我墨屑。

宋牧仲之機變

商邱宋牧仲。學精鑒別。工詩詞。世皆知其以文字見長。不知其服官時之應變才能。亦有卓卓可傳者。公已拜江西巡撫。命未蒞。任值楚中夏包子變。起夏包子。湖北裁兵也。公聞賊氛逼近。卽兼程馳赴。申軍令。嚴守禦。民心少定。而富室尙有遷移者。或請禁之。公不可。曰。禁之人將以我爲怯。百姓且散走矣。幕下士

請去。公又不可。曰：人恃撫軍耳。撫署人出，則人心散。果欲去，吾即以軍法從事。時江右亦有裁軍三千。期朔日諸官集撫署，殺以應楚。公先期密擒爲首者二人，就轅門震炮斬之。張文告數十紙，示以渠魁已殲，脅從散者不治。是日薄暮，城門報無籍之潛出者二千餘人，亂遂定。方訊斬賊首時，賊指總兵之奴曰：是亦吾黨也。公急命批頰，異日密語總兵去其奴。總兵憤曰：公真爲我通賊耶？公曰：豈有是哉？日者賊甫啟口而奴立君後，佩刀已出鞘數寸。吾卽命笞賊，奴乃納刀。不然，幾與君同拼命。君顧未見耳。總兵改容嘆服公一文人而能應變若此，可傳也。

古壙

寧波慈谿城外有鎮名鄭嶼。附近山上相傳有古壙一所，堪輿家稱之曰仙人坦腹。以其形勢相似也。一時欲得此壙者甚衆。地主居奇，索價甚昂，皆不果。後爲鄞縣朱某出重價得之。此去年事也。朱某得後，卽僱工開掘，建築墓室。忽得古壙二穴，甚闊。大穴內置有符磚、磁壺及銅鏡、古錢甚多，均鑄趙宋年號。壙內既置宋錢，則其造壙當在宋代無疑。鄉人不察，遽喧傳壙爲五代時所造，誤矣。符磚、磁壺等件，大足爲攷古者之助。未知悉歸何人。若爲鄉人分去，則似太可惜矣。

雕刻原始

雕刻一術，惟吾中華爲獨早。始于五代，精于宋人。見夢溪筆談，蓋先于歐洲數百年。

骨董十三說

骨董十三說，爲論古名著。文筆淵茂，立說亦暢達。多前人所未發者，卽以文論，亦百讀不厭。如說骨董之

意義品類及好骨董有真好。有沒世習俗之好。所收藏家未必有識見。所識見家未必有資斧等說。名言
絡繹均不刊之論。其最透闢者。謂「骨董今之玩物也。唯賢者能好之而無敝。拘謹之人。視為無用之物。
斥去不著。恐人耽於玩好。廢時失事。流為游惰而無成也。其敝失於鄙俗而止。貪戾者視為貨殖之物。見
有可居為奇者。竭蹶以圖。唯恐不得。得之保重。過之於性命。或至爭奪怨尤。皆歸咎骨董。豈骨董之咎咎。
在不知好之也。文中子見任公好古什物。鐘鼎圭璧錢貝畢具。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若
任公者。不知好骨董者也。人能置身優游閒暇之地。留心學問之中。得事物之本末終始而後應物不失
大小輕重之宜。經權之用。乃能即物是道。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其進有不可量者矣。故曰唯賢者能好之。
而無敝也。」古今說部叢書。蒐集尙博。獨十三說未經採入。吾不禁為叢書惜。

褚河南硯

清乾隆間。開濬吳淞江。鐵鑿刷地。得一非瓦非瓶之物。不以為寶也。薛葦塘以廉價得之。迨手剔泥沙而
歎識見矣。蓋褚遂良硯也。脩三寸。廣二寸。硯端刻桃枝一鳥。一腹有銘曰。「集彼桃林。飛於翰苑。吾口口
之於硯端。以綿子孫之永傳。」凡二十二字。缺二字。益覺古致。銘旁又有題字一行。為貞觀五年褚遂良
七字。識古者謂此硯乃青州紅絲石也。薛得之喜甚。以為世寶。一時名流題詠甚盛。

三多硯

三多硯。錢塘諸可寶物也。剖水坑石子之半。琢成佛手柑一片。首側三眼。製為一蝠一蝶。靈妙如生。雖近
纖巧。亦佳品也。三多者。佛手柑為壽。蝠為福。蝶為喜。蓋寓多福多壽多男子之意。可寶。第四女名阿玖。精

輸墨。後於歸某氏。此硯遂充匱資。可寶。爲之銘曰。「福喜壽文在手。永寶用。女季玖。」更閱千百年。此硯又將於硯譜中添一段佳話矣。

鄭湛若硯拓本

予曾於骨董肆中見鄭湛若硯拓本一幀。硯長四寸六分。寬二寸七分。天風吹夜泉五字刻左旁。係八分書。欵爲楷書。湛若二字印爲明福洞主四字。係白文方印。硯背有履二齋八分書及述庵小印。不知何人。予按鄭湛若名露。又名瑞露。粵之南海人。明季諸生。忤縣令。亡命走桂林。爲猺女雲蟬嬢書記。明亡殉難。著有赤雅。橘雅。朱竹垞明詩綜采其詩。漁洋集有抱琴歌。亦爲鄭作。懷寧兩阮未當國時。鄭嘗受業。後作書數萬言。絕之。論其人品。蓋謝臯羽王炎午一流人也。予友純農曾掇其遺事。譜綠綺臺傳奇。分載小說叢報中。傳誦一時。今此硯不知已歸何人。卽硯拓本已令予有睭然想望之思矣。

朱竹垞硯拓本

朱竹垞硯拓本爲予所藏。予去歲於市上得之。硯長九寸一分。寬六寸一分。高一寸半。硯背四邊略高中刻竹垞小象冠竹笠。古裝無鬚。似三十許人。象左有青士勒石四字。小楷頗秀。象之上端爲硯銘。係八分書。銘曰。「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八萬卷家所儲。鼠銜薑。獺祭魚。壯而不學。老著書。一泓。端。州。石。晨。夕。心。相。於。宋。厥。象。授。孫。子。千。秋。名。身。後。事。」下署丁亥春彝尊自銘。右邊又刻銘曰。「質而有文。靜則多壽。端人與處。含光射斗。」欵爲竹垞二字。亦八分書。左邊有宋商邱行書跋文。酷似松雪。分行刻。二行刻背之左邊。餘二行續刻於硯之一旁。文曰。「竹垞老人有寶晉齋癖。游嶺南。蓄石窮富。晚

得此研周青士爲勒小象並其所自爲銘風神玉潤石骨雲腴對之如見米家研山幾欲巾笏而拜之真神品也朱氏子孫其世寶之商邱宋峯跋予觀此硯拓手亦佳用墨亦香潤幘尾有白文士額手拓圖章一方篆文古雅所用硃砂印泥色澤鮮紅可愛拓此硯者必亦風雅之士也

趙恭毅公軼事

趙恭毅公申喬撫楚時嘗偕藩臬微服過市間政得失市人盛稱公而詆兩人公默然偕藩臬去少頃復呼其人還以所携扇貽之曰若言侵兩人兩人怒必捕若若無恐持此扇謁藩司便無事矣翌日藩司以扇還公公徐語曰人言可畏也其後藩臬亦奉法公之思慮周到固是可佩然藩臬改行之速亦足稱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信然

竹鎮紙銜

黃巖多產竹竹玩略與嘉定相埒惟所刻書畫總覺有幾分匠氣爲可厭耳予客黃時曾予竹工以厚值命選竹之佳者製汗簡十餘枝琢磨極細膩除分貽親友外留一枝自用蘓生特爲予作銘銘亦佳文曰「虛其心堅其節切磋琢磨文理周密願有斐之君子歷歲寒而保其清芬願爾坐鎮於藝林兮吾將爲爾策汗簡之勳」予雖略知篆刻然腕弱事冗未遑奏刀迨暑假歸後乃倩仲弟予斤刻之尙有刀法幸無俗氣頻年作客輒攜以相隨對物懷人偶一摩挲便覺吾友吾弟之聲音笑貌歷歷如在目前特是此簡與予相隨已多年未知策勳尙在何時耳書罷黯然

方石

筆記 摧蘇樓墨屑

荅州黃巖南門城外有委羽山。道經稱曰第二洞天。山形平庸。不甚高峻。無足多述。上有道院。縉流居之。院後有洞。現已堵塞。山產方石。雜泥沙中。搜之甚艱。予竭半日之力。僅得百餘顆。均立方形。亦有兩立方形相並者。石色鐵青質鬆。擊之便碎。中黃臭之有硫黃氣。惜石均不甚大。集百餘顆。尚不盈一握。其小可知。否則以之填供水仙作几上清供。洵別開生面者也。

雞卵趣史

有清一代。滿員之任京秩者。以內務府爲至優。卽郎中歲入可二百萬金。大臣可知矣。相傳乾隆朝。一日。汪文端公由敦被召。奏對畢。乾隆霽顏問卿昧爽入朝。不知亦曾食點心充飢否。文端對曰。臣家貧。每晨僅食雞子四枚而已。乾隆愕然曰。雞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則需四十金矣。朕尙不敢如此。縱欲卿乃自言貧乎。文端心知其故。不敢直言。乃詭曰。外間所售雞子。皆殘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賤值得之。每枚不過數文而已。乾隆乃領之。嗚呼。乾隆號稱明主。尙爲內務府蒙蔽若此。有此一段雞卵趣史。流傳後世。信乎爲君之難也。

朱文正軼事

清代文網最密。康熙以來。屢以書案興大獄。如戴名世南山集一案。錢名世名教罪人一案。胡中藻詩集一案。皆其著焉者。長州沈歸愚選錢虞山詩冠別裁集。幾獲大咎。文網之密可想。迨嘉慶初。大興朱文正珪於造膝時。奏言詩文之謔謗聖朝者。正如桀犬吠堯。聖人大公無私。何所不容。禁之則祕藏愈甚。仁宗然之。禁始弛。於是明末遺著。若屈翁山錢牧齋等著作。稍稍流露于外。爲藝林傳誦矣。

謝文節公遺琴

清道光間有人於燕郊土中得一古琴。得時龍齦土蝕。鳳沼蘚凝。不辨爲何人之物。剝磨久之。始見分隸銘刻詞曰。『東山之銅。西山之梓。合而爲一。垂千萬古。』上題曰號鍾。下署曰疊山。乃知爲文節遺物也。琴修三尺四寸五分。額廣五寸。腰殺三寸四分。爲吳素江所得。嗚呼。彙臣遺恨。都付哀絃。公而有知。當亦慶神物之不壅遏矣。

論磁

吾國古磁。西人所視爲奇珍而自嘆勿如者也。明朝重柴汝官哥定五窑。見骨董十三說。然至今日除哥窑尚有見者。餘則珍如奇瑤。不能得矣。而尤以柴窑爲最少。明宣德成化嘉靖三窑。頗可珍玩。惟賈者充斥。好古者不可不辨也。家君藏有淡描宣窑小盆一件。款爲大明宣德年製。磁質細膩。畫亦淺淡適宜。可種逸品。又予前歲因事過護龍街。於冷攤上見一嘉窑印池。頗動予愛。當時匆匆赴友人處。遲到恐失。約未及問價。迨返欲購之。則已爲東人買去矣。詢之設攤者。謂僅售一銀幣云。予爲之嗒然不怡者累日。一物之得不得。豈亦有數耶。清磁首稱康乾二窑。久有定評。然康窑製雖古雅。而器之精工細澤似較乾窑稍遜。雍正嘉慶道光三窑。尚有古法。未能免俗。如瓶之口頸。碗之邊足。常用鐵砂邊。尤墮入惡道。不堪入目。同治窑尚差強人意。惟五彩終嫌恶劣耳。此予一人論磁之見解也。質諸好古君子。以爲何如。或曰。磁器盛衰。全關國運。康乾爲有清最盛時代。故磁器亦精工絕倫。可以傳世。此有近于識緯家言。君子所不信也。

相硯之法

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黃點。世謂鸚鵡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盡於是。端硯之所以可貴者以其宜筆也。潘稼堂所謂沾濡不留。運轉無滯。墨飽固恬。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敝。非善用端硯者不能知其妙。吾儕貧士。端硯上品。縱不能得。惟須相石之溫潤柔膩。有生氣。磨之與墨相親者。庶有使墨從心之樂。然此意只可與知者道。不可爲偷夫言耳。

唐人已重端硯

柳公權。唐人也。論硯甚精。見上節。又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云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是可證唐人已重端石硯矣。李賀所謂青花紫石硯。疑卽蕉葉白。蕉葉白者。石膚隱起蕉葉紋。蒼翠瑩然。其佳者鮮潔精麗。令人愛不釋手。大者尤罕見。予前於戚家見一端溪蕉葉白硯。葉紋明顯如生。惜石不甚大。只能爲臨寫小楷用耳。

楊妃詩

楊妃。古今詩人咏者衆矣。然大率爲阿環辨護。如袁簡齋云。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是可見文人之愛美人。爲古今通例也。予最愛簡齋再題馬嵬驛二章云。(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阿環領略夫妻味。從此人間不再生)一唱三嘆。何等沈痛。予寓黃時。客窻多暇。亦有弔楊妃詩二絕云。「韓翟當年媿六宮。定情賜盒寵偏隆。阿環欲報君恩重。死到嵬坡是善終。」不是君王負舊盟。長生那得

永長生祇緣明決無留戀。一個美人換兩京。鞠生讀而好之。惟意不謂然。亦錄二絕示予曰。（妖姬未必解貞忠。無力楊花易捲風。佛寺猶爲乾淨土。免教羊后事劉聰。君王垂暮竟蒙塵。女子從行氣不伸。尺組攜來當軍法。始知元禮是忠臣。）予讀畢。鞠生問予何如。予曰。論亦是。惟未免太煞風景耳。鞠生然之。

西施詩

咏西施詩。若袁簡齋之妾是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一聯久爲世人傳誦。趙甌北館娃宮詩云。（湖光山色一憑欄。想見朝朝暮暮歡。此地春常留屣響。有人夜正臥薪寒。唾成珠玉香猶濕。舞破山河鬢未殘。恩受吳宮功在越。可憐啼笑兩俱難。）結聯與簡齋較。可謂異曲同工。予記鄉先生某咏西施。有可惜越王無見識。黃金不鑄女功臣之句。亦警切。惜全首已不記憶。近得紅杏山房詩存一卷。爲太平項兆麟著。亦有西施一首云。（故國君王久聘金。吳宮歌舞寵尤深。未知新舊恩誰重。獨倚銀床自捧心。）細按此作。蓋脫胎於袁趙二公之詩而得者也。

四布衣

清康熙中召試博學鴻詞。意在網羅天下文人。餌以功名以結士心也。與試者皆一時知名士。秀水朱竹垞。彝尊。富平李天生。因篤。無錫嚴蓀友。繩蓀。吳江潘次耕。耒。俱由布衣入翰林。時人稱爲四布衣。

臘墨齋筆記

（續）

企翁

李蘭卿。清季某達官庶女也。達官貪婪枉法。爲言官所劾。瘦斃獄中。時妻亡子幼。所蓄造孽錢。爲諸姪分

散殆盡。蘭卿乃隨其母赴滬。賃屋而居。母故勾欄中人。平素揮霍慣。又不耐勞苦。謀生無術。勢漸不支。不得已乃重理舊業。並力迫蘭卿應客焉。蘭卿者。綺年玉貌。窄步纖腰。玉骨冰肌。錦心繡口。嫋吟咏能文章。性慷慨。好施與。凡以慈善事業相干者。無不解囊傾助。以故文人墨客。交相稱許。不因所業而賤視之也。某歲豫省旱荒。人相食。海上方爭華鬪艷。未有起而割賑濟之策者。蘭卿慨然曰。救災恤鄰。古有明訓。吾雖一弱女子。獨忍膜然視之而不一思援手乎。乃質所御簪珥。得番銀三百枚。悉數充賑。復作募捐啓。通告花叢諸姊妹。中有數萬家鬻女烹男鬼神亦泣。幾千里青燐白骨。天地爲悲等語。諸姊妹讀其文者。莫不感其義。爭出纏頭。共襄善舉。旬日間。獲捐款十四萬金有奇。豫困遂賴以紓。可想而知見其文字感人之深矣。頌於友人王漢聲所輯青樓文選中。得讀其全稿。吾愛其文。吾更重其人。因並錄之。文曰。金迷紙醉。南邦歌舞之場。雨苦風淒。北地流離之會。災難雖由乎天意。補救要在於人爲。凡在同倫。咸深惻憫。若論行善。豈判賢愚。竊念兒系本良家。生逢塵劫。花遭溷墮。蓮逐泥汙。多金仰偷父之顏。颦眉莫展。賣技供慈親之養。笑口難開。心居煩惱。場中身混烟花隊裏。莫解前生之夙孽。每思懺悔而無從。茲當晉困未紓。豫荒更甚。大府重恤隣之義。善人籌移粟之方。試披鐵淚新圖。無異監門往事。地少有根之草。野無完體之戶。數萬家鬻女烹男。鬼神亦泣。幾千里青燐白骨。天地爲悲。而兒等艷唱方濃。綺筵競展。薄珍羞而不嗜。厭羅綺以無華。燈火連宵。歎甯有極。笙歌比戶。樂且未央。凡人間作孽之錢。博兒輩傾城之笑。業已隨風作絮。命薄今生。何堪如土揮金。福銷來世。是用發大覺悟。結小因緣。倡捐三百之金資。更贈一言於姊妹。伏願各行方便。大發慈悲。試當熱鬧之場。設想淒涼之況。救得多人性命。勝似燒香。積成一念陰功。何須宣。

卷所望聚沙爲塔。集腋成裘。或施壓髻之釵。或擲纏頭之錦。略減繁華於北里。俾延喘息於中州。下及花面丫頭。知心侍婢。曲中鴉母。場外龜奴。苟生片念之慈。亦可解囊以捨。佛法原歸於平等。義舉要集於衆成。伏此善因。各培後果。庶幾福田廣種。拯彼無告之窮民。行看苦海同離。共證有情之眷屬。謹啟。

汪孝寬字志韶。陽湖人也。幼孤。有至性。溺志於學。爲鄉先達所稱許。己卯科領鄉荐。赴京兆試。未第。復殤幼子。遂抑鬱以終。著有夢萱室詩集。卷端有武進馮嘉錫序。謂先生之詩。丰神直逼李供奉。而鬱伊悽悱。復與長吉相韻頑。嗚呼。以先生之才之德。而遭遇若此。蒼蒼者天。殊難索解矣。集中有哀哉篇。爲憶母而作。血淚紛披。直令讀者嗚咽。爲錄存之。詩曰。哀哉林端鳥。啼聲何其悲。寒風振林木。乃憶將離時。毛羽日長成。抱此反哺恩。老鳥亦云勞。雛成死空枝。嗟余亦人子。與母長別離。母去不再還。安能復爲兒。爲兒一何好。依母堂上居。四體偶不舒。嬌音上堂呼。忽察母不歡。跪問牽襟裾。謂汝行出門。憂汝禪且愚。出門勿懷歸。努力親詩書。慎旃母多言。彼室非親廬。母言未及終。淚落如懸珠。凌晨拜堂下。欲語聲轉無。呼母若勿聞。掩面避室隅。須臾上床臥。兒向床頭扶兒行。未及床旁人掣兒袂。推挽出門行。驅兒登高車。登車出郭門。十步一回顧。如聞母哭聲。哀喚車輪住。母淚着兒身。兒淚亦紛。注明日襟上乾。北風動征路。兒有新淚痕。母淚不知處。兒衣母淚乾。母衣無乾時。積哀能傷人。萱草當風萎。母病爾勿聞。母殯兒尙嬉。兒行千里遙。生死安得知。母以念兒死。兒生將何爲。一死夫豈難。所恨死已遲。兒死亦豈遲。兒死母餕而昔爲堂下拜。今爲墓上啼。此豈母所居。寂寥青松枝。盤餐冷若冰。不足充母飢。兒室列肴饌。母儀懸重帷。母夸苟識兒。母與兒同歸。哀哉母歸來。母昔鍾愛兒。今日兒在斯。惟母其憐之。

寒碧齋摭譚

瘦 霜

烏中丞

道光時烏中丞巡撫浙江。但留意海塘及攷試書院兩事。浙江作對譏之曰。畢生事業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烏嘗至某書院。適見院中諸生爭食。烏笑曰。好一羣老鼠。未幾警見一紙在公案上。書一聯曰。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

張文襄逸事

張文襄天才橫溢。逸事甚多。督鄂時。一日見某武弁扇上繪一非人非猴之物。盤辟兩柱間。題昌谷句云。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寒兔。張大怒。然幕中人初不解致怒之由。後聞弁之妻名雙桂。卽張之寵婢。而吳質隱寓南皮。兎則寓某弁也。此事予已載入小說時報孽鴟漫錄中。與烟惹御爐許久香對圖。陳秘戲張之洞同一佳話。又張督鄂時。在署設文案房。飭人擬委札首云。爲札委文案房事。南皮大怒。曰。房子下豈可用事字。事字上豈可用房字。擬者唯唯改之。

德宗囚於瀛臺

孝欽后自戊戌政變後。恨德宗次骨。甚至欲寘之於死地。先是命德宗孤居瀛臺。隔絕后及宮嬪。所有左右侍從。均爲太后所派。故帝之一舉一動。太后皆詳知之。每於朝罷。卽命內監以籃椅。舁諸台中。夫瀛台本爲清帝避暑之所在。南海之中。四面皆水。今德宗四時均出居其中。不得越雷池一步。實無異於拘囚。

諺 雜 星 雙

也

一日有吏部郎中某至瀛台探帝。見壁櫳所糊之紙皆碎破不堪。某郎中擬爲帝改換玻璃。故先將頗片昇至密室。事爲左右所知。卽通報太后。乘不備來。帝處閒譚。不料密室中有耗子。行走於頗片之上。聲頗響。爲太后所聞。遂命左右開室搜查。見頗片甚多。卽問帝何用。帝以某郎中之意對。太后怒曰。小郎中膽敢如此。遂不言。回宮卽召某郎中斬之。帝聞之大哭不已。

戊戌冬某日大雪。太后在慈寧宮。帝在瀛台。太后命小內監某攜狐裘一襲。諭曰。爾持以與帝。言爲老佛爺所賜。衣料雖非綬類。鈕扣則都金的。須續言之。帝有何語。歸卽以報。我內監領命去。以裘進帝。如太后指。帝曰。吾知之。某連言不絕。帝怒曰。吾知之矣。死未得其時地耳。爾卽歸報太后可也。某復命太后聞之。色變。

第

四

期

史趣人名

筆記 塞碧齋筆記

順治開科狀元爲東昌傅相國以漸相國當扈皇駕騎蹇驥歸行帳上在高處眺望摩寫其形狀戲題云狀元歸去驢如飛畫幅僅二尺許設色古茂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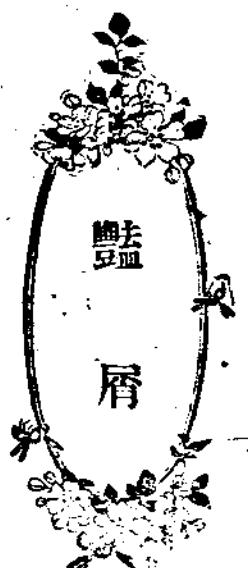
國築御畫樓藏之亦畫苑中一重佳話也。

朱竹君筠督學福建於使院西偏爲小山號笥仙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亭。

西廂記本事

(續)

趙德麟著
鵠脣詞人校錄



不數月。張生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淒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則君既不憚。無以奉甯。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旣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歎歎。崔投琴擁面泣下。趣歸鄭所。遂不復至。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洒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訴盡奴心素。前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弦腸俱斷梨花雨。

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並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層之飾。雖荷多惠。誰復爲容。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進修之道。個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又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失。至於夢寐之間。亦

與。叙。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繩。繩。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兄。有。援。琴。之。挑。鄙。無。投。梭。之。拒。及。荐。枕。席。義。盛。恩。深。愚。幼。之。情。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私。不。復。明。侍。巾。櫛。殺。身。永。恨。含。歎。何。言。偷。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如。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鳴。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自。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却。寫。花。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暖。人。猶。遠。

玉。環。一。枚。是。鶯。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約。文。竹。茶。合。礮。子。一。枚。此。數。者。物。不。足。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檠。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心。邇。身。遠。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自。保。持。勿。以。鄙。爲。深。念。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闈。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爛。斑。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之。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君。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嬾。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

之日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爲旁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

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遺情深何以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語爲當也何則夫崔之才華宛美詞彩艷麗則于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偷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見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採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何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未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且具道張之於崔既不能以禮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真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同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主彼者耶余因命此意復成一闋綴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何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憶舊圖詠

竹間吟客遺稿
雙紅豆齋移錄

竹間唚客姓王名敬淵字簡卿泰州名孝廉也。生平倜儻風流愛談花月工填詞自鐫小印一曰北宋詞人後身斯圖凡八幅爲孝廉念舊懷人之作故以憶舊題之幅繪美人一自題律句一章人各有小傳復隱括傳語各填詞一闋以繫之和詞者署款曰漚香館曰穀園不知何許人殆皆孝廉當時詞友也圖爲陳君錫藩手筆着墨澹雅脫盡塵氣暇擬以秦西法攝影贈雙星社鏤版以傳今先錄其圖詠寄社中人爲刊行之甲寅嘉平上浣雙紅豆齋主識

憶舊圖記序

今夫魚兔之得筌蹄輒忘雁鴻所經泥爪旋滅大都未來如漆已往成塵情逐境以俱遷戲逢場而終散色聲香味觸法豈能盡捐顛倒夢想遠離斯爲正覺况乃如露如電百年過客之車爲雨爲雲一夕游仙之夢而必我懷天末人面門中爭嚼蠟於無聊較吟蛩而更苦覓沈休文夢中之路凡經幾遭畫王換之壁間之詩又得一絕不亦惑歟然而在遠不遺有觸斯動悲秋之扇安在照春之屏奚存亦復記事珠懸鑄名玉刻甘泉圖畫見者儼若生前江州歌行聞之且將泣下是則錢唐住處本屬鄉親瑤島移來都非俗艷可憐飛絮仍留波面之萍便說成陰尙憶江頭之樹凡此其存其歿相識相逢任茵溷之參差聽珮環其鬢髮倘使丹青冷落元白疏慵將昔年回首而云遙必中夜撫膺而滋憾此余憶舊圖記之所由作也則有濂溪一水癖愛芳蓮荷葉天台萬山奇珍叢桂天香或來從越嶠若神仙中人玉井或謫自瀛洲彼姝者子金香室蘇若蘭之再世廻文早寄連波羅塘崔小紅之舊居錄事爭傳古巷曉虹吟榭固已緣深分淺一例魂消會少離多幾回愁殺則有花原並蒂豆不同根匪東施效西施之顰皆大喬視小喬尤美神光離合

驚洛水以鴻翩形影。分明亘廣寒而蟾皎。

西澗

此固登牆窺宋於今。三年懸榻待徐甘與同夢。而或雁

方北鄉。鯀不南遊。問牛馬向背之殊。懷鸚鵡前頭之戒。則知我者定當諒我。憐卿而豈必親卿。又何事紛

棋子以尋仇。藉倉庚而療妬也哉。用是墜歡零拾絕艷。工摹取類而勿稱其名。揣稱而必侔其色。李娟張

態想空染落月之顏。曹帶吳衣極北水。南風之致余乃緬述顛末。略及里居云誰思如彼美之方。莫須有

豈子虛之賦人各一傳頰三毫而乍添詩。凡幾章手八叉而始就。遂使斷蓬忽聚香草同吟。更翻新譜於

羣芳。敢倣廣文以三絕。庚子山畫屏風裏綽約瓊姿。韓冬郎香匱集中纏綿綺句。蓋未免有情誰能遣此

雖非好事亦偶爲之矣。嗟乎流光一瞥繁縟百端心。胡爲乎搖搖髮如此。其種種白衣蒼狗看殘天上浮

雲紅袖青鸞銷盡人間長日。鬱茂陵之病頗益支離。噪樊川之名已成薄倖。猶復縱情孤往陳迹再尋琢

吁雕腎而奚辭。遺貌取神其惟肖。千卿底事灼蠶膏以自煎。縛汝伊誰罄蠶絲而更吐。未諗一腔熱血何

處堪揮。祇餘九曲迴腸畢生無已。請從今夸懺悔。聊與世以浮沈。應知閉門之羹便是上池之藥。則驪壇

唱答他時留待同人塵海往來。此後翛然一我是爲序。

荷葉洲

題圖詩云。自別鄉雲信渺茫。登高極目。皖江長蓮蓬。人爲秋來老。荷葉洲從亂後荒生。亦浮沈。卿

命薄死無消息。我心傷當時却恨催歸去。一聽啼鵠一斷腸。

浙隸皖省君從張氏所居地也。初余與君交甚深。君矢志事余。以堂上嚴弗敢應。久之不得已乃歸於張居二載。張君貧甚。君歸海陵爲余述別來事。而謀所以自存。計未定。凶問適至。則張君歸道山矣。君進退

維谷。決於余。余以大義責君。促君歸。治張君喪。以其子賢否爲行止。君然之。迄今十年。音問遂絕。其存其歿。皆不可知。嗚乎。斷藕絲而仍連。剝蓮心而最苦。撫今恩昔。能無泣然。

分明。京兆筆雙眉。懶畫橫鎖嶺。東西故鄉回。首憶二月春。深曉夢怯鶯啼。而今夢醒冷香巢。往事休提。應自悔。舊時堂燕輕易傍人飛。魂迷瀛山仙去。皖水併來。又帆檣愁倚。便最好海陵紅粟。留戀終非傷心。從此無消息。贊江干送別詩題空約取。何年一棹重歸。調寄渡江雲。簡青作。

殘雲橫皖水。驚風亂颺蓮葉怨。東西四條弦上淚。雁老鷺衰總作斷腸啼。青衫濕遍怕江洲往事重。提凝望。久秋簾別燕。愁向海陵飛。淒迷香銷蘭袂綠。變荷衣嘆樓空。誰倚。又轉瞬年華輕換。緣會都非遙憐。紅粉成灰日。溯芳塵錦句還題。情渺渺知他有夢難歸。溫香館

鴛鴦驚卅六。殘荷露冷零亂杜洲西。隔雲芳信杳。盼斷青禽宵半子。規啼惜惜舊夢翦柔腸。還向誰提空落得。藕絲如縷化作紫烟飛。花迷纖塵暖拂素手香。凝憶雕欄同倚。一自依風流三影離合。皆非十年。牘有遺簪在。忒多情往事思。題江水遠。何時畫舸人歸。穀園

曉虹吟榭

題圖詩云。老去吹簫已不圓。那勞低唱近華筵。落花送客渾無奈。飛鳥依人亦可憐。十日平原聊縱酒。五更高枕自游仙。荒唐一夕巫山夢。回首雲痕澹似煙。

余既不樂爲西灣之游。間有宴會。則以君從君年方稚。且樸愿如良家女。余故樂之。以爲目中有妓而心中固無妓也。一夕被酒至君家小坐。君忽覩顏穢。留余異之。君曰。撗之命也。君不留兒無完膚矣。余曰。

鵝惟利是趨耳。如所欲以畀之其勉矣乎。君曰然。第君旣出金而不屑留。兒復何顏。余不得已爲勉。留一宵。君就枕。三五語即酣睡。而余則終夜不能成寐。起而嘆曰。噫此孽海也。書之以告世之家貧而鬻其女者。

瘦腰各罷舞。雙鬟淺掠兩情私。語莫問。前身漂泊幾生萍。絮那解春宵一刻。但鶯燕都留春住。憐妾苦試聽。昨夜葬花風雨可奈。夢短更長儘月轉。窓紗霜侵檐柱。便說情深金屋。怎能牢護贏得照春屏。上更添個羣芳新。譜搜好句爲卿畫成眉。嫵調寄玉漏遲 簡青作

畫簾輕燕舞。依風怯瘦。掠煙愁語。滿院笙歌。淒絕暝花。幽絮不信。潘郎興減。背殘燭。強留歡住。情最苦。路迷楚峽。漏沈宵雨。恍似一宿空桑。但鬟側釵圍袖移。爭杜墮溷。飄茵十萬。金鈴難護。併入江湖舊夢。定填作吹簫詞。譜尋秀句。還思那人眉嫵。漚香館

夢回雙蝶舞。游仙枕上。喁喁私語碧玉芳。年飛作墮泥。輕絮轉盡。腸絲萬縷。鎮牽得好春同住。心更苦。一宵幽怨化爲雲雨。正是倦訪西灣。又偶趁蜂簾。強調鶯柱逐水天。桃莫問。重來崔護。幾處紅簫冷咽。倩誰寫悲秋圖。譜題舊句。空傳遠山眉嫵。穀園

鬱金香室

題圖詩云。艷李穠。桃鬪曉妝獨從冷處逗。微芳閒情落。落觴絃外私語。喁喁鏡匣傍。一病銷磨冰玉質。雙棲安穩鬱金香。分明認得堂前燕。門巷蕭條臘夕陽。

君貌清瘦。性亦孤冷。侍客坐或竟夕無一言。若不知情爲何物者。然間出一語。則沁人心骨。終日味之。不

能盡余亦知之不深獨愛君無風塵習故常樂與君游積歲餘乃嘆君固深於情者也旣有廬生者與君爲莫逆交君欲從之而生苦無資蓄君者又居奇久之不遂君鬱鬱成病百方治之幸獲瘳而半致亦稍減矣乃得貶其值卒從廬歸嗚呼君之病君之福也

爲同心留弱質續命仗微縷滌盡芳塵羞被輕塵汚想他王後廬前幾回斟酌纔轉到情天深處漫凝佇任教移燭當筵誰識寸心苦滿載相思揮手謝儂去不知病渴經年玉川茶好可能解相如離緒

調寄祝英台近 簡青作

翦鴛羅裁鳳綺密意暗如縷冷韵幽姿愁被粉香汚自來羞倚朱門迴燈掩笑願夢老銀屏深處漫延佇幾番響斷嬌娥西子捧心苦暮葉移陰啼送莫愁去饒他海燕雙棲玳梁春穩鎮休念舊時情緒

漁香館

玉臺冰晶鏡月心事逗芳縷淪落風塵桃雨怕春汚鬱金堂上雙棲舞衣乍換可還記夕陽斜處覽延佇無情却是多情蓮藕比尤苦病減裙腰翻幸脫籠去幾曾留得相思莫愁人遠漫牽惹王君愁緒

殢園

玉井

題圖詩云聚首緣奇散亦奇今何決絕昔何癡離筵尊酒情無限團扇秋風恨可知百喙豈能辭薄倖一身誰與共支持勸憐望斷行人眼獨倚柴門尙淚垂

丙子秋赴省試始晤君於淮清橋之東一見心許背同人獨留余以客囊蕭索辭君曰妾自愛君耳如君

言其親妾爲何如人。余辭塞，遂留兼旬。飲饌豐潔，供役者亦勤且謹。余竊不自安，而君則視余所應與者，皆私給之，不余告也。試畢將返，謀於友，得五十金，略酬其意。君再却乃受，而潛以十金寘余篋，親送至舟。臨別，淚涔涔下，執余手，欲語顧哽咽，不成聲。同人愕然，余亦不解其何遽至此也。榜發，余獲雋，君由金陵至揚，僦宅玉井，馳書告余。至則察君漂泊一身，將就余爲百年計，余固貧懼爲德之不卒也，乃正告之，爲贈以資而別。今不知所終，同人或謂余明決，或又以無情責余，余皆無以應云。

淪落天涯，一般卿我。隔牆爭笛，微風小樓東角。私語苦留，儂惆悵。楊州覺後，冷經年。酒綠燈紅，偏無奈。

情絲萬縷，纏綿春濃。人生泡影，耳筵間絲竹帳裏芙蓉。便緣深緣淺，一例忽忽爲問。秦淮流水，送多少。

西燕南鴻，祇今日尋君，何處翹首望秋。空調寄江南好

簡青作

桃葉江頭，畫船秋艤。采菱人唱西風，苦心蓮子。惟贈有情，儂私許王昌嫁與。擁眉妝滿鏡，春紅銷魂處。

金迷紙醉，酒釀花濃。歡長嫌夢短，纔吟桂樹，便隔芙蓉。恨秦淮流水，直恁忽忽。一晌鶯簾重見，又天未飛過。

離鴻念前事，真成薄倖。雲冷鳳台空。

漁香館

打槳秦淮水，流萍聚可憐。吹散秋風，忍催歸櫂。江上正愁儂，香擗雲中桂子。更揚州喜見鴛紅，還消受蛾眉淺笑。鳳髻妝濃，深情貽薄倖。青樓杳，想芙蓉便拋殘雙淚，別悔忽忽。老去思量，前事漫贏得。泥印留鴻堪惆悵，丁簾月冷重訪舊巢。空。

發園

鏡台叢考

(續)

媽媽

陳眉公羣碎錄曰。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不入他羣。故今稱婦曰媽媽。

巧妻常伴拙夫眠

巧妻常伴拙夫眠。是明萬曆間謝在杭詩。非俗語也。

贊

首飾

毛詩副笄六珈。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首飾二字始此。劉熙釋名有首飾編。凡冠冕笄璜之屬皆列焉。則首飾二字男婦通用。今獨以名婦人釵鉗等物。是沿詩傳之說。

裙解

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俗謂之腰歡喜。爲有喜事之兆。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云。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

斂衽

今世稱女人拜爲斂衽。然男子亦可通用。蘇東坡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有云。斂衽竊聽獨激昂。蓋衣之有衽。男女同之。非女子所專也。

處子

處子亦可以稱男子。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處子耿介羞與卿等相列。

佳人

男子亦稱佳人。後漢尚書陸闓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台見之。嘆曰。南方多佳人。

嫁

誌

雜

嫁字亦可以稱男子。列子曰：國不足，將嫁于衛。注：嫁往也。

歸甯

歸寧亦可以稱男子。錢起詩云：才子欲歸寧。棠花已含笑。

結髮

俗以結髮稱正室。乃本蘇武結髮爲夫婦之句。然此二字男子亦可通用。史記李廣傳云：廣自結髮與匈奴戰。可證天香樓偶得云：結髮者謂於髮初結起勝冠笄時，卽證盟約也。如此則李廣之言可通。

支婆

陸放翁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自注云：先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

偏房

列女傳晉趙衰妻頌曰：身雖尊貴，不妒偏房。今稱妾爲偏房，本此。

傍妻

妾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娶傍妻。

寡居

史記外戚世家衛子夫傳：是時平陽主寡居。今稱婦人喪夫爲寡居，本此。

娃

唐人稱美女曰娃。見酉陽雜俎。其記女草曰：葳蕤草一名麗草。亦呼爲女草。江湖中呼爲娃草。美女曰娃。

故以爲名。

條脫

陳眉公枕談云。條脫臂飾也。一作條達。又作跳脫。蓋傳寫之誤也。

檀量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婦女暈眉色似之。故有檀量之稱。蘇東坡詩所謂檀量粧成雪月明者是也。

藕覆

唐人致虛雜俎云。太真着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乃眞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袴襪爲藕覆。註云。袴襪今俗稱膝袴。愚案膝袴爲婦人着于襪外之衣。約十數年前尚有之。今則競尚天足。不復有此制矣。

穿衣鏡

女紅餘志曰。大鏡曰正衣。今人穿衣鏡之名本此。

被池

被頭別施帛爲緣曰被池。宋子京詩春寒到被池。

孟婆

宋徽宗詞云孟婆孟婆汝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楊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欄中語謂風也。

茶

元好問詩牙牙妓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註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粉題

粉題女人額也出太元經。

春雲

春雲婦人足也杜詩錙足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

行

行

本社專於國文日報由無良善課

本以為導師特聘古事專家 精

選古文之尤精當而易

規撫者 彙為讀本 每篇

筆法音義典故詳細

批註可以展卷瞭然不

煩尋繹自饒興味誠居

家自修者之國文良讀

本高等小學中學最適用之

國文教科書 全書共分六

冊每冊定價三角第一二冊

不日出版 餘冊均在編輯準

於陰歷六月內一律出

全不可不先觀為快置

家編也專此預告

上海國學昌明印
書社謹啟

(本) (讀) (文) (古)

哀情小說

燕蹴絃錄

現已出版定價五角

詞本報內容分 小說 文苑 艷藪 譚叢 譜林 筆記 傳奇
茂選 新劇 餘興十門 至撰者多知名之士文則駢散 兼備詞則華實並
之別即彼多文為富兼收並蓄蛟螭雜以蠻虯者亦當甘讓一等出版以
來猥蒙海內人士歡迎不胫而走有口皆碑今以週年紀念又增刊一冊
以餉閱者凡直接向本社預定半年以上者一律贈送或持有增刊半價
券三紙者可以半價購增刊一冊(郵費每冊五分自備)愛閱本報者幸勿
失此好機會也

▲▲小說叢報第十期出版▼▼

● 本報預定全年十二冊價洋四元二角郵費每冊加五分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口四四三號 小說叢報社發行所啟

是書為雲間姚編雜先生所著

紅羊佚聞

一元

取前清某公逸事演繹成文意

明季佚聞

四角

緒繩綿不覺正則先生又文家

枕亞浪墨

七角

鏡子以典瞻高華之筆寫風流

鐵冷碎墨

六角

婉約之情事足動人文如錯綾

雙熱嘲墨

五角

洵小說中第一名著也愛讀者

艷情小說野草花

三角

幸勿交臂失之

偵探假幣案

二角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口四四三號 小說叢報社廣告

幻術

滑稽購物

梅夢

(解說)演者及助手同立檯上。向衆行鞠躬禮畢。演者啓口曰。今日兄弟未曾豫備。祇好演一套小幻術與諸君一觀。諸君中有帶銅元者否。可假我二十枚。一客卽以銅元二十枚授演者。演者接錢在手。略作躊躇狀曰。我欲購物二十枚尙不敷。請他人再假我二十枚。一客又以銅元二十枚授之。演者隨手在桌上取白紙二張。及洋信封一枚。請二客將銅元包作二包。各簽字爲記。乃置入洋信封中。封好。高擎於手。曰。如今我要變了。助手接口曰。你要變些怎麼。演者曰。不定。我將用以購些玩物。助手曰。那不算稀奇。偷銅元在我手中。我可以想法子送交各店。各店立刻將貨物由空中鐵路送來。怎麼洋傘咧。皮鞋咧。各樣物件。均可隨心所欲。那時你方始佩服我的手段呢。演者曰。失敬。失敬。不想足下有此大本領。現在我不變了。卽請足下一試。如何。助手卽取包銅元之信封在手。曰。好好。你面孔不要對我。我要寄信了。言畢。使演者背立於檯前。將信封當衆藏於馬褂右襟衣袋中。說好了。信及銅元已寄去。貨物不久就可送來了。演者轉身熟視助手。說不對。不對。待我來搜查。助手說不能搜查。演者說定要搜查。卽在助手兩袖中搜出雞蛋數枚。酒杯二隻。竹筷七八雙。及在衣領中搜得紅綠手帕兩方。末乃在助者右襟衣袋中搜出包銅元之信封。(關鍵一)斯時觀者大笑。演者乃高舉此信。謂觀客曰。他的送信法子雖好。但我不想要他。

變了。助手故作不肯。將信封搶在手內。說現在身上的物件已經搜去。我一定要變些稀奇的東西出來。讓你佩服佩服。演者說你要變亦可。惟須讓我再搜。助手不肯。演者一定要搜。即在助手身上亂摸。於馬褂內束腰帶上。搜出木啞鈴八九枚。乘勢將其馬褂脫下。置於檯旁椅子背上。(關鍵二)再解去束腰帶。欲將其長衫脫下。助手一定不肯。說我情願不變。不願脫去長衫。演者說一定要脫去長衫。搜一搜。再請你變。即代其解去鈕扣。斯時助手假作窘迫不堪。竭力抗拒。及至長衫脫去。則腰間臂下所藏各物畢露。

有雨傘。有皮靴。有燈籠。有茶壺。有青菜。有菜刀。大半用麻繩穿掛於褲帶上。滿座大笑。演者爲之一一解去。徧查無物。乃爲之穿長衫。着馬褂。請其再變。助手呆若木雞。說我今日的醜被你出盡了。我藏的東西。都被你搜了出來。再叫我變怎麼。現在一定要你變。即將信封交於演者手中。演者說可以。助手說先讓我搜一搜。演者說可以。搜。助手乃徧查演者身上。毫無一物。作十分懊喪狀。演者說你搜查好了。沒有我要變了。我的信是要用火遁法變去的。即在桌上燃一洋燭。將信封在火上略烘。潔白的信面。忽現黑字數行。上書內銅元四十枚。送某地某君收。某某寄字樣。說差了。信沒有遁去。這火倒反替我開起信面來了。讓我再試試。忽然信角燒破。紅光直冒。阿呀不好。火神菩薩光降了。再燒之。白光耀眼。明逾電光。助手拍掌稱奇。說妙極妙極。變出月亮來了。再燒之。劈拍一聲。聲如鞭炮。助手一驚。直跳起來。頭上帽子墜落於地。說炸彈來了。可怕可怕。同時即將帽子取起。仰置桌上。(關鍵三)演者將信在燭上再行燃燒。忽由信中放出花炮。火星亂噴。花炮放畢。又在信中取出小泥人一枚。將燒剩之信封撕碎。銅元已不知去向。乃於桌上另取一洋信封。將小泥人及花炮殼子紙屑等裝入封好。取起桌上帽子。置信於

內向助手說。區區微物送給你罷。助手接帽在手。取出信封。一面將帽子戴於頭上。(關鍵四)一面將信封交還演者。說不敢當。不敢當。這個泥人。你自己帶回去罷。演者說我好意送你禮物。你反不要。現在我取出來送與他人。望勿懊惱。助手說決勿懊惱。演者乃將信封扯破。忽露一紅色紙包。解去紅紙一層。中現綠紙。解去綠紙。中現藍紙。約解去彩色紙五六層。白紙簽字包銅元之二小包。立與各人之眼簾相接觸。演者卽請借錢之二客上檯。令其驗明無誤。交還二客。乃偕助手鞠躬而退。

預備

星

雙

雜

誌

- (一)白紙三四張。洋信封一二枚。洋燭一枝。洋火一匣。及簽字之筆墨等。預置於演檯之桌上。
- (二)助手身上預藏雨傘燈籠等物。乃穿長衫。再於束腰帶上藏木啞鈴八九枚。乃穿馬褂。末再藏紅綠手帕於衣領。藏杯筷雞蛋於兩袖。
- (三)馬褂之袋中。豫藏一信。信面用淡硫酸書字數行。待乾則毫無痕跡。若在火上烘之。即顯黑字。其信中之四角。一藏紅色電光火柴七八根。一藏鎂帶一寸長者。約七八條。(係金屬之一種。燃之能放白色明麗之光輝。)一藏小鞭炮(即百響)一二枚。一藏小花炮一枚。中藏泥人一個。四角各物之藏法。須先將信封拆開。用紙及漿糊黏住。然後封好。庶各物無散失之虞。

關鍵

- (一)在助手衣袋中搜出之信封。乃豫藏花炮及泥人之信封。而包銅元之信封。則仍存於袋內。因信封雖式樣大小相同。而輕重各別。故演者不致誤取。此即所謂調包法也。

(二)馬褂脫下置於檯旁椅子背上時。即另有一助手乘人注意於演者之搜查。將馬褂袋中包銅元之信封取出。攏至檯後預備室折開用五色紙層層包裹。仍入信封中封好。混至檯旁。將信封置於椅背馬褂之袋中。因觀者是時均注意於檯上之搜查。故無人留心及此馬褂也。

(三)助手穿好馬褂。則包銅元之信封已在其身上袋中。乘演者變演時。早將此信取出。存放於右手之衣袖內。及取起地上帽子。乘勢將袖口之信混入帽中。從容置帽於桌上。而觀者不覺也。

(四)一面接帽。一面從帽中取出信封。其取出者係包銅元之信封。而非包泥人之信封。仍係一調包法也。惟戴帽時須取斜勢。宜以頭湊帽。庶包泥人之信封恰頂於頭上。爲帽所蔽。否則偶或下墮。即爲觀者所覺察矣。

注意

(一)演者或助手執信封之手。須常常高舉。蓋此信封爲大眾注意之物。雖搜查時。亦不宜置於桌上也。

(二)硫酸能毀壞衣服。損傷肌膚。用之宜慎。淡硫酸者。即用硫酸一分。加水八九分冲淡而成。

(三)各物藏於信之四角。故燒去一角。再換燒他角。若一角之火將燒至中心。須立即吹滅。至末後放出花炮時。可畧偏於檯之後方。且勿噴至觀客身上。

(四)助手所帶之帽。須用洋式常禮帽。否則易露破綻。

學理

(一)淡硫酸書字於信封乾卽無跡。及用火烘之。紙上之淡硫酸立變爲濃硫酸。即與紙中之酸素水素

萬 華 星 雙

化合而使炭素遊離。故成爲黑字。

(二)紅色電光火柴。其實並非電光。乃一種藥物名硝酸熑者。與尋常火柴之藥品混和製之。燃時即發深紅色之光輝。蓋發紅色之火焰。係熄之特性也。

(三)鎂帶燃燒時。與空中養氣化合極烈。故發極明亮之光輝。其燃餘之物。名曰酸化鎂。化學試驗時。恒用之。

史 趣 人 名

做了一世鵝鷹被麻雀啄瞎眼睛

一世雄安在鷹眸。頓失明。被他黃口雀啄此赤瞳睛。屢避珠能彈。翻教淚莫傾。屋穿工短喙。殿擊歎長盲。嗜噴聊舒憤。飛揚浪得名。瞭會矜掣電。災竟爲知。更拙性喘鳩化危機。等虎擾將軍。今已矣。偕燕賀昇平。

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

蜚語常終日。紛然實有徒。不將讒謗聽。自覺是非無。晨夕從教數。癡聾豈果愚。惱饒爲厲舌。虛切剝牀膚。耳洗神何爽。脣搖勢必孤。斐難成貝錦。流等止顛。臾譖懃慚明遠。譎張絕矯誣。願將乾惕志。長此佩嘉謨。

國學雜誌之特色

本雜誌刊行以來。遐邇爭購。頗為社會歡迎。茲摘其十大特色。以紹介於閱者。石鼓文為諸碑帖之祖。而代遠年湮。藏本絕少。佳者。本雜誌自第一期起。製印石鼓文。確為宋拓本。讀者閱完本雜誌十二期。可得石鼓文一冊。此外。惲南田之花卉。董香光之真蹟。諸大家名畫名書。盡力搜羅。無美不備。特色一。論說為學之統宗。稍涉怪誕。便荒正道。本雜誌通論專論。悉心撰著。不同泛說。特色二。經學之傳。不絕如縷。本雜誌刊載經學一門。有羅羅山孟子劄記下附按語。鞭辟近裏。尤適於現今趨勢。民族道德。其他諸經。微言遺義。次第發明。特色三。小學於今已成絕響。不知小學實為文字之根本。釋此不治。則文喪堪虞。本雜誌特闢小學一門。廣搜名著。特色四。史學與地質。實為專科。本雜誌斟酌古今。兼收並採。特色五。文字一類。汗牛充棟。私家撰述。尤為紛如。本雜誌摘選各體。務取極當。特色六。刑名象數。九流所傳。本雜誌分列兵學天算諸門。各盡其美。特色七。方技之學。賢者不廢。本雜誌或輯為圖譜。或蒐羅名作。每期必有可觀。特色八。會文輔友之旨。詳於先民。本雜誌本斯意旨。每期附錄學校文課。尤以函授國文專科學校課選為多。言皆有物。語不厭精。特色九。全書一百餘頁。別類分門。眉目清楚。閱書一卷。勝讀十年。特色十。現第一第二期已早出版。第三期不日出版。定價每冊大洋四角。全年四元。郵費每冊二分半。寄遞外國。每冊郵費一角。由學校紹介訂閱。減收八折。特此謹布。

原在南市新碼頭裏五十三號
上海國學昌明社啟

今移法租界嵩山路仁元里口多字八號石庫門內